

3

金聖嘆批註

大字
足本

三國志演義

上海
鴻春
文明
書局
印行
店

第一才子書目錄

聖嘆外書

聲山別集

首卷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定

序文

讀法

凡例

總目

古本三國志總目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 第五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餽金珠李肅說呂布
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賊孟德獻刀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 | | | | | | | | | | | | | | |
|------------------|------------------|------------------|------------------|------------------|------------------|------------------|------------------|------------------|-------------|-------------|-------------|-------------|-------------|
| 第
十
九
回 | 第
十
八
回 | 第
十
七
回 | 第
十
六
回 | 第
十
五
回 | 第
十
四
回 | 第
十
三
回 | 第
十
二
回 | 第
十
一
回 | 第
十
回 | 第
九
回 | 第
八
回 | 第
七
回 | 第
六
回 |
| 下邳城曹操鏖兵 | 賈文和料敵決勝 | 袁公路大起七軍 | 呂奉先射戟轅門 |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 李傕郭汜大交兵 | 陶恭祖三讓徐州 |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 勤王室馬騰舉義 |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 袁紹磐河戰公孫 | 焚金闕董卓行兇 |
| 白門樓呂布殞命 | 夏侯惇拔矢啖睛 | 曹孟德會合三將 | 曹孟德敗師渭水 |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 呂奉先乘夜襲徐郡 | 楊奉董承雙救駕 | 曹孟德大破呂布 | 呂溫侯濮陽破曹操 | 報父讎曹操興師 |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 孫堅跨江擊劉表 | 匿玉璽孫堅背約 |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曹操煮酒論英雄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禰正平裸衣罵賊
國賊行兇殺貴妃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袁本初損兵折將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斬蔡陽兄弟釋疑
小霸王怒斬于吉
戰官渡本初敗績
曹操倉亭破本初
奪冀州袁尙爭鋒
曹丕乘亂納甄氏
董國舅內閣受詔
關公賺城斬車胄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吉太醫下毒遭刑
皇叔敗走投袁紹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關雲長挂印封金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會古城主臣聚義
碧眼兒坐領江東
劫烏巢孟德燒糧
玄德荊州依劉表
決漳河許攸獻計
郭嘉遺計定遼東

- | | | |
|-------|----------|----------|
| 第三十四回 |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
| 第三十五回 | 玄德南漳逢隱淪 | 單福新野遇英主 |
| 第三十六回 | 玄德用計襲樊城 | 元直走馬薦諸葛 |
| 第三十七回 | 司馬徽再薦名士 | 劉玄德三顧草廬 |
| 第三十八回 | 定三分隆中決策 | 戰長江孫氏報讎 |
| 第三十九回 |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
| 第四十回 | 蔡夫人議獻荊州 | 諸葛亮火燒新野 |
| 第四十一回 | 劉玄德攜民渡江 | 趙子龍單騎救主 |
| 第四十二回 |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
| 第四十三回 | 諸葛亮舌戰羣儒 | 魯子敬力排衆議 |
| 第四十四回 | 孔明用智激周瑜 | 孫權決計破曹操 |
| 第四十五回 | 三江口曹操折兵 | 羣英會蔣幹中計 |
| 第四十六回 | 用奇謀孔明借箭 | 獻密計黃蓋受刑 |
| 第四十七回 | 闕澤密獻詐降書 | 龐統巧授連環計 |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八回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七星壇諸葛祭風
諸葛亮智算華容
曹仁大戰東吳兵
諸葛亮巧辭魯肅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玄德智激孫夫人
曹操大宴銅雀臺
柴桑口臥龍弔喪
馬孟起興兵雪恨
許褚裸衣鬪馬超
張永年反難楊修
趙雲截江奪阿斗

鎖戰船北軍用武
三江口周瑜縱火
關雲長義釋曹操
孔明一氣周公瑾
趙子龍智取桂陽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孔明二氣周公瑾
孔明三氣周公瑾
耒陽縣鳳雛理事
曹阿瞞割鬚棄袍
曹操抹書間韓遂
龐士元議取西蜀
孫權遺書退老瞞

- 第六十二回
第六十三回
第六十四回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六回
第六十七回
第六十八回
第六十九回
第七十回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諸葛亮痛哭龐統
孔明定計捉張任
馬超大戰葭萌關
關雲長單刀赴會
曹操平定漢中地
甘寧百騎劫魏營
卜周易管輅知機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諸葛亮智取漢中
玄德進位漢中王
龐令名擡轎決死戰
關雲長刮骨療毒

攻雒城黃魏爭功
張翼德義釋嚴顏
楊阜借兵破馬超
劉備自領益州牧
伏皇后爲國捐生
張遼威震逍遙津
左慈擲盃戲曹操
討漢賊五臣死節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曹阿瞞兵退斜谷
雲長攻拔襄陽郡
關雲長放水滄七軍
呂子明白衣渡江

- 第七十六回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第八十六回
第八十七回
第八十八回
第八十九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玉泉山關公顯聖
治風疾神醫身死
兄逼弟曹植賦詩
曹丕廢帝篡炎劉
急兄讎張飛遇害
孫權降魏受九錫
戰猱亭先主得讎人
陸遜營燒七百里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難張溫秦宓逞天辨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渡瀘水再縛番王
武鄉侯四番用計

關雲長敗走麥城
洛陽城曹操感神
傳遺命奸雄數終
姪陷叔劉封伏法
漢王正位續大統
雪弟恨先主興兵
先主征吳賞六軍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孔明巧布八陣圖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識詐降三擒孟獲
南蠻王五次遭擒

- 第九十回
第九十一回
第九十二回
第九十三回
第九十四回
第九十五回
第九十六回
第九十七回
第九十八回
第九十九回
第一百回
第一百一回
第一百二回
第一百三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祭瀘水漢相班師
趙子龍力斬五將
姜伯約歸降孔明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馬謖拒諫失街亭
孔明揮淚斬馬謖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追漢軍王雙受誅
諸葛亮大破魏兵
漢兵劫寨破曹真
出隴上諸葛裝神
司馬懿戰北原渭橋
上方谷司馬受困

燒籐甲七擒孟獲
伐中原武侯上表
諸葛亮智取三城
武侯侯罵死王朗
司馬懿尅日擒孟達
武侯彈琴退仲達
周魴斷髮賺曹休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襲陳倉武侯取勝
司馬懿入寇西蜀
武侯鬪陣辱仲達
奔劍閣張郃中計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五丈原諸葛禳星

第一百四回
第一百五回
第一百六回
第一百七回
第一百八回
第一百九回
第一百十回
第一百十一回
第一百十二回
第一百十三回
第一百十四回
第一百十五回
第一百十六回
第一百十七回

殞大星漢丞相歸天
武侯預伏錦囊計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魏主政歸司馬氏
丁奉雲中奮短兵
困司馬漢將奇謀
文鴛單騎退雄兵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救壽春于詮死節
丁奉定計斬孫綝
曹髦驅車死南闕
詔班師後主信讒
鍾會分兵漢中道
鄧士載偷渡陰平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魏主拆取丞露盤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姜維兵敗牛頭山
孫峻席間施密計
廢皆芳魏家果報
姜維背水做大敵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取長城伯約鏖兵
姜維鬪陣破鄧艾
姜維棄糧勝魏兵
託屯田姜維避禍
武侯顯聖定軍山
諸葛瞻戰死綿竹

第一百十八回
第一百十九回
第一百二十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入西川二士爭功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第一才子書卷三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荊州依劉表

前陳琳檄中未及衣帶詔一事以爾時董承謀未洩故紹未宣布耳及官渡之戰袁紹聲言曰吾奉衣帶詔討賊此語差強人意不勞陳琳再作檄文一篇矣然猶未語此詔於軍前也至立德在軍前將此詔朗誦一番尤爲痛快易曰孚號有厲立德有焉大哉所在豈可以成敗論之耶

蘇老泉讀書至此而嘆曰此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乎孟德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吾者乃萬全之策也遂賞諫者曰後勿難言本初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田豐爲明主謀而忠其言雖不驗而見褒爲庸主謀而忠其言雖已驗而見罪何其不同如此哉立德勢小曹操不敢小觀之本初勢大曹操偏能小觀之然徐州之役八面埋伏是小題大做固不敢小視立德也倉亭之戰十面埋伏是大題大做亦不敢小視本初也獅子搏兔搏象皆用全力曹操可謂能兵矣

劉備之於曹操初與之爲交而後與之爲讎者也劉備之於袁紹初與之爲敵而後託

之爲援者也。劉備之於呂布，初與之爲敵，而後與之爲交。既與之爲交，而又與之爲敵。者也。劉備之於孫權，初託之爲援，而後與之爲敵。既與之爲敵，而終託之爲援者也。在徐州則先爲主，而後爲客。在西川則先爲客，而後爲主。惟其於劉表，可謂始終如一。惜表之不足與有爲耳。

劉備與諸將聚飲沙灘之時，惜衆人遣衆人，正所以留衆人也。亦如舅犯從重耳歸晉國之時，辭公子別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堅，辭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難方深，一是安樂將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結主。雖是兩樣局面，却是一樣方法。此卷有伏筆，有補筆，有轉筆，有換筆，如袁氏譚尙相爭尙在後卷，而在郭圖口中先伏一筆。劉備投託孫權尙隔數卷，而在孫乾口中先伏一筆。檀溪躍馬逃難，亦在後文。而於蔡瑁口中先伏一筆。此伏筆之法也。黃星垂象，本桓帝時事，而於此方補一筆。袁紹愛幼子，已見前卷，尙未說明何人，而於此方補一筆。袁譚守青州，已見前文，若袁熙高幹之守幽并，未經敘明，而於此方補一筆。此補筆之法也。袁紹兵敗心灰，正議後嗣，忽因二子一甥來助，復與曹操相持，是忽轉一筆。操正欲乘勝攻紹，忽因秋成在卽，又因劉備來襲，回救許昌，是忽轉一筆。劉備既投荊州，曹操欲攻劉表，忽因程昱之諫，置表

而圖紹。又忽轉一筆。此轉筆之法也。倉亭之戰。曹操設計。袁紹中計。前後詳敘兩番。至汝南之襲。但敘劉備中計。不敘曹操設計。前隱後現。又換一樣筆法。袁紹授劍。田豐伏劍。劉備投表。劉表接備。皆詳敘兩邊。至劉備之敗。則用實寫。冀都之死。却用虛寫。又換一樣筆法。此換筆之法也。諸如此類。妙不可言。

却說曹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前事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衆。衆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遠有哭聲。軍中聞夜哭。抵得唐人塞上行數篇。遂私往聽之。却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伴亡親之苦。各各捶胸大哭。李華弔古戰場文是聞鬼哭。袁紹此夜是聞人哭。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不罵袁紹。只哭田豐。袁紹愈覺不堪。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見之耶。不因其實驗而敬信之。乃因其言驗而羞見之。諷人之言自此得入矣。次日。上馬正行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謂之以譖端。逢紀因譖曰。來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所料。哭是其開笑。是傳說。哭是實。笑是虛。袁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我。我必殺之。逢紀之譖田豐。亦如郭圖之譖張郃。高覽而紹皆信之。是當疑而不疑也。遂命使者齎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

晉惠公殺慶鄭而後入慶鄭固有可死之罪也
袁紹殺田豐而後歸田豐有何可死之罪乎

却說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來見豐曰與別駕賀喜

用反擊
法妙

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重矣純用反筆豐笑曰吾今

死矣奇

獄吏問曰人皆為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

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賀得袁紹喜方可賀得田豐喜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知其必敗又知其必羞田豐真知人哉獄吏

未信忽使者贖劍至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豐曰吾固知必死

也獄吏皆流淚獄中夜哭是思活田豐獄吏流淚是惜死田豐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

無智也今日受死本無足惜此紹不識豐非豐不識紹也然豐不怨紹只怨自己怨自己真深於怨紹也乃自刎於獄中後人有詩

曰

昨朝沮受軍中死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梁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

田豐既死聞者皆為歎惜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

後嗣兵敗之後忽然勸立後嗣正為後文伏筆紹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忠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

突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出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

之因此留在身邊方知前日因幼子患病而不肯發兵正是此人自官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為後嗣紹乃

與審配逢紀辛評郭圖四人商議原來審逢二人向輔袁尚辛郭二人向輔

袁譚四人各爲其主。一家之中又分二黨當下袁紹謂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可不早

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爲人性剛，好殺次子熙，爲人柔懦，難成。三子尙有

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袁紹與劉表正是一派人郭圖曰：三子之

爲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目下軍威稍挫，敵兵壓境，豈可

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下卷事早伏於此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之事再容後

議。言亦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

來，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曹

操立嗣之事至此忽然放下文勢一頓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之。操見

父老數人，鬚髮盡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

歲矣。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吾甚不安。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

分遼東人殷馗善觀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

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前卷於百忙中忽敘沮受夜觀天象此卷於百忙中忽敘殷馗預卜星文一是當時事一是往年事又各不同今以年計

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於民，民皆怨之。丞相興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

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

敢當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之。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有時賤人如鷄犬有時貴雞犬如人皆老奸權變處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喜得惡人報袁

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

軍相對。各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將出到陣

前。操曰。本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悔無及矣。紹大怒。回

顧衆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逞能。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

指問衆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未畢。一將挺槍早

出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馬刺斜而走。史渙趕

來。袁尚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

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來混戰。大殺一場。各鳴金收軍還寨。敘戰處亦先作一頓操與諸將

商議破紹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追

至河上。我軍無退路。必將死戰。可勝十面埋伏是章武項羽之計。背水爲陣。疑信操

計左右各分五隊。右分左左一隊夏侯惇。二隊張遼。三隊李典。四隊樂進。五隊夏

侯淵。右一隊曹洪。二隊張郃。三隊徐晃。四隊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爲先

鋒。名爲十面却是十一隊名爲十一隊却只是左右中三隊變化之極。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至半夜。操令許褚引兵

前進。中軍先進。僞作劫寨之勢。好。袁紹五寨人馬一齊俱起。五寨十隊彼此相對。許褚回軍便走。袁

紹引軍起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前無去

路。諸軍何不死戰。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衆軍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

。袁軍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

邊高覽。兩軍衝出。第五隊爲第一。袁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

邊樂進。右邊于禁。殺出。第四隊爲第二。殺得袁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

左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第三隊爲第三。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舊寨。令

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徑來衝寨。第二隊爲第四。紹慌上馬。前奔倉

亭。人馬困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忽說曹操大軍幾疑忘却一隊不知其正是作頓跌也。袁紹捨命而走。

正行之間。左邊曹洪。右邊夏侯惇。擋住去路。第一隊爲第五。以上三隊隊分明前用頓敘後用倒出不惟陣法縱橫筆法亦甚錯落。紹大呼

曰。若不決死戰。必爲所擒矣。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軍馬

死亡殆盡。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此時袁紹不即死又

頓作。嘆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至此。此天喪吾也。汝等各回本州。

誓與曹賊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犯境。令袁熙仍回幽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尙等入冀州養病。令尙與審配逢紀暫掌軍事。此時立尙之意已決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

賞三軍。令人探察冀州虛實。細作回報。紹臥病在牀。袁尙審配緊守城池。袁

譚袁熙高幹皆回本州。衆皆勸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

謀。未可急拔。見今禾稼在田。恐廢民業。姑待秋成。後取之。未晚。前與呂布相持以歲荒解

解兵前止爲軍食計。今却爲民食計。此皆老人拜迎之力也。正議間。忽荀彧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

之衆。聞丞相提軍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

丞相可速回軍禦之。忽然接入劉玄德鬪術絕妙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

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前使劉岱王忠當劉備而自當袁紹。今使曹洪當袁紹而自當劉備。又與前異。却說玄德與關張趙雲等引兵

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面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軍分三隊。雲

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前曹兵隊左右十分

今劉兵却分東南西南正南三隊相對成趣。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

於門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爲上賓。汝何背義忘恩。玄德曰。汝託名漢

相實爲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

讀至此爲之一快

操大怒。教許褚出戰。玄德背後趙雲挺槍出馬。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

勝負。忽然喊聲大震。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軍衝突而

來。三軍一齊掩殺。操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得勝回營。

次日。又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

德愈疑。此正曹操遣兵截襲都襲汝南時也。於此却不敘明令人測摸不出。忽報龔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

救。忽又報夏侯惇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不敘曹操一邊發兵單敘玄德一邊聞報省筆之法。玄德大驚曰：若如此

吾前後受敵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

已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現今被圍。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都

也被圍住了。俱用虛筆不用實敘妙甚。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玄

德不敢出戰。候至天明。教軍士飽餐。步軍先起。馬軍隨後。寨中虛傳更點。玄

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

相在此專等。來得突兀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某來。趙雲挺槍躍馬

殺開條路。玄德掣雙股劍隨後。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雲力戰。背後于禁李

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
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讀至此爲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
餘騎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亦至讀至此爲訴說夏侯惇軍勢甚銳
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趕來幸得雲長當住因此得脫只在劉辟口中一玄德曰不知
雲長今在何處急問雲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再理會不直說雲長被圍行到數里一棒
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
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麾動一軍從山塢內擁出爲首大將乃高覽也
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也事勢至此不如就死遂
拔劍自刎讀至此爲劉辟急止之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讀至此爲言訖便來與高覽
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先寫劉辟之死玄德正慌方欲自戰讀至此又高
覽後軍忽然自亂一將衝陣而來槍起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讀至此
爲之一玄德大喜雲縱馬挺槍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雲戰三十餘
合撥馬敗走雲乘勢衝殺却被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讀至此又正奪路間
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各出隘口占住山隘

下寨。讀至此又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急尋張飛又妙原來張飛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

惇所殺。飛奮勇殺退夏侯淵。迤邐趕去。却被樂進引軍圍住。雲長路逢敗軍

尋蹤而去。殺退樂進。與飛同回。見玄德。敘得精淨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

等保護老少先行。玄德與關張趙雲在後。且戰且走。操見玄德去遠。收軍不

趕。玄德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奔。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權

且安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前老人獻酒於曹操是畏其勝今土人獻酒於玄德是憐其敗勝時之酒易得敗時之酒難得乃聚飲於沙灘

之上。玄德嘆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

日身無立地。誠恐有誤。諸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敢語嗚咽慷慨令人泣數行下

衆皆掩面而哭。雲長曰。兄言差矣。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

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勝負兵家之常。何可自隳其志。玄德此時不減高祖雖水滸陽時矣

孫乾曰。成敗有時。不必傷心。此離荊州不遠。劉景升坐鎮九郡。兵強糧足。更

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此處突然接入劉表關羽又妙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願

先往說之。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不用備白許却使表來迎妙甚玄德大喜。便令孫乾星夜往荊州。

到郡入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從玄德何故至此。乾曰。劉使君天下英雄

雖兵微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明公與使君同爲漢室之胄。今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

此句只是虛說不意後文竟成實事

乾諫言

曰不可背親而向疎。荊州劉將軍禮賢下士士歸之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

乎。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白。惟明公命之。

乾亦善於說辭

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

欲相會而不可得。今肯惠顧實爲幸甚。蔡瑁譖曰不可。劉備先從呂布後事

曹操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爲人。今若納之曹操必加兵於我。枉動

干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

先言劉備不可納次言曹操不可恃後言殺孫乾以媚曹操其言甚毒

孫

乾正色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忠心爲國非曹操袁紹呂布等比。前次

相從不得已也。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誼切同宗。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讒而

妬賢如此耶。劉表聞言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慚恨而出。

便伏後文謀害劉備事

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一面親自出郭三十里迎接。玄德見表

執禮甚恭。表亦相待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遂與玄德等同入荊

州分撥院宅居住。

表之迎備與紹之迎備相同然備之依紹止是

一人今則與雲長等同依劉表比前又不同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

奔劉表便欲引兵攻之。程昱曰袁紹未除而遽攻荊襄倘袁紹從北而起勝

負未可知矣。不如還兵許都。養軍蓄銳。待來年春暖。然後引兵先破袁紹。後取荆襄。南北之利一舉可收也。

前放下袁紹轉出劉備劉表今又放下二劉仍轉入袁紹俱圖術妙處

操然其言。遂提兵回許都。

至建安八年春正月。操復商議興師。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留曹仁荀彧守許都。親統大軍前赴官渡。屯紮。且說袁紹自舊歲感冒吐血。症候今方稍愈。商議欲攻許都。審配諫曰。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尙當深溝高壘。以養軍民之力。

前諫戰者田豐沮受也。勸戰者郭圖審配也。今審配亦諫。大勢可知。

正議間。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將至河邊。然後拒敵。事已遲矣。吾當自領大軍出迎。袁尙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正是

纔向汝南鳴戰鼓。又從冀北動征鼙。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尙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君子觀於袁氏之亂。而信古來圖大事者。未有兄弟不協。而能有濟者也。桃園兄弟。以異性而如骨肉。固無論已。他如權之據吳。則有汝不如我。我不如汝之兄。操之開魏。則

有。寧。可。無。洪。不。可。無。公。之。弟。同。心。同。德。是。以。能。成。帝。業。彼。袁。氏。者。紹。與。術。既。相。左。於。前。譚。與。尚。復。相。爭。於。後。各。自。矛。盾。以。貽。敵。人。之。利。豈。不。重。可。惜。哉。

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其。惟。王。修。乎。若。執。從。父。之。見。則。當。以。袁。尚。爲。嗣。若。執。立。長。之。說。則。當。以。袁。譚。爲。嗣。然。使。譚。而。能。爲。泰。伯。則。尚。可。受。之。譚。而。不。能。爲。泰。伯。則。尚。不。宜。受。之。矣。使。尚。而。能。爲。叔。齊。則。譚。可。取。之。尚。而。不。能。爲。叔。齊。則。譚。不。宜。爭。之。矣。故。審。配。之。助。弟。以。攻。兄。者。非。也。郭。圖。之。助。兄。以。攻。弟。者。亦。非。也。惟。王。修。之。語。爲。金。玉。之。論。云。

甚。矣。朋。黨。之。爲。禍。烈。也。以。袁。氏。觀。之。初。則。衆。謀。士。立。黨。後。則。兩。公。子。亦。立。黨。初。則。田。豐。沮。受。爲。一。黨。審。配。郭。圖。爲。一。黨。後。則。郭。圖。與。審。配。又。因。譚。尚。而。分。爲。二。黨。於。是。逢。紀。黨。審。配。辛。評。又。黨。郭。圖。甚。至。審。配。之。姪。背。其。叔。而。黨。其。友。辛。評。之。弟。背。其。兄。而。黨。其。讎。然。則。謂。袁。氏。之。亡。亡。於。朋。黨。可。也。

曹。操。決。漳。河。以。滄。冀。州。與。決。泗。水。以。滄。下。邳。前。後。兩。篇。大。約。相。類。然。用。水。於。南。境。不。奇。用。水。於。北。境。爲。奇。滄。下。邳。之。計。出。於。曹。操。之。謀。士。不。奇。滄。冀。州。之。策。卽。出。於。袁。氏。之。舊。臣。爲。奇。且。下。邳。之。滄。止。一。水。耳。若。滄。冀。州。則。先。遏。一。水。通。一。水。以。運。糧。然。後。決。一。水。以。破。敵。是。有。三。水。矣。下。邳。之。水。所。以。報。濮。陽。之。火。兩。家。各。用。其。一。耳。若。滄。冀。州。則。先。有。劫。

韓猛燒烏巢之火於前。而乃有通白溝決漳河之水於後。是一家兼用其兩矣。侯成以獻酒被責而降曹。馮禮亦以飲酒被責而降曹。降曹同也。而一降於決水之後。而不死。一降於決水之前。而隨死。則大異。魏續爲友人抱憤而獻門。審榮亦爲友人抱憤而獻門。獻門同也。而呂布在城中。而被執。袁尙在城外。而未擒。則又異。就其極相類處。却有極不相類處。若有特特犯之。而又特特避之者。真是絕妙文章。觀烏巢之焚。令人追念易京樓之焚。觀審配之死。令人追念耿武關紀之死。一冀州耳。韓忽變而爲袁。袁忽變而爲曹。其始也。馥失之。瓚爭之。而紹取之。其旣也。譚失之。尙爭之。而操取之。興亡彈指得喪。轉盼奪人者。曾幾何時。而爲人所奪。讀書至此。爲之三嘆。陳琳之檄。罵曹嵩。又罵曹騰。其罵也。勝似殺矣。陶謙殺操之父。而操欲報讎。陳琳罵操之祖父。勝於殺操之祖父。而操不報讎。何也。曰。琳爲袁紹而罵。則非琳罵之。而紹罵之也。紹爲主。而琳爲從。不罪陳琳。而歸罪於袁紹。猶之不罪張闓。而歸罪於陶謙耳。雖然。使琳爲操。罵紹。而爲紹所獲。則紹必殺琳。紹不能爲此度外之事。而操獨能爲此度外之事。君子於此。益識袁曹之優劣矣。

此卷敘袁曹相攻。各有三層轉變。袁尙始欲救譚。旣而不救。終而復救。袁譚始欲降曹。

既而合尚終復降曹。曹操始攻冀州。既攻荊州。後復仍攻冀州。諸如此類。皆不測之極。却說袁尚自斬史渙之後。自負其勇。不待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出黎陽。與曹軍前來相迎。張遼當先出馬。袁尚挺槍來戰。不三合。架隔遮攔不住。大敗而走。張遼乘勢掩殺。袁尚不能主張。急急引軍奔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又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斗。昏倒在地。尚之敗袁紹實難名。劉夫人慌救入臥內。病勢漸危。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直至袁紹榻前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劉夫人曰。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亦不容不立尚矣。審配便就榻前寫了遺囑。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而死。孫策死得磊磊落落。袁紹死得昏昏悶悶。後人有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氣自縱橫。空招俊傑三千客。漫有英雄百萬兵。

羊質虎皮功不就。鳳毛鷄膽事難成。更憐一種傷心處。家難徒延兩弟兄。

袁紹既死。審配等主持喪事。劉夫人便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盡行殺害。妬性猶疑

又恐其陰魂於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癡極可笑乃髻其髮。刺其面。毀其屍。其

妬惡如此。妬至於鬼。妬亦奇矣。妬其生故欲其死。如又妬其死。則何不亦從之。死耶。我為人而人終不能防鬼。不若我亦為鬼而鬼庶可以防鬼耳。袁尚恐寵妾家屬為害。并收

而殺之。袁帝見人疑而泣。今袁尚助母為虐。母乃太甚。審配逢紀立袁尚為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

遺書報喪。此時袁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便與郭圖辛評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顯甫爲主矣。當速行。辛評曰。審配二人必預定機謀。今若速往。必遭其禍。袁譚曰。若此當如何。郭圖曰。可屯兵城外。觀其動靜。某當親往察之。譚依言。郭圖遂入冀州。見袁尙禮畢。尙問兄何不至。圖曰。因抱病在軍中。不能相見。尙既督立譚不奔喪尙固不弟譚亦不子尙曰。吾受父親遺命。立我爲主。加兄爲車騎將軍。目下曹軍壓境。請兄爲前部。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爲輔。郭圖索二謀士欲去尙之左右手也獨不思譚而謀尙乃自去其手足耶尙曰。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畫策。如何離得。圖曰。然則於二人內遣一人去。如何。尙不得已。乃令二人拈鬪。拈著者便去。逢紀拈着。尙卽命逢紀齎印綬。同郭圖赴袁譚軍中。紀隨圖至譚軍。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獻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密諫曰。今曹軍壓境。且只款留逢紀在此。以安尙心。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譚從其言。卽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出戰。操遣徐晃迎敵。二將戰不數合。徐晃一刀斬汪昭於馬下。曹軍乘勢掩殺。曹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於尙。原融襲矣兄弟來矣尙與審配計議。只發兵

五千餘人相助。曹操探知救軍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著，兩頭圍住，盡殺之。救如袁譚知尙止撥兵五千，又被半路坑殺，大怒，乃喚逢紀責罵。紀

曰：容某作書致主公，求其親自來救。譚卽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致袁尙。尙

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爲曹軍在境也。今若破曹，必

來爭冀州矣。不如不發救兵，借操之力以除之。是何尙從其言，不肯發兵。前止少發兵後竟不

發兵計愈左矣使者回報，譚大怒，立斬逢紀。譚田豐之報欲議降曹，早有細作密報袁尙。尙與

審配議曰：使譚降曹，并力來攻，則冀州危矣。乃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

州，自領大軍來黎陽救譚。第一次少發兵第二次不發兵第三次親自領兵其反覆無常酷肖其父尙問軍中誰敢爲前部大將。

呂曠、呂翔兄弟二人願去。亦是兄弟二人正與譚尙映射尙點兵三萬，使爲先鋒，先至黎陽。譚聞尙

自來大喜，遂罷降曹之議。闕繡則闕禦侮則禦兄弟之常理也譚屯兵城中，尙屯兵城外，爲犄角之勢。

不一日，袁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兵與操相持。尙屢敗，操

兵屢勝。至建安八年春三月，操分路攻打袁譚。袁熙、尙、高幹皆大敗。敘四路兵交戰却甚

筆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與尙入城堅守，熙與幹離城三十里下

寨，虛張聲勢。四路合操兵連日攻打不下。郭嘉進曰：袁氏廢長立幼，而兄弟之

後來遺計定遼東亦是此意

正攻冀州忽作一頓匪夷所思

間權力相併各自樹黨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爭
 州征討劉表以候袁氏兄弟之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
 善其言命賈詡為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向荊州進兵譚
 尚聽知曹軍自退遂相慶賀曹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評議曰我
 為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尚乃繼母所生反承大爵心實不甘
 可勒兵城外只做請顯甫審配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適
 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他人爭鬪
 自斷其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
 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袁尚尚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不如乘勢
 攻之袁尚依言便披挂上馬引兵五萬出城
 袁譚見袁尚引軍來
 情知事泄亦即披挂上馬與尚交鋒尚見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死父親
 矢石衝突掩殺
 譚引敗軍奔平原尚收兵還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

罪案凡兄弟相爭者往往如此

戰操何其法戰見何其猛

殺復成兄弟耶

未有五帶萬人赴席者為之一笑

鑿空

數語抵得一席棠棣之詩

不出郭圖所料

令岑璧爲將領兵前來。尙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璧出陣罵。尙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來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曠斬岑璧於馬下。譚兵又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尙進兵。追至平原。譚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尙三面圍城攻打。譚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城中糧少。彼軍方銳。勢不相敵。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尙必還救。將軍引兵夾擊之。尙可擒矣。若操擊破尙軍。我因而斂其軍。實以拒操。操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我可以仍據冀州以圖進取也。一袁尙且不能勝乃欲勝破袁尙之曹操恐無是理但說得好聽耳譚從其言。始議降曹操而合尙今復從降曹之議其沒主意亦

其父

問曰。何人可爲使。圖曰。辛評之弟辛毗。

又是兄弟二人映射成趣

字佐治。現爲平原令。此人

乃能言之。士可命爲使。譚卽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譚修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毗星夜齎書往見曹操。時操屯軍西平。伐劉表。表遣玄德引兵爲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寨。見操禮畢。操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求之意。呈上書信。操看書畢。留辛毗於寨中。聚文武計議。程昱曰。袁譚被袁尙攻擊太急。不得已而來降。不可准信。呂虔滿寵亦曰。丞相旣引兵至此。安可復舍表而助譚。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

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料得劉表如見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

數十萬若二子和睦共守成業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勢窮而

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尙後觀其變并滅袁譚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荀攸欲先

滅尙而後滅譚後來却先滅譚而後滅尙變化不同若說一句是一句便是今日印版文字矣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降真耶詐耶

袁尙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真與詐也只論其勢可耳袁氏連

年喪敗兵革疲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隙國分爲二加之饑饉並臻天災

人困無問智愚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今明公提兵攻鄴袁

尙不還救則失巢穴若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擊疲敗之衆如迅

風之掃秋葉也不此之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之地國和民順未可搖動况

四方之患莫大於河北河北既平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其言全不爲袁譚竟是爲曹操

弟正復操大喜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即日督軍還取冀州玄德恐操有

謀不敢追襲引兵自回荊州。正攻荊州又忽作一頓匪夷所思却說袁尙知曹軍渡河急急引軍還

鄴命呂曠呂翔斷後袁譚見尙退軍乃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

十里一聲砲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譚勒馬

告二將曰。吾父在日。吾並未慢待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迫耶。二將聞言。乃下馬降。譚曰。勿降我。可降曹丞相。二將因隨譚歸營。譚候曹軍至。引二將見操。操大喜。以女許譚爲妻。卽令呂曠。呂翔爲媒。人謂袁譚此時失却一弟。得著一妻。肯却譚一妻。得著一翁矣。孰知後來皆成畫餅乎。譚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方今糧草不接。搬運勞苦。我由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然後進兵。運糧用水。後來攻城亦用水。過淇水入白溝。先爲決漳河伏線。令譚且居平原。操引軍退屯黎陽。封呂

曠。呂翔爲列侯。隨軍聽用。郭圖謂袁譚曰。曹操以女許婚。恐非真意。今又封

賞呂曠。呂翔帶去軍中。此乃牢籠河北人心。後必將爲我禍。主公可刻將軍

印二顆。暗使人送與二呂。令作內應。待操破了袁尙。可乘便圖之。孰知二呂之不復爲袁氏用乎。譚

依言。遂刻將軍印二顆。暗送與二呂。印二只。算謝媒。二呂受訖。徑將印來稟曹操。操大

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爲內助。待我破袁尙之後。就中取事耳。汝等權且

受之。我自自有主張。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曹操許女之意。既是假非真。郭圖刻印之謀。亦弄巧成拙。且說袁尙與審

配商議。今曹操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

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運糧道。令沮受之子沮鵠守邯鄲。遠爲聲援。主公可

進兵平原。急攻袁譚。先絕袁譚。然後破曹。不急攻譚而先攻。兄爲計亦左矣。袁尙大喜。留審配與陳

琳守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爲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尙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此番必得冀州矣。」正說間，適許攸自許昌來，聞尙又攻譚，入

不用震爲雷，將用坎爲水。

操笑曰：「吾已料定

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鄆。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楷引軍來迎。楷

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褚應聲而出，縱馬直取尹楷。楷措手不及，被許褚

一刀斬於馬下。敘許褚戰功爲後殺許攸伏線。餘衆奔潰，操盡招降之。完却卽勒兵取邯鄲。沮鵠進

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大敗。遼從後追趕，兩馬相離不遠。

遼急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掩殺衆，皆奔散。完却於是操引大軍前

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繞城築起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前官渡之戰，袁紹用

土山地道今冀州之攻曹操亦用土山地道。孰知良爲山坤爲地，總不如坎之爲水。審配設計堅守，法令甚嚴。東門守將馮禮因酒醉有誤

巡警。淳子瓊以酒失事，今馮禮又配痛責之。馮禮懷恨潛地出城降操。操問破城之策，禮

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操便命馮禮引三百壯士，晝夜掘地道而入。

却說審配自馮禮出降之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當夜在突門閣上望

見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闌門

門閉。馮禮及三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袁紹掘地道曹操當之以擊曹

操掘地道袁兵拒之以門前後遙映

退軍於洹水之上。以候袁尙回兵。袁尙攻平原。聞曹操已破尹楷。

沮鵠大軍圍困冀州。乃掣兵回救。部將馬延曰：「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

取小路。從西山出。滏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尙從其言。自領大軍先行。令

馬延與張顗斷後。早有細作去報曹操。操曰：「彼若從大路上來。吾當避之。若

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尙必舉火爲號。袁尙之火不令城中接應。

吾可分兵擊之。於是分撥已定。却說袁尙出滏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

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著滏水。尙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爲號。

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得李孚聲音。放入

城中。說袁尙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爲號。配教城

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歷用火字引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并婦人出降。

彼必不爲備。我卽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歷時冀州百姓未死配從其論。次日城

上豎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後

必有兵出也。」又早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乘馬張麾蓋。

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攜幼手持白旗而出百姓纔出盡城中兵

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白旗紅旗映射成趣張遼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城中兵只得復回

操自飛馬趕來到弔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中操盔險透其頂前在下邳城下射中鑿蓋今在冀州城下射中頭蓋

兩番用水之前其被射亦復相似衆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引衆將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各路

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尚大敗尚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

延張顛軍來不知曹操已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二將隨二呂來降操亦

封爲列侯敘法甚省筆即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顛截斷袁尚糧道譚尚相攻

是以袁攻袁操即用袁氏之將以截袁氏之糧亦是以袁攻袁尚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滏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並起伏

兵齊出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勢窮力竭只得遣豫州

刺史陰夔至操營請降操佯許之却連夜使張遼徐晃去劫寨操於譚之降則劫之於尚之降則劫之又是一樣做

法尚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望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冀州許攸獻計曰何

不決漳河之水以澆之前下邳之津其計出於曹操之謀士郭嘉今漳河之決其計出於袁氏之客許攸亦是以袁攻袁也操然其計先差軍於城外

掘河塹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塹却掘得甚淺妙配暗

笑曰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河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用哉遂不爲備

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搆之掘甃先淺後深詭譎可喜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槍挑袁尙印綬衣服。

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上斬之。將頭

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審配之姪審榮，素與辛毗相厚，見辛毗家屬被害，心中

懷忿，乃密寫獻門之書，拴於箭上，射下城來。審配前收捕許攸子姪，今又誅殺辛毗家屬，而不能自禁其姪，可發一笑。軍士拾獻

辛毗，毗將書獻操。操先下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

免死。次日天明，審榮大開西門，放曹兵入。前滄下邳有獻門之宋靈，魏續今滄冀州有獻門之審榮，前後亦復相似。辛毗躍馬先入

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

戰。正迎徐晃交馬。晃生擒審配，綁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切齒，以鞭鞭配

首曰：賊殺才，今日死矣。配大罵辛毗賊徒，引曹操破我冀州，我恨不殺汝也。

徐晃解配見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此汝姪審榮所獻

也。配怒曰：小兒無行，乃至於此。袁氏兄弟相左，審氏叔姪亦相左，俱是骨肉之變。操曰：昨孤至城下，何城中弩箭

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與張遂答機陽之火語氣相似。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否？

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戮

之以雪此恨。配曰：吾生爲袁氏臣，死爲袁氏鬼，不似汝輩諛諂阿諛之賊。可速斬我。操教牽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吾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頸就刃。審正南緣何正北而死一笑後人有詩嘆曰：

河北多名士，誰如審正南。命因昏主喪，心與古人參。

忠直言無隱，廉能志不貪。臨亡猶北面，降者盡羞慚。

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衆將請曹操入城，操方欲起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操視之，乃陳琳也。操謂之曰：汝前爲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也。陳琳作檄事已隔數卷至此忽然一提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以箭自比以弦比袁紹箭非自發乃弦發之也操若

能爲琳之弦琳亦願爲操之箭矣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乃赦之，命爲從事。殺審配極似殺陳宮救陳琳極似救張遼與徐下邳一篇文字遙遙相對曹操頭風

虧得陳琳醫治此時不殺只算謝醫却說操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丕初生時有雲氣一片，其

色青紫圓如車蓋，覆於其室。終日不散，有望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之氣也。

令嗣貴不可言。丕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騎射，好擊劍。百忙中忽入曹丕小傳早爲後文曹丕

稱帝伏線○殺袁家兒子事將完忽接殺曹家兒子事妙筆時操破冀州，丕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逕投袁紹家下馬。

拔劍而入，有一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丕叱退提劍入後堂。

見兩個婦人相抱而哭。丕向前欲殺之。正是

四世公侯已成夢。一家骨肉又遭殃。

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袁尙母劉氏之妬。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後。不能死節。而獻甄氏於曹丕。以圖苟全。又何其無烈性至此乎。可見婦之貞者。必不妬。婦之妬者。必不貞。呂后爲項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疏之刑。飛燕曾事射鳥兒。所以多殺皇嗣。武曩有聚麀之恥。所以弑王后。弑蕭妃。豈非妬婦之明驗哉。

袁譚不得娶曹操之女。曹丕反得娶袁紹之婦。是曹操失一壻。而得一婦。袁紹失一媳。而又失一婦也。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猶當悼其死。壻袁熙之妻未寡而再嫁。毋乃負其生夫乎。婚可絕。壻可易。曹操不妨舍譚求後。壻可續。兒不可續。劉氏亦將認丕爲繼兒乎。紹妾毀旣死之容。熙妻何不毀欲生之面。爲紹妻者。妬及於旣死之夫。爲熙母者。何不念及於未死之子。總只因兄弟之變。遂引出夫婦之變。母子之變。翁壻之變。姑媳之變。君子讀書至此。蓋深有感於骨肉之間矣。

沮受不屈。審配亦不屈。同一不屈也。而沮受則一於事。袁審配則知有袁尙。而不知有袁譚。審配不如沮受多矣。許攸降操。王修亦降操。同一降也。而詳攸則助曹謀袁。王修則不忍助曹謀袁。王修賢於許攸遠矣。是不可以無辨。殺許攸者曹操也。非許褚也。許攸數侮曹操。操欲殺攸久矣。欲自殺之。而恐有殺故人殺功臣之名。特假手於許褚耳。昔顛頡焚僖負霸之家。而重耳殺顛頡以徇於軍。今許褚殺攸。而操曾不之罪。故曰非許褚殺之。而曹操殺之也。曹操資許攸之力。以得冀州。劉備資法正之力。以得西川。而法正恃功而橫。未聞見殺於關張。許攸恃功而驕。遂乃見殺於許褚。君子是以知劉備之厚。而曹操之薄。

王修和解二袁之言。是真語。激語。熱語。劉表和解二袁之言。是假語。緩語。冷語。然在劉表。不過自解其不發兵之故。而在二袁聽之。則當以表之言爲良言也。董卓嘗和解袁紹與公孫瓚矣。曹操嘗和解劉備與呂布矣。讎敵相爭。猶可暫時和解。况兄弟耶。而二袁不能聽悲夫。

曹操有時而仁。有時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殺逃民而縱之。仁矣。又戒令勿爲軍士所獲。仍不禁軍之殺民。何其暴也。其暴處多是真。其仁

處多是假。蓋曹操待冀州之民。與其待袁紹無以異耳。殺其子。奪其婦。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則其哭也。爲真慈悲乎。爲假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復常人意量所及。

急之則合。緩之則離。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其策遼東亦猶是矣。曹操進軍攻北。而譚與尙相和。及其回兵向南。而譚與尙遂相鬪。觀譚之與尙。而熙尙之與公孫康。豈異此哉。但操於譚。則兩滅之。於熙尙與康。則一存而一滅之。於冀州則待其亂而我滅之。於遼東則聽其自滅而更不煩我滅之。此則微有不同者耳。

却說曹丕不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

爲甄氏立皇后伏筆。曹丕亦有青雲紫雲之祥。正與紅光相映。

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丕曰。此

女何人。劉氏曰。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

留於此。丕拖此女近前。見披髮垢面。丕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

花貌。有傾國之色。

一語包著一篇洛神賦。

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

憂慮。遂按劍坐於堂上。却說曹操統領衆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

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

其操大笑。

其衆將

聞言俱懷不平。

爲後許褚殺許攸張本。

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來守將對曰。世子

在內操喚出責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願獻甄氏爲世子執

箕帚。妬嫉此時何無烈性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操視之曰：眞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本謂

得妻却弄出袁熙失妻本是袁氏欲娶曹氏之女却弄出曹氏娶袁氏之婦奇絕幻絕操既定冀州，親往袁氏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奸雄

顧謂衆將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濟，方面何所可

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衆，南向

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虎牢關以前之語却

從此處補出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爲流涕也。衆皆嘆息。操以金帛糧

米賜紹妻劉氏。劉氏受賜不羞愧否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此奸雄收

一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

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

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攸之當死不在此時早在呼阿瞞之時矣提

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

故殺之？奸雄假話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都是奸雄欺人處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

尉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於袁紹，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

操即召琰為本州別駕從事。此奸雄收捨土心處因謂曰：「昨按本州戶籍共計三十萬眾，可

謂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

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曹操方誇其衆多，崔琰却惜其

賈芝賢士之名，洵不虛傳。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時譚引

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尙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尙無心戰

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眾，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

馳書絕其婚。呂布與袁氏既絕婚而又送女曹操與袁氏既許女而又絕婚前後遙遙相對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

來，遣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

兄弟不久必為操擒，救之無益。况操常有窺荆襄之意，我只養兵自守，未可

妄動。表曰：「然則何以謝之？」玄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弟，以和解為名，婉詞謝

之。」正敘譚相攻忽夾敘備表共議文勢至此又作一頓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

君子遇難不適讎國，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讎，棄手足之誼。

而遺同盟之恥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

直不亦高義耶？先實其降操後勸其睦尙

與袁尙書曰

青州天性峭急。迷其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廬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

先言曉譚之利。後言攻譚之害。○本爲袁譚求救。而書并致袁尙。可見善和事人。不止勸一邊也。

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往南皮。曹操追

至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冰。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

姓聞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斬之。露出奸雄本相。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

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軍

士擒獲。已則放之。而又使軍士獲之。則曰殺。人者是軍士也。非我也。奸雄之極。百姓皆垂淚而去。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

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何生異心。譚曰。汝犯我境界。奪

吾城池。賴吾妻子。照應前文。趣甚。反說我有異心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

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

住。譚着慌。使辛評見操約降。此時何不仍與袁尙相和。求救於袁尙耶。操曰。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准

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

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袁譚不與弟合是為私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回見譚

言操不准投降譚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昏絕

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辛評之死勝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

先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不惜百姓者能保土地乎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

執刀槍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

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乘馬上

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此時北方百姓大是當災曹洪

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竟被曹洪殺於陣中殺袁譚者乃是曹操之弟何曹氏有兄弟而袁氏無兄弟耶曹洪殺袁譚是叔殺

殺姪婿矣一笑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濠人馬俱陷

郭圖驅民為兵宜其死也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焦觸張南

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

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敢有哭者斬頭挂北

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

王修哭袁譚之首極似藥布哭袁越之頭因諫袁譚被逐前應今知譚死故來哭之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

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祿今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受戮無恨語從血性中流出讀之可以作忠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

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則我安敢正眼覷此地哉連前沮受奇配辛評等總贊一句遂命收葬

譚屍禮修為上賓以為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

何策修不答好王操曰忠臣也明於兄弟之義者必知君臣之分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

南等自攻之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顛各引本部兵分

三路進攻幽州敬人皆袁氏舊將正與王修反照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前此策照

補高幹且說袁尚袁熙知曹兵將至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

去了幽州刺史烏桓觸聚幽州眾官歃血為盟共議背袁向曹之事烏桓觸

先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遵令者斬依次歃血循至別

駕韓珩珩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

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吾不為也韓珩自是奇士眾皆失色烏桓觸曰夫興

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珩而出

烏桓不殺韓珩亦是奇士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徑來降操操大喜加為鎮北將軍忽

探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壺口關，不能下。敘事甚省操自勒兵

前往。三將接着說，幹拒關難擊。操集眾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須

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方敘韓琦不降接敘二呂詐降又韓琦反照

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得已而降曹。曹操

爲人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扶舊主，可疾開關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

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謂幹曰：「曹軍新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劫

寨。某等願當先。」幹喜從其言。二呂舍命而降譚文舍譚而降操今復舍操而降幹即使真降亦當慮其反覆矣幹乃信而不疑宜其敗也是夜教二呂當先

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

口關。樂進李典已奪了關。敘事又省筆高幹奪路走脫，往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

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拜伏於地，言曹操吞

併疆土，今欲犯王子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

操無讎，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後有公孫康不肯納高幹作引

幹尋思無路，只得去投劉表。行至上潞，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曹操。後有公孫康送二袁

操封琰爲列侯，并州既定。先取青州次取冀州又次取幽州今又定并州四州於此一結操商議西擊烏桓。曹

之頭此先有王瑛送高幹之頭作引

洪等曰袁熙袁尙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許都我救應不及爲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爲上此言二袁殺烏桓不足患而劉備投劉表爲足患郭嘉曰諸公所言錯矣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此說烏桓可擊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尙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次說烏桓不可不擊劉表坐談之客耳此言劉表不足慮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次言劉備可慮而不足慮操曰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但見黃沙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四句抵得一篇塞上行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服水土臥病車中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須得識徑路者爲引導耳病人能作如此壯健語毋怪今之壯健人反奄奄如作病中語也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有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夏秋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

近柳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也。地勢如在指掌操從其言。封田疇爲靖北將軍。

作鄉導官爲前驅。張遼爲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

狼山。正遇袁熙袁尙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

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操謂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

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

頓於馬下。餘將皆降。袁熙袁尙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收軍入柳城。封田

疇爲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爲幸多

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侯爵。田疇爲操設謀。雖不及王修之。不答而不受侯爵。則高於呂曠等。多矣。操義

之。乃拜疇爲議郎。操撫慰單于。人等收得駿馬萬匹。卽日回兵。時天氣寒。且

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糧。殺馬爲食。鑿地三四丈。方得水。回想決漳河。通白濤。時何水之多。而今何水之少也。顯則極濕。

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曾諫者。因謂衆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

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爲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

言。與袁紹之殺田疇。實霄壤之隔。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廨。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

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衆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少。吾欲託以後

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前哭袁紹是假哭此哭郭嘉是真哭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

書呈上曰郭公臨死親筆書此囑曰丞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先微露一句却不敘

妙明操拆書視之點頭嗟嘆諸人皆不知其意。此處更不說明妙甚次日夏侯惇引眾入稟曰

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此從諸將口中點出妙甚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為後患不如

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公孫康

自送二袁之首至矣。奇語疑惑煞人諸將皆不肯信。不獨當事諸將不肯信即今讀者亦不肯信却說袁熙袁尚引數

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當日知

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

之心今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

納之後必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所言亦大是然使公孫康此時即聽其言

又不足為奇康曰只怕曹操引兵下遼東又不納二袁使為我助。有此一折方見郭嘉恭曰可

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留二袁如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皆在郭嘉料中康從

之使人去探消息却說袁熙袁尚至遼東二人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

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

河北也。不出公孫恭之料商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不即相見。

不。一。日。細。作。回。報。曹。操。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

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皆在郭嘉料中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尚見牀榻上無。

裊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嗔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寫得突兀驚人

尚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二人之頭。用木。

匣盛貯。使人送到易州。來見曹操。皆在郭嘉料中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

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回兵。

更不說明緣故。正不知葫蘆內賣甚麼。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衆皆大驚。

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為襄平侯。左。

將軍。衆官問曰。何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一路隱隱躍躍至此。方出書相示。文勢絕妙。

書略曰。

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

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

相圖。其勢然也。郭嘉遺書在衆人眼中看出妙。

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衆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十有一年。多立奇勳。此處又敘郭嘉行狀後人有詩讚曰。

天生郭奉孝。

豪傑冠羣英。

腹內藏經史。

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

決策似陳平。

可惜身先喪。

中原梁棟傾。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吾意。」後文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也。」又爲後文赤壁兵敗伏線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

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寶旋。從北地生。

不知所得何物。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管仲之有三歸。或云是臺。或云是女。以今度之意。者管仲喜得三歸之女。而卽以此名。

其臺未可知也。然則是臺亦是女。非有兩三歸也。若銅雀之二橋則不然。曹植所欲建者。玉龍金鳳所接之二橋。曹操所欲得者。乃孫策周瑜所娶之二喬。橋之與喬則有辨矣。

此卷以雀始以馬終。有曹操得雀。却遠引舜母夢雀。有舜母夢雀。却便有禪母夢斗。又因銅雀生出金鳳。又因金鳳生出玉龍。前有鳳與龍。後有鶴與馬。將有的盧之躍。先有白鶴之鳴。至於張武喪馬。趙雲奪馬。劉備送馬。劉表還馬。蒯越相馬。伊籍諫馬。種種波瀾。無不層折入妙。此文中佳境。

前卷百忙中忽敘曹不生時之異。此卷百忙中忽敘劉禪生時之祥。皆爲後日稱帝張本也。然敘曹不於入冀州之時。是追敘已往。此敘劉禪於屯新野之日。是現敘目前。又是一樣筆法。

袁紹矚後妻。劉表亦矚後妻。袁紹愛幼子。劉表亦愛幼子。袁紹優柔不斷。劉表亦優柔不斷。兩人性情何其相似。至於如此之甚也。一則以家世自矜大而無當。一則以虛名自愛。文而無用。雖胃美三公。名高八俊。亦何益哉。然劉表亦有過於袁紹者。紹以逢紀之譖而殺田豐。表不以蔡瑁之譖而殺立德。畢竟聲望中人。猶較勝於閥閱中人。

曹操攻冀州之時。備不勸表襲許都。至操擊烏丸之時。備乃勸表襲許都。其故何也。從冀州回救許都也。近則不可。襲從烏丸回救許都也。遠則可。襲勢不同也。且有不能救。袁譚而示怯於前。操必輕表。而不設備。乘其不備而襲之。此所謂始如處女。後若脫兔。真兵家之妙算也。劉表不用備言。失此機會。可勝嘆哉。

蔡夫人從屏風後竊聽。大是怕人。玄德襄陽赴會。幾乎喪命。皆此一聽所致。不獨景升害怕。玄德亦當害怕。不獨玄德害怕。卽讀者至此。亦爲之寒心咋舌也。今日懼內之家。多有此風。凡賓客至堂中。敘話者。切宜仔細。不可妄言。恐驚動屏風後竊聽之人。不是要處。

天下怕老婆之人。未有不緣於愛老婆者也。愛極生怕。怕則不敢愛。則不忍。不忍不敢之心。合而於是。妻之旨不可違。妻之鋒不可犯。而妻黨之權遂牢固。而不可破矣。雖然。今天下豈少劉景升哉。笑景升者。復爲景升。吾正恐景升笑人耳。

光武過滹沱之馬。安行水上。昭烈過檀溪之馬。幾陷水中。李世民過澗之馬。却有三跳。劉玄德過溪之馬。只是一躍。金太祖混同江之馬。按轡而行。劉先主檀溪之馬。超越而過。宋高宗渡江之馬。死馬當活馬騎。漢昭烈過溪之馬。劣馬作神馬用。讀書至此。真千

古奇觀

范增欲殺沛公。而項羽不忍。蔡瑁欲殺立德。而劉表不忍。然鴻門之宴。項羽在故。范增不能為政。襄陽之宴。劉表不在。則蔡瑁為政。由此言之。襄陽一會。其更險於鴻門哉。

却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

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後曹不欲舉舜之禪。彘於此先伏一筆。操大喜。遂命作高臺以慶

之。乃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臺於漳河之上。約計一年而工畢。大兵

又與大役愛民者如是乎。少子曹植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中間高者。名為銅臺。左邊一座

名為玉龍。右邊一座名為金鳳。又生出玉龍金鳳以配銅雀。更覺分外生色。更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乃為

壯觀。此所云二橋乃橋也。非衙也。操曰。吾兒所言甚善。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為後大宴銅雀臺及臨終時遺命伏線。原來

曹操有五子。惟植性敏慧。喜文章。後為七步成章。伏線。曹操平日最愛之。前文敘袁紹愛少子。後文敘劉表愛少子。此又敘曹操愛少子。正與前後

相映。於是留曹植與曹丕在鄴郡造臺。使張燕守北寨。操將所得袁紹之兵。共

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郭嘉為貞侯。養其子突於府中。以上了却

北方事以下專敘南方事。復聚眾謀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彧曰。大軍方北征而回。未可復動。

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帶說孫權早為赤壁伏線。操從之。遂分兵屯田。

以候調用。却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聚飲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共謀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爲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請往討之。」表大喜，卽點三萬軍與玄德前去。玄德領命卽行，不一日來到江夏。張武、陳孫引兵來迎，玄德與關、張、趙雲出馬在門旗下，望見張武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曹操喜得死雀，劉備却愛活馬。趙雲挺槍而出，徑衝彼陣。張武縱馬來迎，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落馬下。隨手扯住轡頭，牽馬回陣。子龍陳孫見了，隨趕來奪。張飛大喝一聲，按槍直出，將陳孫刺死。衆皆潰散。玄德招安餘黨，平復江夏諸縣。班師而回。此段專爲得馬而敘，而敘而奪馬殺將偏用。子龍翼德不用騎赤兔馬之人，是其用筆開處。表出郭迎接入城，設宴慶功。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荊州有倚賴也。但憂南越不是來寇，張魯、孫權皆足爲慮。」但慮南越張魯孫權而獨不慮及曹操，可謂知近不知遠矣。玄德曰：「弟有三將，足可委用，使張飛巡南越之境，雲長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何足慮哉？」玄德所慮只在曹操耳。表喜欲從其言。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不告姊丈而告其姊，其姊之爲姊可知，而姊丈之爲姊丈亦可知矣。」劉備遣三將居外，而自居荊州。久必爲患。蔡夫人乃夜對劉表曰：「夜對妙語，得其時矣。」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不可不防之。今容其住居城中，無

益不如遣使他往。表曰：玄德仁人也。蔡氏曰：只恐他人不似汝心。呼夫曰汝夫人之尊如此表

沉吟不答。此時不即遣玄德又作一頓是劉表緩處是文字曲處次日出城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知是張武

之馬。表稱讚不已。玄德遂將此馬送與劉表。玄德讚馬趨雲漢趨春來劉表讚馬玄德又湊趣送去表大喜，騎回城

中。蒯越見而問之，表曰：此玄德所送也。越曰：昔先兄蒯良蒯良之死只在蒯越口中帶出最善相馬

，越亦頗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為的盧。騎則妨主，張武為此馬

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若云亡張武者是，的盧則亡呂布者豈亦兇耶？恐馬不任咎也表聽其言，次日請玄德飲宴。因言曰：昨

承惠良馬，深感厚意。但賢弟不時征進，可以用之。敬當送還。玄德起謝，表又

曰：賢弟久居此間，恐廢武事。襄陽屬邑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

於本縣屯紮，何如？數語已在前沉吟不語時算定矣玄德領諾。次日謝別劉表，引本部軍馬逕往新

野。從荊州移屯新野與前從徐州移屯小沛同一局面方出城門，只見一人在馬前長揖曰：公所騎馬不可乘也。玄

德視之，乃荊州幕賓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玄德忙下馬問之，籍曰：昨聞蒯

異度對劉荊州云：此馬名的盧，乘則妨主。因此還公公，豈可復乘之？蒯越學蒯良之相馬以告劉表

伊籍又述蒯越之相馬以告玄德，只一馬耳，却生出無數曲折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但凡人生死有命，豈馬所能妨哉？懼妨

玄德不懼妨即此籍服其高見，自此常與玄德往來。為後伊籍兩番救玄德伏線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

喜政治一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飛來，縣衙屋

雀從地出，鶴從天來，前後開映射。

上高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

應後劉禪稱帝，臨分婉時，異香滿室。甘夫人，西川四十餘年。

此時曹操正

嘗夜夢仰吞北斗，因而懷孕，故乳名阿斗。

前見黃星此報北斗，又開映射。○忙中忽夾敘阿斗降生事，却又並非開筆。

統兵北征，玄德乃往荊州說劉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荊襄

之衆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

讀前卷曹操北征烏桓之時，深怪劉備在荊州何便睡着，今觀此處方知英雄謀略。

表曰：吾坐據荊州，足矣。

豈可別圖？不出前卷，鄧嘉所料。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嘆。玄德曰：

兄長何故長嘆？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

此時不即說出緣故，是劉表緩處是文字曲處。

玄德再欲問時，蔡夫

人出立屏後，劉表乃垂頭不語。

寫盡惻婦防察之嚴，固夫畏忌之狀。○先寫蔡夫人此番竊聽却無所聞妙甚。

野至。是年冬，聞曹操自柳城回，玄德甚嘆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使

至，請玄德赴荊州相會。玄德隨使而往，劉表接着，敘禮畢，請入後堂飲宴。因

謂玄德曰：近聞曹操提兵回許都，勢日強盛，必有吞併荊州之心。昔日悔不

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

荊州鐵騎不成此一錯。

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

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爲恨也。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酒

酣，表忽潸然下淚。

前止長嘆，此寫下淚，文勢紆徐有致。

玄德問其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與賢弟

未得其便。玄德曰：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為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大事後，妻蔡氏所生少子琮，頗聰明。此在劉表口中敘出省筆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無奈蔡氏族中皆掌

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前不說明此方說出文勢紆徐有致。○既愛少子又憐長子，既憐長子又畏蔡氏活畫一沒主意沒決斷人。玄德曰：自古廢

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溺愛而立少子也。自是正論表

默然。原來蔡夫人素疑玄德，凡遇玄德與表敘論，必來竊聽。前既先寫蔡夫人出立屏後，此處所敘便不突然。是

時正在屏風後，聞玄德此言，心甚恨之。後文孔明不對劉琦之問，直至登樓去梯，而後言者，正恐此國垣之有耳也。玄德自知語失，

遂起身如廁，因自己身髀肉復生，亦不覺潛然流淚。劉表下淚是兒女態，玄德下淚是英雄氣。少頃復入

席，表見玄德有淚容，怪問之。玄德長嘆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久

不騎髀裏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劉表為家庭鬻情，劉玄德為天下發憤。表曰：

吾聞賢弟在許昌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

許，而獨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青梅煮酒事已隔數卷，忽於此處一提。以曹操之權力，猶不敢居吾

弟之先，何慮功業不建乎？玄德乘着酒興，失口答曰：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

之輩，誠不足慮也。前於曹操面前假作愚人身分，今在劉表面前却露出英雄本色。表聞言默然，玄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

歸館舍安歇。前寫玄德默然後寫劉表默然前寫劉表長嘆後寫玄德長嘆前寫劉表下淚後寫玄德下淚前云玄德自知失語越身如廁後又云玄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皆故意作此兩兩相對之筆閉甚細甚後人有詩讚

玄德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髀肉復生猶感嘆。爭教寰宇不三分。

却說劉表聞玄德語。口雖不言。心懷不樂。別了玄德。退入內宅。蔡夫人曰。適

間我於屏後聽得劉備之言。嘗輕覷人。足見其有吞併荊州之意。今若不除

必爲後患。屏後所聞着怒。只在前語今徵。劉表却只說他後語。婦人狡猾。表不答。但搖頭而已。活畫劉表。蔡氏乃密召蔡瑁入商

議此事。瑁曰。請先就館舍殺之。然後告知主公。讀至此爲玄德捏一把汗。蔡氏然其言。瑁出便

連夜點軍。蔡瑁不奉劉表之命。便欲點軍殺玄德。想見蔡瑁之橫。蔡夫人之專。而劉表之弱。却說玄德在館中舍。秉燭而坐。三更以後。方

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視之。乃伊籍也。來得。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

特夤夜來報。此伊籍第一番救玄德。當下伊籍將蔡瑁之謀。報知玄德。催促玄德速速起身。

玄德曰。未辭景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矣。玄德乃謝別伊

籍。急喚從者。一齊上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

玄德已去遠矣。瑁悔恨無及。乃寫詩一首於壁間。幻想。逕入見表曰。劉備有反

叛之意。題反詩於壁上。不辭而去矣。玄德諷劉表是幾句真話。蔡瑁陷玄德是一首假詩。表不信。親詣館舍觀之。果

有詩四句詩曰

數年徒守困。空對舊山川。龍豈池中物。乘雷欲上天。龍豈池中。正應馬躍溪中。假詩之句。已預爲之藏矣。

劉表見詩大怒。拔劍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曰。吾與玄德相處。

許多時。不曾見作詩。此必外人離間之計也。遂回步入館舍。用劍尖削去此。

詩。棄劍上馬。忽而大怒。忽而猛省。忽而拔劍。忽而棄劍。如潮起潮落。是劉表好處。是文字曲處。蔡瑁請曰。軍士已點齊。可就往新野擒。

劉備。表曰。未可造次。容徐圖之。既識破假詩。不即說明。乃作此語。蓋提語是劉表好處。是文字曲處。蔡瑁見表遲疑不決。乃暗

與蔡夫人商議。卽日大會衆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次日瑁稟表曰。近年豐

熟。合聚衆官於襄陽。可示撫勸之意。請主公一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實不

能行。可令二子爲主待客。瑁曰。公子年幼。恐失於禮節。表曰。可往新野請玄

德待客。請玄德赴會。不用蔡瑁說。却用劉表說。妙甚。瑁暗喜。正中其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却說玄德奔

回新野。自知失言取禍。未對衆人言之。忽使者至。請赴襄陽。孫乾曰。昨見主

公。忽忽而回。意甚不樂。愚意度之。在荊州必有事故。今忽請赴會。不可輕往。

一個說不該去。玄德方將前項事訴於諸人。歸時不說至。此方說曲甚。雲長曰。兄自疑心。語失。劉荊州並

無嗔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荊州反生疑矣。

一個說不該不去

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不如休去。又一個說不該去趙

雲曰：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兵隨去玄德曰：如此甚好。遂與

趙雲即日赴襄陽。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謹。寫蔡瑁之詐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一

班文武官僚出迎。玄德見二公子俱在，並不疑忌。是日請玄德於館舍暫歇。

趙雲引三百軍圍繞保護。雲披甲掛劍，行坐不離左右。寫趙雲之忠劉琦告玄德曰：

父親氣疾，不能行動。特請叔父待客，撫勸各處收牧之官。玄德曰：吾本不

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一州官員俱已到齊。蔡瑁

預請蒯越計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留於此，後必為害。可就今日除之。越曰：

恐失士民之望。瑁曰：吾已密領荊州，語在此。蔡瑁欺劉表既用假詩欺蒯越又傳假命越曰：既如此，可

預作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已使吾弟蔡和引軍守把，南門外已使蔡中

守把，北門外已使蔡勳守把。三蔡伏兵只在蔡瑁口中殺出最奇筆止有西門不必守把。前有檀溪阻隔，

雖數萬之衆，不易過也。先說得如此之險方見後文脫離之奇越曰：吾見趙雲不離玄德，恐難下手。瑁曰：

吾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越日可使文聘、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以待

武將，先請住趙雲。然後可行事。與張繡欲謀曹操先使人潛醉典章同一方法瑁從其言。當日殺牛宰馬，大張

筵席。玄德乘的盧馬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攔繫。此處寫馬後園極似開筆却俱暗為後文伏線妙衆官皆至堂中。

玄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分坐。其餘各依次而坐。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側。文

聘王威入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極寫趙雲精細玄德令雲就席。勉強應命而出。

蔡瑁在外收拾得鐵桶相似。將玄德帶來三百軍。都遣歸館舍。只待半酣。號

起下手。讀至此又為玄德捏一把汗酒至三巡。伊籍起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玄德。低聲謂曰。請

更衣。玄德會意。卽起如廁。伊籍把盞畢。疾入後園。接著玄德。附耳報曰。蔡瑁

設計害君。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守把。惟西門可走。公宜急逃。此伊籍第二番救玄德寫得又

閃忽又精微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身上馬。不顧從者。匹馬望西

門而走。門吏問之。玄德不答。加鞭而出。門吏當之不住。飛報蔡瑁。瑁卽上馬

引五百軍隨後追趕。前云伏軍五百在城正爲此句伏線却說玄德撞出西門。行無數里。前有一大溪。

攔住去路。讀至此又為玄德捏一把汗那檀溪闊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緊。極言其險。愈見後文脫難之奇玄德到溪邊

見不可渡。勒馬再回。若此時使寫躍馬則無步驟矣。勒馬再回情勢逼真遙望城西塵頭大起。追兵將至。玄德曰。今

日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追兵已近。急極矣。險極矣玄德著慌。急縱馬下溪。縱馬下溪

行不數步。馬前蹄忽陷。浸溼衣袍。不便寫躍馬。偏有此一折。愈出愈奇。愈險愈妙玄德乃加鞭大呼曰。

是慌極舉動情勢逼真

的盧的盧今日妨吾。

急到沒去處險到沒去處讀者以為必無生路矣下文忽然死裏逃生真乃出人意外

言畢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

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從雲霧中起。

文不險不奇事不急不快急絕險絕之時忽翻出奇絕快絕之事可驚可喜

後來蘇學士

有古風一篇單咏躍馬檀溪事詩曰

老去花殘春日暮。宦遊偶至檀溪路。停騶遙望獨徘徊。眼前零落飄紅絮。

暗想咸陽火德衰。龍爭虎鬪交相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坐中玄德身將危。

逃身獨出西門道。背後追兵復將到。一川煙水漲檀溪。急叱征騎往前跳。

馬蹄踏碎青玻璃。天風響處金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

西川獨霸真英主。坐上龍駒兩相遇。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

臨流三嘆心欲酸。斜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蹤跡空流在世間。

玄德躍過溪西顧望東岸。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

本是逃死乃云逃席

玄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欲相害。瑁曰吾並無此心使君休聽人言。玄

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乃急撥馬望西南而去。

寫蔡瑁尚有餘勢玄德尚有餘慌

瑁謂左右曰是何

神助也。

不特蔡瑁吃驚即讀者至今猶未信

方欲收軍回城。只見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

前頗寫趙雲隨身保護讀者以

為玄德今仗此人矣不謂報信者乃伊籍躍溪者乃的盧趙雲竟未及相助今玄德已去蔡瑁將歸而趙雲忽然劈面趕來讀者又疑後文趙雲必殺蔡瑁也正是

躍去龍駒能救主。追來虎將欲誅仇。

未知蔡瑁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此卷爲玄德訪孔明。孔明見玄德作引子耳。將有南陽諸葛廬。先有南漳水鏡莊。以引之。將有孔明爲軍師。先有單福爲軍師。以引之。不特此也。前卷有玉龍金鳳。此卷乃有伏龍鳳雛。前卷有一雀一臺。此卷乃有一鳳一龍。是前卷又爲此卷作引也。究竟一鳳一龍。未曾指其爲誰。不但水鏡不肯說龍鳳姓名。卽單福亦不肯自道其真姓名。龐統二字在童子口中。輕輕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卽爲鳳雛。元直二字在水鏡夜間輕輕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卽爲單福。隱隱躍躍如簾內美人。不露全身。只露半面。令人心神恍惚。猜測不定。至於諸葛亮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又如隔牆聞環珮聲。并半面亦不得見。純用虛筆。眞絕世妙文。

趙雲在襄陽城外檀溪水邊。接連幾個轉身。不見玄德。可謂急矣。若使翼德處此。必殺蔡瑁。若使雲長處此。縱不殺蔡瑁。必拏住蔡瑁。要在他身上尋還我兄。安肯將蔡瑁輕輕放過。却自尋到新野。又尋到南漳。乎三人忠勇一般。而子龍爲人。又極精細。極安頓。

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寫來真是好看。

前玄德以髀肉復生而悲。何其壯也。今至南漳道中。見牧童吹笛而來。乃有吾不如也之嘆。頓使英雄氣盡。蓋馬啼甚危。牛背甚穩。長鞭甚急。短笛甚閒。碌碌半生。征鞍勞苦。豈若散髮林間。行吟澤畔。爲足道。遙而適志耶。非但玄德不如。卽效死之龐統。盡瘁之孔明。皆不如也。水鏡先生。寧老於南漳。而不出。有以夫。玄德於波翻浪滾之後。忽聞童子吹笛。先生鼓琴。于電走風馳之後。忽見石案香清。松軒茶熟。正在心驚胆戰。俄而氣定神閒。眞如過弱水而訪蓬萊。脫苦海而遊閻苑。恍疑身在神仙境界矣。至於夜半聽水鏡與元直共語。彷彿王積薪聽婦姑弈。雖極分明。却費揣度。可聞而不可知。可聽而不可見。尤神妙之至。水鏡述襄陽童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是以玄德比龍也。前蔡瑁捏造玄德反詩曰。龍豈池中物。亦以玄德比龍也。蘇子瞻檀溪古風一篇。有波中忽見雙龍飛之句。是亦謂眞主一龍。駿馬亦一龍也。然人但知如龍之主。自有如龍之馬。以救之。不知如龍之主。不可無如龍之士。以佐之。泥中龍池。中龍波。中龍。凡寫無數龍字。總只爲引起伏龍一人而已。

水鏡之薦伏龍鳳雛。不肯明指其人。是薦而猶未薦也。然不便說出。正深於薦者也。何

也。其人鄭重而言之。不甚鄭重。則聽者不知其爲鄭重矣。惟鄭重言之。使知其人。之重。說且不可輕說。見又不可輕見。用又何可輕用。耶。此三顧之勤。所以不敢後。而百里之任。所以不敢辱也。

袁紹之信逢紀。不知其惡也。其殺田豐。囚沮受。不知其善也。若劉表。旣知玄德之賢。而不能用。旣知蔡瑁之惡。而不能去。是好賢不如緇衣。與不知賢者等。惡惡不如巷伯。與不知惡者等耳。元直之辭之也。宜哉。

觀玄德遇元直一段文字。何其紆徐而曲折也。在水鏡莊上。彼此各不相見。水鏡與元直語。並不說出玄德。明日與玄德語。並不說出元直。及玄德歸新野。元直亦更不造謁。直待市上行歌。馬前邂逅。然後邀入縣衙。讀者至此。以爲此時方得遇合矣。而不知其猶未卽合也。又借相馬作一波瀾。一則將欲事之。乃先試之一。則將欲用之。忽欲拒之。迨說明相試之故。然後彼此歡洽。可見人之輕率徑遂者。必非妙人。文之輕率徑遂者。必非妙文。今人作稗官。每到兩人相合處。便急欲其就。惟恐其不就。有如此之紆徐曲折者乎。故讀稗官。愈想三國一書之妙也。

却說蔡瑁方欲回城。趙雲引軍趕出城來。原來趙雲正飲酒間。忽見人馬動。

急入內觀之。席上不見了。玄德前此敘蔡瑁路上見趙雲此方補敘趙雲席上不見玄德敘事妙品雲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

說。蔡瑁引軍望西趕去了。雲火急綽槍上馬。引着原帶來三百軍。奔出西門。

正迎見蔡瑁。急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而去。不知何往。趙雲是謹細

之人。不肯造次。此時不殺蔡瑁是子龍精細處然實讀者所不測卽策馬前行。遙望大溪。別無去路。乃復回馬。喝

問蔡瑁曰。汝請吾主赴宴。何故引着軍馬追來。瑁曰。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

俱在此。吾爲上將。豈可不防護。雲曰。汝逼吾主何處去了。問語一句緊一句瑁曰。聞使君

匹馬出西門。到此却又不見。雲驚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

跡。寫到隔岸水跡。寫到隔岸水跡。寫到隔岸水跡。寫到隔岸水跡。雲暗忖曰。難道連馬跳過了溪去。以爲必無之事令三百軍四散觀望。並不

見蹤跡。先遙望次近看次令人雲再回馬時。蔡瑁已入城去了。雲乃拏守門軍士追問

皆說。劉使君飛馬出西門而去。雲再欲入城。又恐有埋伏。遂急引軍歸新野。

寫子龍四番盤問兩度到溪兩次回馬極慌張又極精細却說玄德躍馬過溪。似醉如癡。想此闊淵一躍而過。豈非天

意。非推讀者不信如玄德當日亦自不信迤邐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

背上。口吹短笛而來。忽然別出奇境玄德嘆曰。吾不如也。馬背不如牛背穩誰云騎馬勝騎牛遂立馬觀之。牧童

亦停牛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奇絕幻絕玄德驚問曰。汝乃

村僻小童何以知吾姓字。馬背上人不識牛背上人。背上人却徧識馬背上人。牧童曰我本不知因常侍師父有

客到日多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然自顧其耳乃當世

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借牧童口中畫出一玄德玄德曰汝師何人也牧童曰

吾師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潁州人也道號水鏡先生。能識英雄不愧水鏡之目玄德曰汝師

與誰為友。不知其人視其友亦以其自號水鏡故有此問也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為友。此卷敘玄德見司馬微正為見諸葛亮伏線耳乃童子口中不說諸葛只說龐統又添出一龐德公以陪之奇妙

玄德曰龐德公乃龐統何人童子曰叔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

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小俺師父五歲一日我師父在樹上採桑適龐統來

相訪坐於樹下共相議論終日不倦吾師甚愛龐統呼之為弟。詳說龐統略敘德公俱妙玄德

曰汝師今居何處牧童遙指曰前面林中便是莊院玄德曰吾正是劉玄德

汝可引我去拜見你師父童子便引玄德行二里餘到莊前下馬入至中門

忽聞琴聲甚美玄德教童子且休通報側耳聽之。既聞笛聲又聽琴聲與從前馬蹄聲波濤聲大不同矣琴聲忽住

而不彈一人笑而出曰琴韻清幽音中忽起高抗之調必有英雄竊聽。則不必玄德通名而

童子先如今亦不必童子通報而先生先出是童子眼中看出一玄德先生耳中又聽出一玄德童子指謂玄德曰此即吾師水鏡先生也玄德視

其人松形鶴骨器宇不凡慌忙進前施禮衣襟尚濕。點細水鏡曰公今日幸免

大難仙乎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劉玄德也。水鏡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

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外盛栽松竹，橫琴於石床之上，清氣飄然。隱然為諸葛草廬先寫一樣子水

鏡問曰：明公何來？玄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欣幸。

水鏡笑曰：公不必隱諱，公今必逃難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至此方說出曲折之甚

水鏡曰：吾觀公氣色，已知之矣。因問玄德曰：吾久聞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猶

落魄不偶耶？玄德曰：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鏡曰：不然，蓋因將軍左右不得

其人耳。將欲薦出兩人先說他左右無人是一跌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張

趙雲之流，竭忠輔相，頗賴其力。白說左右有人並不向水鏡求人是作一頓水鏡曰：關、張、趙雲皆萬人敵，惜

無善用之人。若孫乾、糜竺輩，乃白面書生耳，非經綸濟世之才也。隱然說他左右之人不及吾意中之人又

一作玄德曰：備亦嘗側身以求山谷之遺賢，奈未遇其人。何竟說山谷更人更不向水鏡

曰：豈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無人？不說吾意中有人只說天玄德曰：備愚

昧不識，願求指教。直待水鏡說未嘗無人然後玄德請問其人至此方是極力一迎水鏡曰：公聞荆襄諸郡小兒之謠乎？其

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

飛。謠言大奇此謠始於建安初，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所謂始欲

衰也。無子遺者，謂景升將逝，文武零落，無子遺矣。天命有歸，龍向天飛，蓋應

在將軍也。且不答所問之人，忽自述所聞之謠，又極力一縱。○蔡瑁題假詩以龍比玄德，水鏡解董謔亦以龍比玄德。玄德聞言，驚訝曰：「備安敢當此？」不問所求之人且謝

所解之謔又極力一縱。水鏡曰：「今天下之奇才，盡在於此。公當往求之。」彼方驚訝所解之謔，此則隱示以當求之人亦極力一迎。玄德

急問曰：「奇才安在？果係何人？」直待說出此間有人，然後急問何人，又極力一迎。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

天下。」只伏龍鳳雛四字，凡作如許跌頓，如許迎縱方纔說出何等曲折何等劇重。玄德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撫掌大笑曰：「好好

宵明日當言之。」此時宜說出姓名矣，乃又欲遲至明日逼近之，至又復濛濛去，妙絕。即命小童具飲饌相待，馬牽入後院，喂養

寐約至更深，忽聽一人叩門而入。寫得隱隱躍躍，虛中作一引子。玄德因思水鏡之言，寢不成

德起牀密聽之，聞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往謁之。及至相見，徒

有虛名，蓋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也。」此劉公之所以亡。故遺書別之，而來至此

水鏡曰：「公懷王佐之才，宜擇人而事，奈何輕身往見景升乎？且英雄豪傑，只

在眼前，公自不識耳。」隱隱道著起牀密聽之人。其人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聞之大喜，暗忖：「此

人必是伏龍鳳雛。」妙在並不是伏龍鳳雛。即欲出見，又恐造次，妙在不即相見。候至天曉，玄德求見水

鏡，

曰：「公懷王佐之才，宜擇人而事，奈何輕身往見景升乎？且英雄豪傑，只在眼前，公自不識耳。」其人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聞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龍鳳雛。」

即欲出見，又恐造次，候至天曉，玄德求見水鏡，

鏡問曰昨夜來者是誰水鏡曰此吾友也玄德求與相見水鏡曰此人欲往投明主已到他處去了妙在不說出將投玄德玄德請問其姓名水鏡笑曰好好妙在不說出姓名玄德

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人水鏡亦只笑言好好昨夜不說待至明日及至明日只是不說妙妙玄德拜請水鏡

出山相助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閒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

助公公宜訪之自己不出只是驚人及至驚人又待其自訪妙妙正談論間忽聞莊外人喊馬嘶小童來報有一

將軍引數百人到莊來也讀者至此疑是蔡瑁追兵至矣玄德大驚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

雲下馬入見曰某夜來回縣尋不見主公連夜跟問到此極寫趙雲之忠主公作速回

縣只恐有人來縣中廝殺此時只恐蔡瑁兵來後文却是曹仁兵來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來

行不數里一彪人馬來到視之乃雲長翼德也前寫趙雲此寫關張相見大喜玄德訴說躍

馬檀溪之事共相嗟訝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可先致書於景升訴告

此事玄德從其言即令孫乾齎書至荊州劉表喚入問曰吾請玄德襄陽赴

會緣何逃席而去孫乾呈上書札具言蔡瑁設謀相害賴躍馬檀溪得脫表

大怒急喚蔡瑁責罵曰汝焉敢害吾弟命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求免死表

怒猶未息孫乾告曰若殺蔡瑁恐皇叔不能安居於此矣語中有刺妙在隱而不露表乃責而

釋之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使長子劉琦同孫乾至玄德處請罪。琦奉命赴新野。玄德接著設

宴相待。酒酣。琦忽然墮淚。劉表席間墮淚是愛心難割。劉琦席間墮淚是憂心未安。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懷

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幸叔父指教。先為後文求計。諸葛作一引。玄德勸以小心盡孝。自然無禍。

是叔父語。次日琦泣別。玄德乘馬送琦出郭。因指馬謂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泉下

之人矣。點逗禮淡。事有情景。琦曰：此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說罷相別。劉琦涕泣而去。

玄德回馬入城。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條烏履。長歌而來。一人泣而去一人歌而來。接筆成趣。

曰：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廈將崩兮。一木難扶。山谷有賢兮。欲投明主。明主

求賢兮。却不知吾。

玄德聞歌暗思：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乎？玄德自聞伏龍鳳雛之後。不知伏龍鳳雛為誰。刻刻以此關心處。處以此猜測。妙妙。遂下

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答曰：某乃潁上人也。姓單名福。妙在不說。出真姓名。久聞使君

納士招賢。欲來投託。未敢輒造。故行歌於市。以動尊聽耳。執知市上行歌之人。即莊上叩門之人乎。玄德大

喜。待為上賓。單福曰：適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玄德方喜得人。單福却先欲看馬。奇妙。玄德命去鞍牽

於堂下。單福曰：此非的盧馬乎？雖是千里馬。却要妨主。不可乘也。又與廬成相馬。伊籍諫馬相應。

玄德曰：此非的盧馬乎？雖是千里馬。却要妨主。不可乘也。

德曰已應之矣遂具言躍檀溪之事妨主當應在張武之奔死不應在檀溪之奔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終

必妨一主某有一法可禳廟越相馬爭籍諫馬單福又會禳馬妙玄德曰願聞禳法福曰公意中有仇怨

之人可將此馬賜之待妨過了此人然後乘之自然無事借禳馬作波瀾逆折而入妙甚○前卷既詳敘馬此處不好便住亦即借

此一役作收科玄德聞言變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備

不敢聞教本欲相合忽若相離曲折之甚福笑謝曰向聞使君仁德未敢便言故以此言相試耳

本欲相投忽先相試曲折之極玄德亦改容起謝曰備安能有仁德及人惟先生教之幾若相離然後相合曲折之極福曰

吾自穎上來此聞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

之仁德及人也水鏡述襄陽之謠單福述新野之歌前後相對玄德乃拜單福為軍師調練本部人馬却說曹

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荊州之意特差曹仁李典并降將呂曠呂翔等領

兵三萬屯樊城虎視荊襄就探看虛實此處備敘曹操一邊最是省筆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今劉

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儲糧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圖之吾二人自降丞

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沒用人偏會說大話曹仁大喜與

二呂兵五千前往新野廝殺不想子龍所云廝殺却應在此探馬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

既有敵兵不可令其入境便是勝算可使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敵來軍中路張

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敵來軍後路。公自引趙雲出兵前路相迎。敵可破矣。

左軍右軍中軍却分做中路後路前路大有變化

玄德從其言。卽差關張二人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共引二

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只見山後塵頭大起。呂曠呂翔引軍來到。兩邊

各射住陣角。玄德出馬於旗門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出馬曰。

吾乃大將呂曠也。奉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

數合。趙雲一槍刺呂曠於馬下。

如此不耐殺之人何苦無事討事做

玄德麾軍掩殺呂翔。抵敵不住。引

軍便走。正行間。路旁一軍突出。爲首大將乃關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折兵

大半。奪路走脫。行不到十里。又一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挺矛大叫。張翼德

在此。

敘法與前變

直取呂翔。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

不剩餘衆

四散奔走。玄德合軍追趕大半。多被擒獲。

此番得勝是單福第一功

玄德班師回縣。重待單福。

犒賞三軍。却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二呂被殺。軍士多被活捉。曹仁大驚。與

李典商議。典曰。二將欺敵而亡。今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起大兵來征。剿

乃爲上策。

早爲後文伏筆

仁曰。不然。今二將陣亡。又折許多兵馬。此仇不可不急報。量

新野彈丸之地。何勞丞相大軍。

曹仁輕視其地

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

李典重視其人

仁曰。

公何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某非怯戰，但恐不能必勝耳。仁怒曰：公懷二心耶？吾必欲生擒劉備。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城。爲後失樊城反照仁曰：汝若不同去，真懷二心矣。典不得已，只得與曹仁點起二萬五千軍馬，渡河投新野而來。正是：

偏裨既有與尸辱，主將重興雪恥兵。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孔明乃三國志中第一妙人也。讀三國志者，必貪看孔明之事，乃閱過三十五回，尙不見孔明出現，令人心癢難熬。及水鏡說出伏龍二字，偏不肯便道姓名，愈令人心癢難熬。至此卷徐庶既去之後，再回身轉來，方纔說出孔明讀者至此急欲觀其與玄德相遇矣。孰意徐庶往見而孔明作色却又落落難合，寫來如海上仙山，將近忽遠，絕世妙人，須此絕世妙文以副之。

敘單福用兵處，不須幾筆，然設伏料敵，破陣取城之能，已略見一斑矣。後文有孔明無數神機妙算，此先有單福小試其端，以引之。如將觀名優演名劇，而此一卷則是副末。

登場也。

此卷以孔明爲主而單福其賓也。卽龐統亦其賓也。水鏡雙薦伏龍鳳雛而單福專薦伏龍。帶言鳳雛於孔明則詳之於龐統則略之。是文有賓主之別焉。蓋主爲重則賓爲輕。故玄德旣知單福之卽是徐元直並不提起。水鏡莊上先曾聽得旣知鳳雛之卽是龐統並不提起。牧童口中先曾說出此非玄德於此有所不暇言而實作者於此亦有所不暇。記總之注意在正筆而旁筆皆在所省耳。

龐統有叔孔明亦有叔徐庶有弟孔明亦有弟龐統之叔與水鏡爲友孔明之叔與劉表爲交徐庶則母在而弟亡孔明則弟在而父亡龐統來歷在收童口中敘出徐庶來歷在程昱口中敘出孔明來歷在徐庶口中敘出敘龐統止及其叔敘徐庶止及其母與弟敘孔明則不但及其弟與叔并及其父與祖或先或後或略或詳參差錯落眞敘事妙品。

漸離以筑擊秦皇而秦皇殺漸離徐母以硯擊曹操而曹操不敢殺徐母是徐母之威更烈於漸離矣張良擊秦不中而不見執於秦徐母擊操不中而拚見執於操是徐母之膽更壯於張良矣奇婦人勝似奇男子不獨列女傳中罕有之卽豪士傳中亦罕有

之。蔡瑁假玄德之詩而劉表疑之。程昱假徐母之書而徐庶信之。豈庶之智不如表哉。情切於母子故也。緩則易於審量。急則不及致詳。疎則旁觀者清。親則關心者亂。若徐庶遲疑不赴。不成其爲孝子矣。故君子於徐庶無譏焉。

曹操不强留關公以全其兄弟之義。玄德不强留徐庶以全其母子之恩。兩人心同乎。曰不同。曹操之於關公。陽縱之而陰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後送之。若玄德之於徐庶。則竟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紹之殺玄德。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殺徐母。一詐一誠。相去何啻天淵。

觀玄德與徐庶作別一段。長亭分手。腸斷陽關。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勝讀唐人送別詩數十首。幾令人潸然淚下矣。乃忽然薦起一臥龍先生。頓使玄德破涕爲歡。回愁作喜。一回之內。半幅之間。而哀樂倏變。奇事奇文。

却說曹仁忿怒。遂大起本部之兵。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野。極寫曹仁聲勢以顯單福之能且說單福得勝回縣。謂玄德曰。曹仁屯兵樊城。今知二將被誅。必起大軍來戰。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可乘間奪之。寫單福宛然一武侯小樣玄德

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此處妙在不說明白玄德大喜預先準備已定忽探馬報說曹

仁引大軍渡河來了單福曰果不出吾所料遂請玄德出軍迎敵兩陣對圓

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

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住遂各罷兵歸寨李典回見曹仁

言彼軍精銳不可輕敵不如回樊城又與下文失樊城反照曹仁怒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

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衆將苦告方免乃調

李典領後軍仁自引兵爲前部次日鳴鼓進軍布成一個陣勢使人問玄德

曰識吾陣否極寫曹仁善巧以顯單福之智單福便上高處觀看畢謂玄德曰此八門金鎖陣也武侯

圖陸遜入而不覺曹仁八陣勢單福一見便知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

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傷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只是

中間還欠主持見笑大方如從東南角上生門擊入往正西景門而出其陣必亂寫單福又

宛然一武侯小樣玄德傳令教軍士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遶往西出

雲得令挺槍躍馬引兵逕投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

追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此非寫趙雲是寫單福玄德麾軍

衝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追趕。收軍自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信李

典之言。因復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妙在此時不吾陣竟爲所破。李典

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又爲後文失曹仁曰。今晚去劫寨。如得勝。再作計議。如不

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多疑。何以用兵。

遂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爲前隊。使李典爲後應。當夜二更劫寨。却說單福

正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狂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

敵之。福笑曰。吾已預算定了。又宛然一遂密密分撥已畢。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

只見寨中四圍火起。燒著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趙雲掩殺將來。曹

仁不及收兵。回寨。急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纔欲尋船渡河。岸上一彪軍殺

到。爲首大將乃張飛也。此皆在前附耳低言之中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

曹軍大半淹死水中。曹仁渡過河面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只見城上一

聲鼓響。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已取樊城多時矣。衆驚視之。乃關雲長也。

此亦在前附耳低言之中。不是寫雲長是寫單福。○敘樊城不用實寫最省筆。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追殺過來。曹仁又折了好些軍。

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爲軍師。設謀定計。妙在路上方不說曹仁

敗回許昌。且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相待。只見一人侍立於側，玄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寇封本羅喉寇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故依於此。玄德愛之，欲嗣為義子。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寇封拜玄德為父，改名劉封。」

忙中夾敘劉封承嗣事却並非閒筆

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生亂。」

雲長收關平為子而獨不欲玄德收寇封者，臣之于無爭立之嫌，君之于則有爭立之嫌，故也。

玄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不悅。

為後語違說

玄德與單福計議，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眾自回新野，却說曹仁與李典、許都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具言損將折兵之事，操曰：「勝負乃軍家之常，但不知誰為劉備畫策？」

問得緊要

曹仁言是單福之計，操曰：「單福何人也？」

不但曹操不知其為何人，即玄德此時亦未知其果何人也。

程昱笑曰：「此非單福也。」

絕奇

此人幼好學擊劍，中平末年嘗為人報讎，殺人披髮塗面而走，為吏所獲，問其姓名，不答。吏乃縛於車上，擊鼓行於市，令市人識之。雖有識者，不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節向學，遍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

始為豪傑繼為名士

此人乃潁州徐庶，字元直，單福乃其託名耳。

單福真姓名直至此處方借程昱口中敘

明妙甚操曰徐庶之才比君何如。昱曰十倍於昱。與後元直讚孔明語相似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

備羽翼成矣。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安得彼來歸。

昱曰徐庶為人至孝。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庶既孝子則安肯為操用乎幼喪其父止有老母在堂。現今其弟徐康

已亡老母無人侍養丞相可使人賺其母至許昌令作書召其子則徐庶必

至矣。不以丞相召之而以母召之固知庶之不可召也操大喜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取至。筆操厚待

之。因謂之曰聞令嗣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背叛朝

廷正猶美玉落於汗泥之中誠為可惜。今煩老母作書喚回許都吾於天子

之前保奏必有重賞。先以助逆背叛恐之繼以美玉汗泥動之而後復稱天子以曉之舉重賞以昭之全是欺婦人語遂命左右捧過文房四寶。命

徐母作書。徐母曰劉備何如人也。不便發作先問一句妙甚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

義。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先說玄德並非宗室後說玄德並非奸人全是欺婦人語徐母厲聲曰汝何虛誑之甚

也。吾久聞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說玄德的屈身下士恭已

待人仁聲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說玄德的

吾兒輔之得其主矣。破美玉汗泥句汝雖託名漢相實為漢賊。破天子之乃反以玄德為逆

臣。破逆臣背叛句欲使吾兒背明投暗豈不自恥乎。破作書喚回句○先極口讚玄德後極口罵曹操比關衡吉平尤為痛快言訖取石硯

便打曹操。此一石硯抵得博浪椎。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出，將斬之。程昱急止之，入諫。操曰：

徐母觸忤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而成徐母之德。徐

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讎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

劉備，亦不盡力也。且留得徐母在，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昱之為操謀誠善。

然其言遂不殺徐母，送於別室養之。操之不殺徐母者，繫於王陵故事也。程昱日往問候，詐言曾與徐

庶結為兄弟，待徐母如親母。時常餽送物件，必具手啓。徐母因亦作手啓答

之。程昱賺得徐母筆跡，乃仿其字體，詐修家書一封。甚矣婦人識字之為累也。為之一嘆。差一心腹人

持書巡奔新野縣，尋問單福行幕軍士，引見徐庶。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

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附達。張長在曹操處得兄書，徐庶在玄德處得母書，一真一假，遙遙相對。庶

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慘間，不期曹丞相賺至許昌，言汝背反，下我

於縲紲，賴程昱等救免。若得汝來降，能免我死。如書到日，可念劬勞之恩。

星夜前來，以全孝道。然後徐圖歸耕故園。妙在此句不數他事，曹操宛似其母聲口。免遭大禍。吾今命若

懸絲，端望救援，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泉湧。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州徐庶。字元直。爲因逃難。更

名單福。直至將去方說出真名。向來不露真名者。亦正恐曹操知之。而收其母耳。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及與論事。方

知是無用之人。故作書別之。黃夜至司馬水鏡莊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

不識主。因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只此句語。玄德不會聽得。至此補出妙甚。庶故作狂歌於市。以動使君。

幸蒙不棄。卽賜重用。爭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計。賺至許昌。囚禁將欲加害。老

母手書來喚。庶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報使君。奈慈親被執。不得

盡力。今當告歸。容圖後會。油油然孝子之書。比絕糖之溫。幡不啻天淵矣。玄德聞言。大哭曰。子母乃天性之親。

元直無以備爲。念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或者再得奉教。玄德更不相留。真善體孝子之情。徐庶便

拜謝欲行。玄德曰。乞再聚一宵。來日餞行。孫乾密謂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

久在新野。盡知我軍中虛實。今若使歸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

留之。切勿放去。操見元直不去。必斬其母。元直知母死。必爲母報讎。力攻曹

操也。此計亦妙。但非仁人所忍爲。玄德曰。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

絕其子母之道。不義也。吾寧死。不爲不仁不義之事。玄德謝孫乾留庶之計。與謝單福相馬之說一樣意思。衆皆感

嘆。玄德請徐庶飲酒。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玄德曰。

備聞公將去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龍鳳二字隱然逗下一龍一鳳二人相對而泣坐

以待旦諸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玄德與徐庶並馬出城至長亭下馬

相辭送別光景寫得悽惻不勝玄德舉杯謂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聚望先生善

事新主以成名還將舊來意機取眼前人何其言之痛也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

途而別實為老母故也縱使曹操相逼庶亦終身不設一謀是血性語其急婦見母則依依孺子其誓不佐操則烈烈丈夫

玄德曰先生既去劉備亦將遠遁山林矣此句方遁出下文庶曰某所以與使君共圖王

霸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真話使

君宜別求高賢輔佐共圖大業何便灰心如此此處但說不宜灰心尚不提孔明玄德曰天下高賢

恐無出先生右者此句直遁出孔明矣庶曰某樗櫟庸材何敢當此重譽只是謙遜尚不提孔明臨別又顧

謂諸將曰願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切勿效庶之無始終

也哀痛之詞令人酸鼻諸將無不傷感玄德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庶辭曰不勞使

君遠送庶就此告別此時還只辭遠送不提起孔明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天各一方

未知相會却在何日說罷淚如雨下依依不捨極寫玄德愛賢之篤庶亦涕泣而別玄德立馬于林

畔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忽忽而去忽忽而去極寫元直念母之孝○元直忽忽之狀在玄德眼中看出妙甚玄德哭曰元直去矣

吾將奈何。只此二語抵得江文通別賦一篇。凝淚而望。却被一樹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

此處樹木。衆問何故。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西廂曲云：青山隔送行，疎林不似。正

望間忽見徐庶拍馬而回。上文寫到徐庶去後，已是水窮山盡，更無他望矣。此處忽然拍馬而回，如絕處逢生，真奇妙之筆。玄德曰：元直復回，莫非

無去意乎？此元直必無之事。玄德必有之想。遂欣然拍馬向前，迎問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馬

謂玄德曰：某因心緒如麻，忘却一語。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

降中使君，何不求之？此時方說出一句要緊話，薦出一個。至要緊人，却又先言其地。玄德曰：敢煩元直為備，請來相見。此語正與

得張良也。只讀其人，不言其名。玄德曰：此人比先生才德如何？玄德亦不問其名，先問其人。庶曰：以某比之，譬猶

駑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耳。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

及此人。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還只讀其人，不言其名。玄德喜曰：願聞此人

姓名。玄德至此，方問姓名。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至此方說出孔明姓名，紆徐之極，鄭重之極。乃

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為泰山郡丞。早卒，亮從其叔玄

玄與荊州劉景升有舊，因往依之。遂家於襄陽。後玄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

於南陽。細敘其家門履歷。嘗好為梁父吟。補敘其生平。所居之地有一岡，名臥龍崗。補敘其住處。因自號

為臥龍先生

補敘其別號○自比管樂與好為梁父吟分作兩人敘出南陽與臥龍阿姓名與別號亦都是作兩次寫出妙甚

此人乃絕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駕

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愁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水鏡先生曾為備言伏

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莫非即伏龍鳳雛乎

因臥龍二字憶起伏龍又因伏龍憶起鳳雛妙甚

庶曰

鳳雛乃襄陽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

水鏡雙薦兩人却並不會說出一人元直單薦一人却早說出兩人妙甚

玄德踴躍曰牛响

此時踴躍悲則極悲喜則極喜

今日方知伏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言備有限如

盲也後人有詩讚徐庶走馬薦諸葛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臨歧泣別兩情濃片言却似春雷震能使南陽起臥龍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玄德策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方悟司馬德操之言

似醉方醒如夢初覺引衆將回至新野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

寫玄德求賢之急

且說徐庶既別玄德感其留戀之情恐孔明不肯出山輔之遂乘馬直

至臥龍岡下入草廬見孔明寫元直為人之忠孔明問其來意庶曰庶本欲事劉豫州奈

老母為曹操所囚馳書來召只得捨之而往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玄德即

日將來奉謁望公勿推阻即展平生之大才以輔之幸甚孔明聞言作色曰

君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說罷拂袖而入寫孔明處已之高庶羞慚而退上馬趨程赴許

都

昌見母正是

囑友一言因愛主。赴家千里爲思親。

未知後事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徐庶之母與王陵之母皆賢母也。陵母之死恐其子之歸楚。庶母之死怒其子之歸曹。然庶母不死於曹操。召見之初而死於徐庶。旣歸之日或恨其死之晚矣。予曰不然。曹操非項羽比也。羽直而操詐。庶母卽欲先死以絕庶之望。而奸詭如操何難祕之而不使庶知。又何難於母死之後假作母書以召庶乎。此不得爲庶母咎也。

水鏡之薦孔明與元直之薦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則相告相囑。惟恐玄德之無人。惟恐孔明之不出。是極忙極熱者也。水鏡則自言自語。反以元直之薦爲多事。反以孔明之出爲可惜。是極閒極冷者也。一則特爲薦孔明而返。一則偶因訪元直而來。一有心一無意。寫來更無一筆相似。而各各入妙。

玄德望孔明之急。聞水鏡而以爲孔明。見崔州平而以爲孔明。見石廣元孟公威而以爲孔明。見諸葛均黃承彥而又以爲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見燈光而以爲曙也。見月

光。而。以。為。曙。也。見。星。光。而。又。以。為。曙。也。又。如。旱。夜。望。雨。者。聽。風。聲。而。以。為。雨。也。聽。泉。聲。而。以。為。雨。也。聽。漏。聲。而。又。以。為。雨。也。西。廂。曲。云。風。動。竹。聲。只。道。金。珮。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立。德。求。賢。如。渴。之。情。有。類。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

順。天。者。逸。逆。天。者。勞。無。論。徐。庶。有。始。無。終。不。如。不。出。即。如。孔。明。盡。瘁。至。死。畢。竟。魏。未。滅。吳。未。吞。濟。得。甚。事。然。使。春。秋。賢。士。盡。學。長。沮。溺。接。輿。丈。人。而。無。知。其。不。可。而。為。之。仲。尼。則。誰。著。尊。周。之。義。于。萬。世。使。三。國。名。流。盡。學。水。鏡。州。平。廣。元。公。威。而。無。志。決。身。殲。不。計。利。鈍。之。孔。明。則。誰。傳。扶。漢。之。心。于。千。古。立。德。之。言。曰。何。敢。委。之。數。與。命。孔。明。其。同。此。

心與

淡。泊。寧。靜。之。語。是。孔。明。一。生。本。領。淡。泊。則。其。人。之。冷。可。知。寧。靜。則。其。人。之。閒。可。知。天。下。非。極。閒。極。冷。之。人。做。不。得。極。忙。極。熱。之。事。後。來。博。望。燒。屯。以。至。六。出。祁。山。無。數。極。忙。極。熱。文。字。皆。從。極。閒。極。冷。中。積。蓄。得。來。

此。篇。極。寫。孔。明。而。篇。中。却。無。孔。明。蓋。善。寫。妙。人。者。不。於。有。處。寫。正。於。無。處。寫。寫。其。人。如。閑。雲。野。鶴。之。不。可。定。而。其。人。始。遠。寫。其。人。如。威。鳳。祥。麟。之。不。易。覩。而。其。人。始。尊。且。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秀。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

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曠逸見孔明之丈人則極其清韻見孔明之題咏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爲孔明于此領略過半矣玄德一訪再訪已不覺入其玄中又安能已于三顧耶

每到玄德訪孔明處必夾寫張翼德幾句性急語以襯之或謂孔明裝腔玄德做勢一對空頭不若張翼德十分老實予笑曰爲此言者以論今人則可以論玄德孔明則不可孔明真正養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價假意留難玄德真正慕賢非比今人之本不愛客只因好名虛修禮貌也

觀水鏡未得其時之言及州平徒費心力之語令讀者眼光直射注五丈原一篇蓋在孔明未起手時早爲他結尾伏下一筆矣今有作裨官者往往前不顧後後不顧前更有閱裨官者亦往往前忘其後後忘其前或曰此等人當令其讀三國予曰此等人正未許其讀三國

却說徐庶趨程赴許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爲親風非操風也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流落江湖偶至新野遂與玄德交厚老母在此幸蒙慈念不勝

愧感。人欲殺其母而反謝其慈念真萬不得已之言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令堂吾亦得聽清誨矣。孰知此後

晨昏亦不得待奉而庶拜謝而出，急往見其母，泣拜于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

曰：近于新野事劉豫州，因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

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為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元直始不過為俠客，繼則居然作名士，本是後勝於初，乃責其反不如初

甚妙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

布于四方，况又漢室之胄，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偽書，更不詳察，遂

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汝玷辱祖宗，空生於

天地間耳。前罵曹操可敬，今罵徐庶更可敬，罵庶深於罵操矣罵得徐庶伏拜於地，不敢仰視。母自轉入屏風，後去

了少頃，家人出報曰：老夫人自縊於梁間。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絕。本欲全母之生，以歸乃歸而反

速母之死，元直其抱恨終人乎後人有徐庶母讚曰：

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守節無虧，於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若邱山，

義出肺腑。讚美豫州，毀觸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惟恐後嗣，玷辱先祖。

伏劍同流，斷機堪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徐母，流芳千古。

徐庶見母已死，哭絕於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齎禮弔問，又親往祭奠。母而有靈，母其吐之

徐庶葬母柩於許昌之南原居喪守墓凡操有所賜庶俱不受以上了却徐庶時操

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天寒二字照後風雲姑待春煖方可長驅大進操從

之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準備南征漢武習水戰於昆明池是天子窮兵外國曹操習水

戰於玄武池是權臣讀武中華以上按下曹操以下再敘玄德却說玄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忽入報門外

有一先生峨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伊何人乎玄德曰此莫非卽孔明否不獨玄德疑是孔明

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突如其來幻絕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

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傯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

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不是來薦孔明却是來尋徐庶妙在極間玄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

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只答還他尋徐庶尙不提起薦孔明亦妙在極間徽曰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

最賢雖爲操所囚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尙存今

若去母必死矣水鏡之明於知人與徐母之勇於死義可稱雙絕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

其子不知而其友知之所謂關心者亂旁觀者清玄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此處方是正文以上只算閒話徽笑曰元

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不薦之薦不讚之讚妙在極間極冷玄德曰先生何出此

言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潁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爲密

友。本因徐庶知孔明却於徐庶之外開敘出三人。前者一人姓名不肯道今則連片說出奇妙。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藏精純於大略之中。嘗

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衆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

但笑而不答。既述其言又述其所不言其言可知其所不言不可量。此補徐庶語中所未及。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此申徐庶語中所已

及。玄德曰。何穎州之多賢乎。徽曰。昔有殷馮善觀天文。嘗謂羣星聚於穎分

其地必多賢士。玄德所求水鏡所薦止此賢耳乃舍一賢而美多賢一稱地靈一稱天文妙在極忙中夾此閒語。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

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雲長高擡管樂將孔明一抑。徽笑曰。以吾

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極似顯雲長語氣。雲長問那二人。徽曰。可比與

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雲長意中必謂於管樂之下更求其次矣。不想水鏡却於管樂之上請出太公留侯來。索性抹倒管樂。將孔明極力

一揚極極妙極。衆皆愕然。徽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

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預為後文伏筆。言罷飄然而去。寫水鏡如閉雲野鶴忽然飛來忽然飛去飄灑之極。玄德歎曰。真隱

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并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

間。而作歌曰。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自

碌碌。南陽有隱居。高眠臥不足。的是好歌。

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笑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

未見其人先聞其歌

玄德曰：臥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臥龍岡也。岡前

疎林內茅廬中，即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臥

龍岡，果然清景異常。

未見其人先觀其地

後人有古風一篇，單道臥龍居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潺潑石髓。

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臥不起。

修竹交加再翠屏，四時籬落野花馨。牀頭堆積皆黃卷，座上往來無白丁。

叩戶蒼猿時獻菓，守門老鶴夜聽經。囊裏名琴藏古錦，壁間寶劍映松文。

廬中先生獨幽雅，閒來親自勤耕稼。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安天下。

詩亦不俗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

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

直是一個脚色手本

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

每見人家間便接着一大字名帖，便吃着

嚇今童子聽得如許官銜，竟似不聞也。真不憚為臥龍先生之童也。

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

稱名而去其宜則得之矣

童子曰：先生今早已出

第一番不遇

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

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玄德曰：幾

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為童子開冷之甚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

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

德從其言。囑付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臨行再囑極寫懸念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

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

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觀之不已。再將臥龍所居之處賞鑒一番。妙在勒馬回觀。蓋玩山色者宜於遙看。遊勝地者不忍速別也。忽見一人容

貌軒昂。丰姿俊爽。頭戴逍遙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伊何人乎玄德

曰。此必臥龍先生也。我亦疑是臥龍先生急下馬向前施禮。問曰。先生非臥龍否。其人曰。將

軍是誰。妙在不即通名。先問玄德。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

也。妙在此人不是孔明。明使玄德望個空。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權坐。請教一言。二人對

坐於林間石上。關張侍立於側。忙中偏有此閒筆州平曰。將軍何故欲見孔明。玄德曰。方

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

為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道秦。是由亂

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

興。重整基業。復由亂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此正

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爲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定人亦不得而強之乎

妙在極忙極熱之時偏聽此極閒極冷之語○說孔明徒費心力是於孔明未出山時早爲他臨終結局伏下一筆妙

爲高見但備身爲漢胄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

與孔明成敗利鈍非所逆觀之言一樣意思

曰山野之夫不足與論天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

州平更不往復便作收科

玄德曰蒙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何處去了

玄德見話不投機亦借問孔明作收科

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

如此閒冷之人安肯到縣見州平此言亦是了世事語

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

既無意功名安肯他日再見州平此言亦是了世事語

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著却遇此腐儒閒談許久

去得飄灑與水鏡一般

曰此亦隱者之言也

昔之隱士冀德見之猶以爲腐儒若今之腐儒恐玄德見之必不以爲隱士也

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

偏是腐儒最喜閒談冀德罵之誠爲暢快但州平非其人耳

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

有翼德阻撓愈觀得玄德惡懇懇

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孔明能比管樂玄德能讀孟子

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

孔明能比管樂玄德能讀孟子

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無數里

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粧。臥龍岡雪景必更可觀張飛曰：天寒地凍。尚

不用兵。正與前句感天寒不可用兵一語相反而相照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寫翼德愈

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懇勸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

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用兵不怕冷訪密却怕冷一笑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茅

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此何人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荊榛。後車遂與

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

冠武臣。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碭隆準公。高談王霸驚人耳。輒

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蹤。兩人非際聖。天子至

今誰復識英雄。歌中之意。獨有取于呂望與鄒生者。隱然合著管仲樂毅也。管仲相于齊。而呂望討于齊。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鄒生亦下齊七十餘城。孔明自比管樂。而此作歌之人。與孔明相彷彿。故其所歌之人。亦與管樂相彷彿耳。

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此又何人其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鼐。

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首卷中事。忽於此處一提。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

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

名不朽。前歌是弔古此歌是感今前歌是嘆
遇此歌是自慰一唱一和如相贈答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我亦疑二人中必有一臥龍遂下馬入店，見二人

憑桌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後見其歌亦妙在不即說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

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龍？何幹？亦妙在不即說玄德曰：某乃劉備也。

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吾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又妙在兩人語

德又望吾乃潁州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小鏡說孔明之友自徐庶而外更有崔石孟三人今玄德俱不
一個空

一人獨遇或兩人並遇
參差錯落妙事妙文玄德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

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

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又妙在極
明極冷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臥龍

岡來，到岡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

讀者至此疑其只有
兩顧不消三顧矣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

明志，甯靜而致遠。觀此二語想
見其為人玄德正看間，忽聞吟咏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不即
入見

且窺聽之寫
得紆徐有致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

鳳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棲。疑其人之為龍而聽
其歌則又以鳳自比士伏處于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

耕于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于琴書兮。以待天時。

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敬

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為萬幸。此時玄德意中以為既遇孔明。即今讀者意中亦以為既遇孔明矣。

那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妙在又不是孔明。又使玄德望個空。玄德驚訝曰。

先生又非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

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為幕賓。孔明乃二家兄。前徐庶止敘孔明之弟而未及其兄。今却在諸葛均口中補敘出諸葛瑾。只一兄一弟分作兩番出落。真敘事妙品。

玄德曰。臥龍今在家否。均曰。昨為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矣。第二番又不過。方欲邀石孟同來。誰知反為州平

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說出高人韻事。又妙在極閒極

冷。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那

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我知翼德此時決耐不得矣。玄德曰。我既到此。問如何無一語而回。因

問諸葛均曰。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略。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又答得極

冷。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又借翼德催嫌。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

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來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數日之後。備當

在。

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懇懃之意。第一次通名第二次致書以次而來漸漸相近均遂進

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寫書曰

備久慕高名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朝苗裔濫叨名爵

伏覩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

誠實乏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六才施子房之鴻

略。稱呂望子房正典司馬徵徐元直所言相應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齋戒薰沐特拜尊顏

面傾鄙悃統希鑒原

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懇懃致意而別。第一次囑

其童第二次囑其弟以次而來又漸漸相近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此必孔明無疑矣玄德

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狐裘蔽體騎著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攜

一葫蘆酒踏雪而來。絕妙一幅畫圖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又寫得極開極冷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

龍鬪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堂上之歌有鳳雪中之歌有龍鳳與龍又開閉相對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通籍咏雪

末句咏梅比石孟二人甲古感今之歌更覺瀟灑

玄德聞歌曰此真臥龍矣

我亦以為此番定然不誤

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

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

父黃承彥也

妙在又不是孔明又使玄德個空不用黃承彥通名却用諸葛均代說又變一樣文法

玄德曰適聞所吟之句極其高妙承彥

曰老夫在小壻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籬落間梅花故感

而誦之不期為尊客所聞

宋太祖雪中訪趙普見了論語半部劉玄德雪中訪孔明聽了詩歌幾篇然半部足致太平是趙普欺人之語不若詩歌之足以動聽也

玄德曰曾見令

壻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看他

又妙在答得極開極冷

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大回望臥龍岡悒悒不已

前番玩景此番興心玩景惟有悒悒寫得有情致

後人有詩單道玄德風雪

訪孔明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不遇空回意感傷凍合溪橋山石滑寒侵鞍馬路途長

當頭片片梨花落撲面紛紛柳絮狂回首停鞭遙望處爛銀堆滿臥龍岡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春

冬雪則龍蟄春雷則龍起訪臥龍者固當於春時訪之

乃命卜者揲蓍選擇

吉期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臥龍岡謁孔明

明禮休寧或王以敬神之道故周公齋戒薰沐昭烈亦以敬神之道敬孔明

關張聞

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玄德正是

高賢未服英雄志屈節偏生傑士疑

未知其言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玄德第三番訪孔明。已無阻隔。然使一去便見。一見便允。又徑直沒趣矣。妙在諸葛均不肯引見。待玄德自去。于此作一曲。反令童子通報。正值先生晝眠。則又一曲。玄德不敢驚動。待其自醒。而先生只是不醒。則又一曲。及半晌方醒。只不起身。却自吟詩。則又一曲。童子不即傳言。直待先生問有俗客來否。然後說知。則又一曲。及既知之。却不即見。直待入內更衣。然後出迎。則又一曲。此未見以前之曲折也。及初見時。玄德稱譽再三。孔明謙讓再三。只不肯賜教。於此作一曲。及玄德又懇方問其志。若何。直待玄德促坐。細陳衷悃。然後爲之畫策。則又一曲。及孔明既畫策。而玄德不忍取。劉孔明復決言之。而後玄德始謝教。則又一曲。孔明雖代爲畫策。却不肯出山。直待玄德涕泣以請。然後許諾。則又一曲。既已許諾。却復固辭聘物。直待玄德懇勸致意。然後肯受。則又一曲。及既受聘。却不即行。直待留宿一宵。然後回歸新野。則又一曲。此既見以後之曲折也。文之曲折至此。雖九曲武夷。不足擬之。

孔明既云曹操不可與爭鋒。而又曰中原可圖。其故何哉。蓋漢賊不兩立。雖知天時。必

盡人事所以明大義於天下耳。且其言有應有不應，三分鼎足言之應者也。功成歸田，言之必不應者也。其必應者，酬三顧之恩，其不必應者，念託孤之重大段規模，固已算定於前，而相理制宜，不妨變通於後。如必說一句定是一句，天下豈有印板事體？古人豈有印板言語書中，豈有印板文章乎？

或曰：孔明不勸玄德取孫曹之地，而勸玄德取二劉之地，將欲扶漢而反自翦其宗室，毋乃不可乎？予曰：不然。二劉之地，玄德不取，必爲孫曹所有，故爭荊州於孫權，何如受荊州於劉表？此玄德之失計於先也。取西川於劉璋，無異取西川於曹操。此孔明之預規其後也，不得以此爲孔明病。

正敘孔明出草廬之後，讀者方欲拭目而觀孔明之事，乃忽然舍却新野，夾敘東吳，不但爲孫權一邊不當冷落，亦將爲孔明遊說東吳張本也。且其間文字亦有相連而及者。孔明爲玄德畫策，便有周瑜爲孫權畫策以配之。孫堅報仇，便有徐氏爲孫翊報仇以配之。又玄德得賢相孫權，亦得良將孔明，欲圖荊益甘寧，亦請圖荊益。凡如此類，皆天然成對，豈非妙文。

前太子辨與皇子協臥草埋之中，而崔毅有二日之夢，今孫策與孫權領江東之衆，而

其母亦有一日一月之夢。夫日爲君象，民無二君，天無二日，辨旣廢而協始立，一日沒而後一日升，原無兩日並出之理也。若以孫權爲日，則是與蜀魏之君並出而爲三日矣。吾以爲正統之主，則當日之僭號之主，則但當月之就江東而論，則權爲日而策爲月。若就天下而論，則宜以劉備爲日而曹丕與孫權皆月耳。

二喬姊妹分嫁二壻，二吳姊妹同歸一夫，權母謂權曰：「吾死之後，汝事吾妹如事我，然則母死之前，權以母姨爲庶母，母死之後，權卽以母姨爲繼母矣。以母姨爲庶母與尋常之庶母不同，以母姨爲繼母與尋常之繼母不同，權卽欲不盡孝而不可得矣。雖然，不獨孫權宜然也，凡繼母之與前母亦姊妹行也，卽庶母之與嫡母亦姊妹行也，豈必母姨而後爲母之姊妹，豈必事母之姊妹而後盡孝哉？」

唐徐世勣起于盜賊之中，而甘甯亦起于盜賊之中，世勣初號無賴賊，繼號難當賊，末號佳賊，而甘甯亦號錦帆賊，然世勣阿附武后，而甘甯忠事孫權，則世勣之佳不必佳，而甘甯之錦乃眞錦也。

今之學孔明者不能學其決策草廬，而但學其晝寢學甘甯者不能學其改邪歸正，而但學其銅鈴錦帆學孫權者不能學其尊賢禮士爲父報仇，而但學其喪中爭戰學徐

氏者不能學其智謀節義而但學其濃妝豔裹言笑自若爲之一笑

却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欲再往訪之關公曰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

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今有請名士作文請名醫治病而遲遲不赴者乃當以此語之兄何惑

于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關公愛讀

春秋便對他說一春秋故事况吾欲見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爲大賢今番不

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將欲以麻繩當千旌之素絲耶將欲以一縛當白駒之維繫耶如此請客可發一笑玄德

叱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既齊桓又述周文王愈比愈高可見玄德之卑以自牧正其高之自待也文王且如此敬

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

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麻繩一條不勞帶得飛應諾于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

隆中離草廬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其恭也正遇諸葛均玄德忙施禮問

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訪孔明必帶着兩個兄弟

同夫孔明見玄德更不滑一個兄弟陪來勞者自勞逸者自逸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

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若使諸葛均一見玄德便連忙回轉報孔明迎門相揖則不虛其爲臥龍

兄弟三人來到莊前叩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拜

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晝寢未醒。惟其爲臥龍故不妨晝寢今有

晝寢豈得謂之臥龍哉直是臥牛臥大耳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報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著玄德徐

步而入見先生仰臥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階下西廂之佇立閉階是未見其人而候之

半响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見侍立張飛大怒謂

雲長曰這先生如何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下他竟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

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先生一生最善火攻翼德乃欲以此法施之于先生是班門弄斧矣一笑雲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

人出門外等候望堂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朝裏睡著妙在此時還不便醒童子欲

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了一個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曰起且自吟詩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或問先生何所夢子曰仲尼之夢是夢周公孔明之夢定是夢伊尹

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妙在童子不即通報待先生先問○客曰俗客太難爲人能來此地者其客亦不俗矣童子曰劉皇

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尙容更衣還要更衣妙遂轉入後堂又

半响又是半响妙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

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在玄德眼中畫出一孔明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愚夫久聞先

生大名如雷貫耳昨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賤名于文几未審得入覽否

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成性屢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

乍見之時却用玄德問談孔明回答一述其來情一謝其過訪都是套語是第一段

二人敘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民

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有誤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

豈虛談哉願先生不棄鄙賤曲賜教誨

茶罷之後却用孔明問談玄德回答一自謙才短一稱讚大其語尚還是第二段

孔明曰德操

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舍美

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于林泉之下願先生

以天下蒼生為念開備愚魯而賜教

第三段是孔明再三推辭玄德再三請教其語漸近

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

玄德移坐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而

智術淺短迄無所就惟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為萬幸

第四段是孔明問志玄德言懷方是深談

孔明曰

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惟天

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先說曹操

不可取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

次說孫權不可取荆

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

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

此言荆州可取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

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此言益州

可取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

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孫權不可取，則結之。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

將，將荊州之兵，以出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箠食壺

漿，以迎將軍者乎？曹操雖不可取，而終當伐之。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為將

軍謀者也。惟將軍圖之。未下棋時，先將一盤局勢算得，停停當當，豈非天下第一手。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挂於中堂

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正不知先生幾時覓下此一軸畫，可見其一向高臥非真正睡着也。將軍欲成霸業，北

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天時地利人和，既曰成鼎足，又曰圖中原，蓋成鼎足是順天，時圖中原是盡人事。孔明畫策已盡於此。先敗荊州為家，後

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

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但

荊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此孔明賜教之後，而玄德躊躇又作一折。孔明曰：「亮夜觀天

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此孔明

言以決而玄德謝教乃作一收。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之人不及也。

後人有詩讚曰：

豫州當日嘆孤窮。何幸南陽有臥龍。欲識他年分鼎處。先生笑指畫圖中。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賤。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

誨。孔明曰。亮久樂耕鋤。懶於應世。不能奉命。此孔明于決策之後。忽玄德泣曰。先生不

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前至水鏡莊上。衣襟亦盡。前之濕是水。今之濕是淚。前遇難而不淚。今為求賢而反淚者。前不為一身而淚。今則為蒼

生而淚也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此孔明因玄德意誠玄德大

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孔明不肯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

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此因玄德又懇而孔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

前宿水鏡莊上。為想伏龍風雖一夜。睡不著。今此夜與前不同。定然睡着矣。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

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吾功成之日。即當歸隱。方出山便想退步是

後人有詩嘆曰。

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應憶去時言。只因先主丁寧後。星落秋風五丈原。

又有古風一篇曰。

高皇手提三尺雪。芒碭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二百年前幾斷絕。

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

曹操專權得天時。江東孫氏開鴻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危。
南陽臥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
先生爾時年三九。亮出山時年方二十七歲收拾琴書離隴畝。先取荊州後取川。大展經綸
補天手。縱橫舌上鼓風雷。談笑胸中煥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秋
名不朽。

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
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於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
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下文將敘東吳

處却說孫權自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承父兄基業。廣納賢士。開賓館於吳會。

命顧雍。張紘。延接四方賓客。方寫玄德來賢又接寫孫權好士連年以來。你我相薦。時有會稽闕澤

字德潤。彭城嚴嶮。字曼才。沛縣薛綜。字敬文。汝南程秉。字德樞。吳郡朱桓。字
休穆。陸績。字公紀。吳人張溫。字惠恕。張溫有二前董卓所殺之張溫乃洛陽張溫此張溫則吳郡張溫及會稽凌統。字公績。

烏程吳粲。字孔休。此數人皆至江東。孫權敬禮甚厚。又得良將數人。乃汝陽
呂蒙。字子明。吳郡陸遜。字伯言。瑯琊徐盛。字文嚮。東郡潘璋。字文珪。廬江丁

奉字承淵文武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方寫玄德得一賢接寫孫權得多士〇程

張紘糜翻太史慈等則孫策所得者魯肅諸葛瑾顧雍則孫權初立時所得今關澤呂蒙等數人又獨後至前分敘此總敘或詳或略筆法各妙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遣使往江東命

孫權遣子入朝隨駕袁術欲使呂布質女曹操欲使孫權質子一樣意思權猶豫未決吳太夫人命周瑜張昭等

面議張昭曰操欲令我遣子入朝是牽制諸侯之法也然若不令去恐其興

兵下江東勢必危矣既知遣質之為牽制而又憂不遣質之將危是首鼠兩端之語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遺業兼六郡之衆

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於人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連和

彼有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則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別以良策禦

之孔明為玄德畫策只數語決疑周瑜為孫權畫策亦只數語決疑吳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權遂從其言謝使者不遣子

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正值北方未甯無暇南征輕按下曹操再接敘東吳建安八年十

一月孫權引兵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將凌操輕舟當先殺

入夏口被黃祖部將甘寧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方十五歲奮力往奪

父屍而歸前孫策求父屍今凌統奪父屍遙遙相對權見風色不利收軍還東吳却說孫權弟孫翊為丹陽

太守翊性剛好酒醉後嘗鞭撻士卒前則有宋靈魏續之叛呂布後則有范疆張遠之刺張飛皆為此也丹陽督將媽覽郡丞

戴員二人常有殺翊之心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為心腹共謀殺翊時諸將縣

令皆集丹陽。翊設宴相待。翊妻徐氏美而慧。極善卜易。美先生起課則有之矣。美夫人起課是所備見。是日卜

一卦。其象大凶。勸翊勿出會客。翊不從。不聽婦言。本是好處。不信聽。夫人言却是處。遂與衆大會。

至晚席散。邊洪帶刀跟出門外。即抽刀砍死孫翊。媽覽戴員乃歸罪邊洪。斬

之於市。與後文司馬昭之歸罪成濟正復相同。二人乘勢擄翊家資侍妾。媽覽見徐氏美貌。乃謂之曰。吾

爲汝夫報仇。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未幾。不忍便相從。可待至晦

日。設祭除服。然後成親。未遲。既不從。又不死。權變之極。覽從之。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

高傅。嬰二人入府。泣告曰。對媽覽不泣。對孫高二人則泣。權變之極。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今媽戴二賊

謀殺我夫。只歸罪邊洪。將我家資奴婢盡皆分去。媽覽又欲強占妾身。妾已

許許之。以安其心。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雪

此仇。辱生死銜恩。言畢再拜。孫高傅嬰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今日

所以不即死。難者正欲爲復仇計耳。此二語即徐氏之意。夫人所命。敢不効力。於是密遣心

腹使者往報孫權。至晦日。徐氏先召孫傅二人。伏於密室。幃幕之中。今之婦人有夫。夫新死而學徐

氏之藏人于幃幕者。矣。吾不知其有何仇之欲報而爲此設伏也。然後設祭於堂上。祭畢。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濃裝豔裹。

言笑自若。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濃莊豔裹。言笑自若者。矣。我不知其有何仇之欲報而爲此權詐也。○古之寡婦濃莊豔裹。言笑自若者。是假披麻戴孝掩面長號。是真披麻戴孝掩面長號。是古今人不相及。柏舟之詩。黃

鶴之味其不可復作矣乎

嬌覽聞之甚喜。至夜徐氏遣婢妾請覽入府。

倒先去請 權變之補

設席堂中飲酒。

飲既醉。徐氏乃邀覽入密室。覽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孫傳二將軍何在？

二人即從幃幕中持刀躍出。嬌覽措手不及。被傳嬰一刀砍倒在地。孫高再

復一刀登時殺死。不殺之於席間而殺之於密室者恐 戴員知之而不來故也精細之極徐氏復傳請戴員赴宴。何等 機智員入府來至

堂中亦被孫傳二將所殺。一殺之于密室一殺之于 堂中各自一樣殺法妙甚一面使人誅戮二賊家小及其餘黨。

更是快暢。徐氏遂重穿孝服。周書曰王釋冤反喪 服蓋暫時從吉云將嬌覽戴員首級祭於孫翊靈前。此方是真 正設祭不一

日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見徐氏已殺嬌戴二賊。比及孫權兵到女將早已殺賊矣其卜易則是女先 生其用兵則異女軍帥如此奇婦人恐不讓南陽臥

也。乃封孫高傳嬰為牙門將。令守丹陽。取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不稱徐

氏之德。後人有詩讚曰：

才節雙全世所無。姦回一旦受摧鋤。庸臣從賊忠臣死。不及東吳女丈夫。

且說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有戰船七千餘隻。孫權拜周瑜為

大都督。總統江東水陸軍馬。為後赤壁 擊兵伏線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太夫人病危。

召周瑜張昭二人至。謂曰：我本吳人。幼亡父母。與弟吳景徙居越中。後嫁於

孫氏。生四子。長子策。生時吾夢月入懷。後生次子權。又夢日入懷。日勝於月為後孫權 稱帝伏線劉禪之

母夢斗即敘于其母分婉二初孫權之母夢日補敘于其母臨終之頃敘法各絕妙甚

卜者云夢日月入懷者其子必貴不幸策早喪今將

江東基業付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

師傅之禮不可怠慢吾與我妹共嫁汝父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我妹

如事我汝妹亦當恩養擇佳婿以嫁之其後玄德入贅伏線○看他先囑其臣後囑其子及其囑子之言又先囑其以師傅之禮待臣而後及其妹與女蓋先公而後烈先尊賢而後尊親

也何東吳奇女子之多乎言訖遂終孫權哀哭其喪葬之禮自不必說至來年春孫權商議欲

伐黃祖張昭曰居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仇雪恨何待期年伐人之喪不可喪中

守龍湫水口忽有黃祖部將甘寧來降某細詢之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頗通書史有氣力好遊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腰懸銅鈴人聽鈴

聲盡皆避之經馬賊有箭響船賊亦有響鈴然則賊之不審者必無用之賊也又嘗以四川錦作帆幔時人皆稱爲錦帆賊

賊以錦帆爲名其賊甚趣不唱大江東却唱錦帆賊矣後悔前非改行從善引衆投劉表見表不能成事即欲來投

東吳却被黃祖留住夏口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寧之力救回夏口乃待

寧甚薄都督蘇飛屢薦寧於祖祖曰寧乃劫江之賊豈可重用周倉起於黃巾而關公用親隨甘寧起於荆江而

黃祖不肯用心腹君子用人最是通融小人用人偏極拘執寧因此懷恨爲後殺黃祖伏線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邀甯到家謂之曰吾

薦公數次。奈主公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當保公爲鄂縣長。自作去就之計。蘇飛之薦甘當於黃祖爲甘當也。非爲黃祖也。若爲黃祖則當告祖曰不重用。則殺之。勿以黃敬國何乃諱之。入吳耶。飛之爲友。謀則忠矣。爲主。謀則不忠。 甯因此得過夏口。

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救黃祖。殺凌操之事。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

恨。况各爲其主。又何恨焉。甯欣然引衆渡江。來見主公。乞鈞旨定奪。甘當一段來歷。不向黃祖一透。

敘去却向品蒙口內述來最是省筆。 孫權大喜曰。吾得興霸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甯入見。參拜

已畢。權曰。興霸來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黃祖不諱甘當之功。係權不記甘當之怨。彼此正相反。 請無懷疑。願

教我破以黃祖之策。甯曰。今漢祚日危。曹操終必篡竊。荆南之地。操所必爭

也。劉表無遠慮。其子又愚劣。不能承業。傳基明公。宜早圖之。若遲則操先圖

之矣。孔明勸玄德取荊州。甘甯亦勸孫權取荊州。 今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邁。務於貨利。侵刻吏民。人心

皆怨。戰具不修。軍無法律。明公若往攻之。其勢必破。既破祖軍。鼓行而西。據

楚關而圖巴蜀。霸業可定也。凡問勸玄德取巴蜀。甘甯亦勸孫權取巴蜀。如并見議。當得只却江之賊目之此。 孫權曰。此金玉之論也。遂

命周瑜爲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爲前部先鋒。董襲與甘甯爲副將。權自

領大軍十萬。征討黃祖。細作探知。報至江夏。黃祖急聚衆商議。令蘇飛爲大

將。陳就鄧龍爲先鋒。盡起江夏之兵。迎敵。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艤艫截住。沔

口。艨艟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將大索繫定艨艟於水面上。

後文曹操之船用連環此處黃祖之船用貫索環不

可斷索則

東吳兵至。艨艟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寧謂董

襲曰：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兵五十人，二十人撐

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不避矢石，直至艨艟傍邊，砍斷大索。艨艟遂

橫。

本是貫索勾陳却遇了大索白虎本欲乘風破浪却做了野渡楊舟之一笑

甘寧飛上艨艟，將鄧龍砍死。陳就棄船而走。呂蒙見

了，跳下小船，自舉櫓棹，直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

跟前，當胸一刀砍翻。

以上寫水軍戰功

比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東吳諸將一齊上

岸，勢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兩馬相交，戰不

數合，被璋生擒過去。巡至船中來，見孫權。

以上寫陸路戰功

權命左右以檻車囚之，待活

捉黃祖，一并誅戮。催動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口。正是

只因不用錦帆賊，致令衝開大索船。

不知黃祖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城軍師初用兵

文有餘波在後者，前有玄德三顧草廬一段奇文，後便有劉琦三求諸葛一段小文，是

也。文有作波在前者。將有孔明爲立德用兵一段奇文。却先有孔明爲劉琦畫策一段。小文是也。謀人國不可輕。故三顧始出謀人家。亦不可輕。故三請後言謀國事。不可不密。故屏人促坐。謀家事尤不可不密。故登樓去梯。劉琦方懼禍。孔明又懼其漏言之禍。孔明未授計立德。先授以求計之計。立德孔明其眞天下有心人乎。

君之適子。所以奉宗廟社稷之粢盛。朝夕視君膳者也。故適子不可以出外。不出外則得立。出外則不得立。然劉琦之求計於孔明者。非求立也。求生而已。不求立而求生。則宜在外。不宜在內。若知其不得立而猶勉強以求立。勢不至如潘崇之教商臣不止。是豈仁人所忍爲哉。

或疑申生在內而死。扶蘇而外而亦死。似孔明之教劉琦者。猶非萬全之策也。予曰。不然。劉表之與始皇。則有間矣。始皇殘暴人也。殘暴素著。故李斯得假其威以殺扶蘇於外。劉表柔懦人也。柔懦素著。則蔡瑁不得矯其旨以殺劉琦於外。勢有相反。故事有不。同。不可以一概論耳。

前徐庶在立德面前誇獎孔明。是正筆。緊筆。今在曹操面前誇獎孔明。是旁筆。閒筆。然無旁筆閒筆。則不見止筆緊筆之妙。不但孔明一邊愈加渲染。又使徐庶一邊亦不冷。

落眞敘事妙品。

孔明初出茅廬第一次用計便是火攻。夫兵猶火也。用兵如用火。用火亦如用兵。不足而以火濟之。是以火濟火也。乃立德之言曰：「我得孔明如魚得水。翼德亦曰：「何不使水去。然則以孔明而用火是猶以水濟火矣。以火濟火而火之威烈以水濟火而火之用神。」

博望一燒有無數襯染寫雲濃月淡是反襯寫秋颿夜風林木蘆葦是正襯寫徐庶誇獎是順襯寫夏侯輕侮關張不信是逆襯且其間又曲折多端當趙雲誘敵則有韓浩諫追爲一折。立德誘敵則有于禁李典中途疑沮爲再折。人馬走發攔當不住則又有夏侯猛省傳令勿追爲三折。令讀者至此幾疑計之不成。燒之不果而功且終就而敵且終破。方嘆文章之妙。有非猜測之所能及者。若只一味直寫則竟依綱目例大書曰：「諸葛亮破曹兵於博望一句可了。又何勞作演義者撰此一篇哉。」

劉表因見黃祖被殺故欲立德助我以防孫權。孔明欲留孫權爲援故勸立德舍權而當曹操此爲後文伏線也。甘甯借江夏爲避難之地而劉琦復借江夏爲避患之地。乃孔明爲劉琦謀今日安身之所而早爲立德謀兵敗借援之所。此亦爲後文伏線也。不

但此也。晉之代魏，尙隔數十卷，而司馬氏之家世，早詳敘於曹操未攻博望之先。正如五月姤卦，方當五陽強盛之時，而一陰已伏於下。若必前人去，然後有後人前事，畢然後有後事，不獨古今無此不相貫之事，亦豈有此不相貫之文乎？

却說孫權督衆攻打夏口，黃祖兵敗將亡，情知守把不住，遂棄江夏，望荊州

而走。甘寧料得黃祖必走荊州，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黃祖之不用甘寧，猶梁惡王之不用衛鞅也。祖帶數

十騎突出東門，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寧攔住。祖於馬上謂寧曰：「我向日不

曾輕待汝，今何相逼耶？」寧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績，汝乃以劫江賊待我，

今日尙有何說？」前日是水路，今日是陸路，當不自以爲賊而黃祖待之以賊，今日乃眞爲黃祖之賊矣。黃祖自知難免，撥馬而走。甘寧衝開

士卒，直趕將來，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又有數騎趕來，寧視之，乃程普也。寧

恐普來爭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祖中箭翻身落馬。寧梟其首級，回馬

與程普合兵一處，回見孫權，獻黃祖首級。黃祖之死，不用程普殺之，必用程普殺之，必用程普殺之，必用程普殺之。權命以木匣盛貯

待回江東，祭獻於亡父靈前。應第七回中事，又與前同。徐氏祭夫相映射。前孫策能以活黃祖，後孫堅能死孫堅，有子如此，孫堅不死矣。重賞三軍，陞

甘寧爲都尉，商議欲分兵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東。」劉表

知我破黃祖，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敗劉表。表敗而後，乘勢攻之，荊襄可

得也。意不在江夏而在荆襄是舍小而圖大向來子布遺策惟此差強人意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江東蘇飛在檻車內密

使人告甘寧求救寧曰飛即不言吾豈忘之。今之忘恩者幸其人之不言甚且惡其人之言之矣大軍既至吳會權

命將蘇飛梟首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甘寧乃入見權頓首哭告曰某向日

若不得蘇飛則骨填溝壑矣安能效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罪當誅某念其

昔日之恩情願納還官爵以贖飛罪。甘寧非呂蒙無由見孫權然非蘇飛則無由見呂蒙也追本窮源知恩報德是有血性男子不是無義氣丈夫權曰彼既

有恩於君吾為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何寧曰飛得免誅戮感恩無地豈肯

走乎若飛去寧願將首級獻於階下。既願以首級贖之又願以首級保之如此報德方不負施德之人權乃赦蘇飛止將黃

祖首級祭獻祭畢設宴大會文武慶功正飲酒間只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

拔劍在手直取甘寧寧忙舉坐椅以迎之權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寧在

江夏時射死他父親凌操今日相見故欲報仇。方寫孫權報讎便接寫甘寧報恩方寫甘寧報恩又接寫凌統報讎義士之孝孝子之孝各各出色權

連忙勸住謂統曰興霸射死卿父彼時各為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既為一家

人豈可復理舊讎萬事皆看吾面。孫權自欲報讎却不許凌統報讎似乎不情為甘寧而赦蘇飛獨不為統而殺甘寧似乎偏向然為報讎起見人有恩於我報讎之人即救之人而欲殺我報讎之人則解之情也非偏也凌統叩頭大哭曰不共戴天之讎豈容不報權與眾官再三勸之凌

統只是怒目而視甘寧權即日命甘寧領兵五千戰船一百隻往夏口鎮守

以避凌統。統只得含恨而止。

此處寫甘當往夏口正為後文劉琦請守夏口伏線

權又加封凌統為丞

烈都尉。統只得含恨而止。

凌統不曾殺得甘當固是大難。未報孫權但殺黃祖不曾殺劉表亦止報得一半。不若徐氏之報讎為快也。然則不獨凌統含恨。孫權亦尚含恨。

東吳自此

廣造戰船分兵把守口岸。又命孫靜引一枝軍守吳會。孫權自領大軍屯柴

桑。周瑜自於鄱陽湖教練水軍以備攻戰。

讀者至此必謂將來孫權與劉表攻戰矣。孰知却為與曹操攻戰之地乎。

話分兩頭。却說

玄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回報東吳已攻殺黃祖。現今屯兵柴桑。玄德便

請孔明計議。正話間忽劉表差人來請玄德赴荊州議事。

不寫玄德要去却寫劉表來請妙甚。

孔明曰

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報讎之策也。某當與主公同往相機

而行。自有良策。

讀者至此必謂孔明將為劉表畫報讎之策矣。孰知後文却偏不與東吳交戰。出人意外。

玄德從之。留雲長守新野。令張飛引

五百人馬跟隨往荊州來。玄德在馬上謂孔明曰。今見景升。備若何對答孔

明。曰。當先謝襄陽之事。他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歸新

野。整頓軍馬。

此孔明不欲結怨孫權為後文投託東吳地步。

玄德依言來到荊州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城外。

玄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禮畢。玄德請罪於階下。表曰。吾已悉知賢弟被害

之事。當時即欲斬蔡瑁之首。以獻賢弟。因眾人告免。故姑恕之。賢弟幸勿見

罪。玄德曰。非干蔡將軍之事。想皆下人所為耳。

一語將前事輕輕抹過。

表曰。今江夏失守。黃

祖遇害。故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致此禍。隱然

甘寧然黃祖不能用甘寧劉表不能殺蔡瑁正復同病玄德之意殆借黃祖以諷劉表乎

今若興兵南征，倘曹操北來，又當奈何？表曰：吾今年

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助我。我死之後，弟便爲荊州之主也。前有陶謙讓徐州此有劉表讓荊州遙遙

對玄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重任？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曰：容徐

思良策，遂辭出。回至館驛，孔明曰：景升欲以荊州付主公，奈何却之？玄德曰：

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嘆曰：真仁慈之主也。此時玄德若取了荊州省却後

來無數手脚矣非玄德仁慈安得文字曲折

正商論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能

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憐而救之。前於徐庶未來之先已早爲此處伏下一筆玄德曰：此賢姪家事耳，

奈何問我？孔明微笑。玄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與聞。少時玄

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來日我使孔明回拜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計。

相告。此處不即說明來計之法敘事妙品琦謝而去。次日玄德只推腹痛，乃挽孔明代往回拜劉琦。孔

明允諾。來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

於繼母，幸先生一言相救。此劉琦第一番求計孔明曰：亮客寄於此，豈敢與人骨肉之事。倘

有漏洩，爲害不淺。說罷起身告辭。此孔明第一次推却○第一次說所以不敢言之故琦曰：既承光顧，安敢漫別。

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飲飲酒之間琦又曰繼母不見容乞先生一言救我

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也言訖又欲辭去此孔明第二次推却琦曰先生不言

則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有一古書請先生一觀其幻乃引孔明登

一小樓自後堂而密室自密孔明曰書在何處琦泣拜曰繼母不見容琦命在旦夕先

生忍無一言相救乎此劉琦第三番求計孔明作色而起便欲下樓此孔明第三次推却只見樓梯已

撤去此玄德附耳低言之計也妙在此處寫出琦告曰琦欲求教良策先生恐有泄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

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此時並無隔屏竊聽之人孔明曰疎不問親

亮何能為公子謀妙在此時還不肯說琦曰先生終不幸教琦乎琦命固不保矣請

即死於先生之前乃掣劍欲自刎此亦玄德附耳低言之計也妙在此處寫出孔明止之曰已有良計至此方說

琦拜曰願即賜教孔明曰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內而

亡重耳在外而安劉琦請孔明觀古書此却是孔明教劉琦觀古書今黃祖新亡江夏乏人守禦公子何不上言

乞屯兵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成笑孔明為劉琦畫策不過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耳何須如此作難方纔說出琦

再拜謝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今之求人畫策者偏會拔短梯一笑孔明辭別回見玄德具言其

事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議玄德曰

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

備願當之。使劉表當孫權而自當曹操亦孔明所教也。表曰：近聞曹操於鄴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征

南之意，不可不防。劉表正欲防孫權，因玄德說出曹操便順口說防曹操。玄德曰：備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新

野。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為後玄德走江夏張本。却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以

丞相兼之。以毛玠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懿字仲達，河

內溫人也。潁州太守司馬嵩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主簿司馬朗之弟也。

敘司馬懿獨詳其家世蓋在魏末代漢之先早為晉之代魏伏筆妙。自是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

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為後患。可早圖之。操即令夏侯惇為都督，于禁

李典、夏侯蘭、韓浩為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不窺荆襄而窺新野操固荀

彧諫曰：劉備英雄，今更兼諸葛亮為軍師，不可輕敵。惇曰：劉備鼠輩耳，吾必

擒之。輕視玄德與曹操相反。徐庶曰：將軍勿輕視玄德。今劉玄德得諸葛亮為輔，如虎生翼。

矣。用徐庶說妙，徐庶不對曹操說，却對夏侯惇說，又妙。操曰：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有經天

緯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計，真當世之奇士，非可小覷。此處徐庶讚孔明與前評曹操徐庶遙相對。操曰：比公

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螢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不愧名亮。夏侯惇曰：元

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懼哉。

輕視孔明與徐庶相拘

吾若不一陣生擒劉

備。活捉諸葛。願將首級獻與丞相。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心。惇奮然辭曹

操。引軍登程。却說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關張二人不悅。曰：孔明年幼。

有甚才學。兄長待之太過。又未見他真實效驗。玄德曰：吾得孔明如魚之得

水也。

徐庶比孔明以月玄德比孔明以水月可以無鱉魚不可以無水

兩弟勿復多言。關張見說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聲

牛尾至。玄德取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正色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

已耶。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以忘憂耳。

種菜所以避禍結帽所以忘憂遙遙相對

孔明曰：明公自

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衆不過數千人。萬一曹兵至。

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

可以待敵。玄德遂招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陣法。

此處民兵正爲後文誘敵之用

忽報

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新野來了。張飛聞知謂雲長曰：可着孔明前

去迎敵便了。正說之間玄德召二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何迎敵。張

飛曰：哥哥何不使水去。

張飛欲使水去孔明却使火去水火二字前後相照成趣

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可推

諉。關張出。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

欲亮行兵乞假劍印。

韓信非掛印登壇不能令樊噲孔明非取劍印不能令關張

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

衆將聽令。張飛謂雲長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度。

未聽令之前先寫玄德要看他如何

孔明令曰：博

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

不識地理者不可以爲軍師

雲長可引

一千軍往豫山埋伏，等彼軍至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

火起，可縱兵出擊，就焚其糧草。翼德可引一千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

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燒之。關平、劉封可引五

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

於樊城取回趙雲，令爲前部不要贏，只要輸。主公自引一軍爲後援，各須依

計而行，勿使有失。

前敘單福定計取樊城在後文始見今敘孔明用計燒博望在前文說明又是一樣筆法

雲長曰：我等皆出迎敵，未審軍師

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此城。張飛大笑曰：我們都去廝殺，你却在家裏

坐地好自在。

總爲後文作襯染

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

中，決勝千里之外。二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

應也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遲。

既聽令之後又寫雲長要看他如何

二人去了。衆將皆未知孔明韜略。

今雖聽令却都疑惑不定。

又寫衆將都未信○前夏侯惇輕孔明是敵人不肯信今衆將疑孔明是自家亦不肯信共有此兩處不信愈顯得下文奇妙

孔明謂玄德曰：

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走。但見火起，卽回軍掩殺。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命孫乾、簡雍、准、備、慶、喜、筵、席、安、排、功、勞、簿、伺、候。

妙極趣極。○前後調度。用兩番寫殺事入妙。

派撥已畢。玄德亦疑惑不定。

不惟衆人不信連玄

德亦未信。愈顯得下文奇妙。

却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盡護

糧車而行。

糧車在後。正應孔明所言。

時當秋月，商颯徐起。

此非閒筆。正爲後文火勢觀染。

人馬趨行之間，望見前面塵

頭忽起，惇便將人馬擺開，問鄉導官曰：「此間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

後面是羅川口。惇令于禁、李典押住陣脚，親自出馬陣前遙望軍馬來到，惇

忽然大笑。衆問將軍爲何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爲

天人，今觀其用兵，乃以此等軍馬爲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鬪，

耳。

此是民兵誘敵之故。

吾於丞相前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亮，今必應吾言矣。

極寫夏侯惇之驕矣。以反觀後文之敗。

遂

自縱馬向前，趙雲出馬，惇罵曰：「汝等隨劉備如孤魂隨鬼耳。」

驕極矣。

雲大怒，縱馬

來戰。兩馬相交，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趕，雲約走十餘里，回馬

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

韓浩一諫文勢一轉。

惇曰：「敵軍

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懼哉？」遂不聽浩言，直趕至博望坡，一聲礮響，玄德自

引軍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卽埋伏之兵也。」

誰知此處伏兵亦是誘敵。

吾

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乃催軍前進。玄德趙雲退後便走。時天色已晚。濃

雲密布。又無月色。晝風既起。夜風愈大。

先寫月色之暗以反觀後文火光之明。先寫風力之大以正觀後文火勢之猛。

夏侯惇只顧催

軍趕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俱是蘆葦。典謂禁曰：「欺敵者必敗。南道

路狹。山川相隔。樹木叢雜。倘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當往前爲都

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

前有韓浩之諫。此有于禁李典之言。文勢又一曲。

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

走發。那裏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

禁從後軍奔來。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應防火攻。夏

侯惇猛省。卽回馬令軍馬勿進。」

前一路寫風寫林木寫蘆葦。讀者至此愈欲觀其燒矣。乃忽有夏侯惇猛省。欲回一段。竟似下文燒不成也。者如此曲折。試掩卷猜之。決猜不着也。

言未已。

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著。隨後兩邊蘆葦亦著。一霎時四

方八面。盡皆是火。

先寫背後。次寫兩邊。然後寫四方八面。極忙之中。却有次第。

又值風大火勢愈猛。

方信前寫秋月商飄不是閒筆。

曹家人馬自

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軍趕殺。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且說李典見

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坡。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典

縱馬混戰。奪路而走。于禁見糧草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

蘭韓浩來救糧草。正遇張飛。前調諸將此處逐一敘出前是布棋此是收若戰不數合。張飛一槍刺夏侯蘭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直殺到天明。却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人有詩曰：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揮如意笑談中。直須驚破曹公膽。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真英傑也。惟有前番疑惑乃有此處稱嘆行不數里。見糜竺糜芳引軍簇擁著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乃

孔明也。關張下馬拜伏於車前。惟有前番輕侮乃有此處拜伏須臾。玄德趙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

聚衆軍。把所獲糧草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

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不寫玄德褒孔明却寫百姓頌玄德頌玄德甚於頌孔明也孔明回至縣中。謂玄德

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引大軍來。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

一計。可敵曹軍。正是

破敵未堪息戰馬。避兵又必賴良謀。

未知其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前自三顧草廬之後。便當接火燒博望一篇。却夾敘孫權殺黃祖。劉琦屯江夏以間之。至火燒望博之後。便當接火燒新野一篇。却夾敘曹操殺孔融。劉琮獻荊州以間之。蓋幾處同時之事。不得詳却一處。略却數處也。看他敘新野。又敘荊州。敘荊州。又敘東吳。與許昌。頭緒多端。如一線穿却。不見斷續之痕。尤妙在敘孔融處。補敘禰衡往事。敘荊州處。詳敘王粲生平。偏能於極忙中著此閒筆。劉景升家難。與袁本初家難。正自彷彿。而寫來却無一筆相類者何也。蓋本初始終愛少子。而景升則有臨終立長子之命。其不同一也。譚尙相攻。而劉琮則本有讓琦之心。劉琦亦初無伐琮之舉。其不同二也。譚之降操。以長子不得立之故。琮之降操。則以幼子僭立之故。其不同三也。譚之降操。其臣教之。琮之降操。雖其臣教之。而實其母成之。其不同四也。冀州爲曹操所自奪。而荊州則劉琮所獻。其不同五也。本初之死。尙未嘗不訃告譚。而景升之死。劉琮竟匿而不發。其不同六也。種種不同。求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豈非天然有此變化之事。以成此變化之文哉。

立德取荊州於劉表病危之時。則不正。取荊州於劉琮僭立之後。則無不正也。卽謂取荊州於劉琮僭立之時。或有不正。而取荊州於劉琮降操之日。則更無不正也。失此不

取而使荊州爲曹操所有之荊州。又爲孫權所欲得之荊州。於是借荊州分荊州。索荊州。還荊州。遂至遺無數葛藤於後。則皆此卷中一着之錯耳。

孔融才大名高。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曹操之所深忌者。奸雄必去其所忌。而後可以惟我欲爲。故稱魏王加九錫之事。必待於融死之後也。當時卽無郗慮之譖。而操之欲殺之久矣。綱目書操殺融而存其官。蓋重予之云。

或謂文人無行文如蔡邕。而失身董卓。文如王粲。而勸降曹操。斯固然矣。然如孔融。禰衡之互相稱許。則豈非名稱其實者哉。兩人之志節實足動義概。而忤雄風。然則無行文人之說。其賴此二人而一雪斯言歟。

凡用計之難。不難在第一次。而難在第二次。當敵人經過一番之後。仍以前法施之。而敵人依舊不覺。則奇莫奇於斯矣。然其前後用法亦微有不同者。前之火純用火。後之火兼用水。若以卦象論之前卦。只是巽爲風。離爲火。後卦乃變成水火。旣濟。惜乎曹操出兵之時。不早令管輅卜之也。

博望之火。易料新野之火。難料何也。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木。新野之火。在房屋也。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城中房屋之火。呂布濮陽之火。亦是城

中房屋之火而呂布伏兵城中孔明伏兵城外火中之伏兵可見火外之伏兵不可知則新野之燒更甚於濮陽矣現火不足而繼之以水下邳之水是白日白河之水是黑夜冀州之水是灌城白河之水是灌軍愈用愈幻愈出愈奇今日讀者見之猶目眩神搖安得當日戰者遇之不魂飛膽落乎

却說玄德問孔明求拒曹兵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爲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爲後文爭荊州伏線玄德曰

吾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議却說夏侯惇敗回許昌縛自

見曹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曰惇遭諸葛亮詭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汝自

幼用兵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賞

二人兵敗而有賞是曹勝人處惇曰劉備如此猖獗真心腹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慮

者劉備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因攻劉備就勢帶出孫權爲後文東壁伏線便傳令

起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爲第一隊張遼張郃爲第二隊夏侯淵夏侯惇

爲第三隊于禁李典爲第四隊仍用夏侯于李如秦穆公之再用三帥操自領諸將爲第五隊每隊各引

兵十萬。又令許褚為折衝將軍。引兵三千為先鋒。先鋒反殺在後。殺法變幻。選定建安十三年

秋七月丙午日出師。并記其日重其事也。大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可

輕伐。以理言。孫權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以勢言。○融意重。在二劉帶言孫權。今丞相興此無

義之師。恐失天上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前操止言劉備孫權

今亦帶言劉表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仰天嘆曰：以至不仁。伐

至仁。安得不敗乎。至仁獨指劉備而表與權又在所輕。時御史大夫郗慮家客聞此言。報知郗慮。慮常

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平日狎侮

却借郗慮口。中帶敘出來。又與禰衡相善。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贊衡曰：顏回復生。孔融交譽語亦借郗慮口中敘出。

向者禰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又將禰衡前事一提。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

子。年尚少。時方在家對坐奕棋。左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將斬矣。二公

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操之殘虐。二子早已看透。言未已。廷尉又至。盡收

融家小并。二子皆斬之。操之殺禰衡。必假手於他人。今殺孔融。則竟自殺。其不避殺賢士之名矣。號令融屍於市。京兆脂習伏屍

而哭。操聞之。大怒。欲殺之。苟彘曰：彘聞脂習常諫融。曰：公剛直太過。乃取禍

之道。脂習諫融語却在苟彘口中補敘出來。今融死而來哭。乃義人也不可殺。脂習之哭孔融與王脩之哭袁譚正復相似。操乃止。習收

融父子屍首皆葬之。後人有詩讚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此係融幼時語，應第十一回中。文章驚世俗，

談笑侮王公。史筆褒忠直，存官紀大中。綱目書曰：殺大中大，夫孔融存其官也。

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許昌，却說荊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託孤。玄德引關張至荊州見劉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託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父業。我死之後，賢弟可自領荊州。陶謙三讓徐州劉表可謂專讓荊州矣。玄德泣拜曰：備當竭力以輔賢姪，安敢有他意乎？正說間，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回新野。劉表病中聞此信，吃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爲荊州之主。劉表臨死不聽婦人言而立少子，雖不能正其始，猶能正其終也。蔡夫人聞之大怒，關上內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時劉琦在江夏，知父病危，來至荊州探病。方到外門，蔡瑁當住曰：公子奉父命鎮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離職守，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見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將轉增，非孝也。宜速回。蔡瑁此時但阻琦之見父，而不敢害琦者，畏玄德之在新野耳。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上馬仍回江夏。劉表病勢危篤，望劉琦不來。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數聲而死。劉表欲立劉琦而不能殺蔡瑁，以至如此。

後人有詩嘆劉表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又見劉君霸漢陽。總爲牝晨致家累。可憐不久盡銷亡。

劉表既死。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琮爲荊州之主。袁紹

立少子是順夫之命。劉表之妻立少子是逆夫之命。蔡氏更劣於劉氏矣。然後舉哀報喪時。劉琮年方十四歲。頗聰明。乃聚衆言曰。

吾父棄世。吾兄現在江夏。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爲主。倘兄與叔

興兵。問罪如何解釋。劉琮發於袁尚衆官未及對。幕官李珪答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

急發哀書。至江夏請大公子爲荊州之主。就命玄德一同理事。北可以敵曹

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策也。劉表有如此之臣。而平日不能重託之。乃使蔡瑁掌兵。權何其用人之舛誤也。蔡瑁叱曰。汝何人敢

亂言。以逆主公遺命。李珪大罵曰。汝內外朋謀。假稱遺命。廢長立幼。眼見荊

襄九郡。送於蔡氏之手。故主有靈。必當殛汝。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斬之。

李珪至死。大罵不絕。李珪其洩治之流乎於是蔡瑁遂立劉琮爲主。蔡氏宗族分領荊州之

兵。命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荊州。蔡夫人自與劉琮前赴襄陽。駐紮以防劉

琦。劉備就葬劉表之棺於襄陽城東漢陽之原。竟不計告劉琦與玄德。自死至葬而竟不計

告婦人作事舛錯。至此宜其亡之速也。劉琮至襄陽。方纔歇馬。忽報曹操引大軍巡望襄陽而來。琮大驚。

遂請蒯越蔡瑁等商議。東曹掾傅巽進言曰：「不特曹操兵來爲可憂，今大公子在江夏，玄德在新野，我皆未往報喪，若彼興兵問罪，荆襄危矣。」巽有一計，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不憂曹操而憂玄德，劉琦則其計可知矣。琮曰：「計將安出？」巽曰：「不如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李桂既殺此傅巽之言所由來也。琮叱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尙未穩，豈可便棄之他人？」劉琮賢於袁譚。蒯越曰：「傅公悌之言是也。夫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今曹操南征北討，以朝廷爲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順；且主公新立，外患未甯，內憂將作，荆襄之民聞曹兵至，未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蒯越常助蔡瑁謀害玄德，宜其有此論，若蒯良在必不至此。琮曰：「諸公之言，非我不從，但以先君之業，一日棄於他人，恐貽笑於天下耳。」傅蒯二人志不及此，十四歲兒。一人昂然而進曰：「傅公悌，蒯異度之言甚善，何不從之？衆視之，乃山陽高平人，姓王，名粲，字仲宣。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幼時往見中郎蔡邕，時邕高朋滿座，聞粲至，倒屣迎之。賓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獨敬此小子？』邕曰：『此子有異才，吾不如也。』」蔡邕之敬人不如孔融二人多矣。粲博聞強記，人皆不及。嘗觀道旁碑文，一過便能記誦。觀人弈棋，棋局亂，粲復爲擺出，不差一子。又善算術，其文詞妙絕。一時年十七，辟爲

黃門侍郎不就。後因避亂至荊襄。劉表以為上賓。忽敘主樂生平忙中偏有此別筆當日謂劉琮曰

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不如也。與玄德孔明問答語相似一則商議備敵一則商議降敵語同而竟不同祭曰：曹公兵多將勇

足智多謀。擒呂布於下邳，摧袁紹於官渡，逐劉備於隴右，破烏桓於白登。又將曹操

乃長策也。將軍不可遲疑，致生後悔。文人不可與謀國事如此琮曰：先生見教極是，但須稟告

母親知道。只見蔡夫人從屏後轉出。慣立屏後竊聽人語此婦人惡態謂琮曰：既是仲宣公悌異度

三人所見相同，何必告我。我不怪婦人同此三人人見却怪三人不異婦人之見於是劉琮意決，便寫降書，令宋忠

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宋忠領命，直至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重

賞宋忠，分付教劉琮出城迎接，便着他永為荊州之主。假藉騙小兒宋忠拜辭曹操

取路回荊襄，將欲渡江，忽見一枝人馬到來，視之，乃關雲長也。宋忠迴避不

及，被雲長喚住，細問荊州之事。忠初時隱諱，後被雲長盤問，不過只得將前

後事情一一實告。雲長大驚，隨捉宋忠至新野，見玄德，備言其事。玄德聞之

大哭。此哀劉表而哭非長曹操而哭也張飛曰：事已如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兵渡江，奪了襄陽，殺了

蔡氏、劉琮，然後與曹操交戰。快人快語玄德曰：你且緘口，我自有的斟酌。乃叱宋忠曰：

你知衆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今雖斬汝。無益於事。可速去。宋忠且不殺登青忠拜

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正憂悶間。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玄德感伊籍

昔日相救之恩。降階迎之。再三稱謝。前文籍曰：大公子在江夏聞荊州已故。蔡

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竟立劉琮爲主。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

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某賚哀書呈報。并求使君盡起麾下精兵。同往襄陽

問罪。劉琦求助於劉備與袁凱之求助於曹操大不相同玄德看書畢。謂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僭立。更不知劉琮

已將荊襄九郡獻與曹操矣。本伊籍是報玄德信却是玄德報伊籍信籍大驚曰：使君何以知之。玄德具

言拏獲宋忠之事。籍曰：若如此。使君不如以弔喪爲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

迎。就便擒下。誅其黨類。則荊州屬使君矣。最是善義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主公可

從之。玄德垂淚曰：吾兄臨危託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死於九

泉之下。何面目復見我兄乎。劉琮既降曹操。則玄德非取荊州於劉琮。而取荊州於曹操也。何尚只劉表爲言乎。○前劉表讓之而不取。失一機會。今劉琮失之而不取。又失一機會。孔明曰：

如不行此事。今曹兵已到宛城。何以拒敵。玄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樊與屯小

局正商議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發付伊籍回江夏。整頓

軍馬。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

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不說出何計正使人猜測不著我等在新野住不

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門張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幼男女願從者

卽於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聖民同走又是一機走法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

救濟百姓。差麋竺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先言百姓後及各官家眷足見愛民之至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

雲長引一千軍去白河上流頭埋伏。各帶布袋多裝沙土。遏住白河之水。至

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淦之。却順水殺將下

來接應。前翼德曰何不使水去。今番真是使水去了。又喚張飛引一千軍去博陵渡口埋伏。此處水勢最慢

曹軍被淦。必從此逃難。可便乘勢殺來接應。第二次調撥又在水邊又喚趙雲引馬三千分

爲四隊。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其三隊分伏西南北三門。却先於城內人家

屋上多藏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曹軍入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火

風。不知天時者。不可以爲軍師。但看風起。便令西南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

勢大作。却於城外吶喊助威。第三次調撥方用火攻。既以風力助火勢。又只人解助火威。自然分外猛烈。只留東門放他出走。汝却

於東門外從後擊之。從後擊之妙。趕他到水邊去。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回樊城。又先算定收兵時候。再令糜

芳劉封二人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紅屬火青屬木木能生火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鵲

尾坡前屯住。見一曹軍到。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却去分頭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敗兵然後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前三次調撥已完。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後奇妙。前一人一撥。此兩人同撥。孔明分撥已定。乃與玄德登高瞭望。只候捷音。

爲下文登高對坐飲酒伏筆。

却說曹仁曹洪引軍十萬爲前隊。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

路浩浩蕩蕩。殺奔新野來。是日午牌時分。來到鵝尾坡。午爲火位。鵝應朱雀。正爲下文點染。望見坡前

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許褚催軍向前。劉封糜芳分爲四隊。青紅旗各歸

左右。前於第四次調撥此却於第一次出現。許褚勒馬教且休進。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處住下。許

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仁曹仁曰。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我當催軍

繼至。許褚復回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見一人。時日已墜西。自午至晚漸漸斂到

夜來却有次第。許褚方欲前進。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抬頭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

旗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相對飲酒不是賞紅燈。定是看烟火。許褚大怒。引軍

尋路上山。山上擂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又聞山後喊聲大震。欲尋路

廝殺。天色已晚。晚已。曹仁領兵到。教且奪新野城歇馬。軍士至城下時。只見四

門大開。曹兵突入。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誰知以此空城作爐竈。曹

洪曰：此是勢孤計窮，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權且在城安歇。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走乏，都已饑餓，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

已入火坑初更以後，初更狂風大作。未寫火先寫風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此必軍士造飯

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接連幾次飛報。西南北三門皆火起。

不見兵只見火奇幻曹仁急令衆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是夜之火更勝前日博望

燒屯之火。忽將前事對照以應上文妙甚後人有詩嘆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漢川。風伯怒臨新野縣，祝融飛下焰摩天。

曹仁引衆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

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混戰。

前於第三次調撥此於第二次出現敗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廝殺。正奔走間，糜芳引一軍至，又衝殺

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糜劉二人前已於第一次出現，今於第三次

到四更時分，更四人馬困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邊，喜得河水不甚

深。上流頭有灰布袋故也人馬都下河喫水，人相喧嚷。馬盡嘶鳴，却說雲長在上流用布袋

遏住河水。黃昏時分，望見新野火起。補黃昏一句甚妙至四更，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

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流衝去曹軍人馬俱溺於水中死者極多前於第一次調撥今却於第五次出現○既用火燒又用水浸十萬之衆不爲灰定爲泥矣曹仁引衆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

陵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

前於第二次調撥今却於第六次出現○看他敘得前後參差有勢却又一筆不亂曹軍大驚正是

城內纔看紅焰吐水邊又遇黑風來

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前孔明教劉琦是走爲上策今教玄德亦是走爲上策然劉琦之走得免於難玄德之走幾不免於難其故何也則皆玄德不忍之心爲之累耳若非不忍於劉表則可以不走走若非不忍於劉琮則又可以不走即走矣若非不忍於百姓則猶可以輕於走捷於走脫然於走其走而及於難者乃玄德之過於仁而非孔明之疎於計也

蔡氏之死天不假手於玄德劉琮之死天不假手於劉琦而殺之者乃是曹操此造物者之巧也然操於張繡之降則不殺於張魯之降則不殺即於袁譚之初降而未叛則亦不遽殺而獨於劉琮母子則必殺之而後已其故何居曰琮之意在永保荊州失之

則悔。悔則必怨。怨則舊臣之未降者。或將噓餘燼以復燃。則可慮者一。卽其臣之已降者。見故主尙在。亦將懷二心以圖我。則可慮者二。且操方欲下江南。而琮或復與琦合。將結劉備以爲我肘腋之患。則可慮者三。操之籌此至熟矣。琮卽欲不死。豈可得哉。

檀溪之役。子龍以三百人而不能救。玄德長坂之役。子龍以單騎而獨能救阿斗。事之不可知者也。關公之保二夫人。歷過五關而皆得無恙。子龍之保二夫人。止過長坂而不能兩全。又事之不可知者也。或謂檀溪不關龍馬之力。當陽亦豈虎將之功。天也。非人也。我謂關公盡事兄之節。子龍竭救主之忠。天也。亦人也。玄德棄荊州。旣失其地利。猶幸邀天之祐。得人之助。爾。

孫策之知太史慈。不以新降而疑其詐。玄德之信子龍。不以臨難而疑其違。一則投契於一時。一則孚信於平日也。大約文字之妙。多在逆翻處。不有麀芳之告。翼德之疑。則玄德之識。不奇。子龍之忠。亦不顯。三國敘事之法。往往善於用逆。所以絕勝他書。

文有伏線之妙。玄德之取長沙。魏延之救黃忠。尙隔數卷。而此處襄陽城外。早有一魏延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在此時。初無補於玄德。初無益於襄陽。而孰知預爲後日之用。

真奇事奇文。

徐氏以不死報夫讎。糜氏以一死全夫嗣。皆賢妻也。吳夫人臨死託壯子於良臣。糜夫人臨死託幼子於猛將。皆賢母也。然死更難於不死。臨難之託子更難於平時之託子。則糜夫人之賢又在東吳兩夫人之上。

凡敘事之難。不難在聚處而難在散處。如當陽長坂一篇。玄德與衆將及二夫人并阿斗。東三四七斷八續。詳則不能加詳。略亦不可偏略。庸筆至此。幾於束手。今作者將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敘出簡雍著槍。糜竺被縛。在趙雲眼中。敘出二夫人棄車步行。在簡雍口中。敘出簡雍報信。在翼德口中。敘出甘夫人下落。則借軍士口中詳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則借百姓口中詳之。歷落參差。一筆不忙。一筆不漏。又有旁筆寫秋風。寫秋夜。寫曠野。哭聲將數千兵及數萬百姓無不點綴。描畫予嘗讀史記至項羽垓下一戰。寫項羽。寫虞姬。寫楚歌。寫九里山。寫八千子弟。寫韓信調兵。寫衆將十面埋伏。寫烏江自刎。以爲文章紀事之妙。莫有奇於此者。及見三國當陽長坂之文。不覺嘆龍門之復生也。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著玄德孔明一同沿

河到上流。劉封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遂一齊渡河。盡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筏放火燒毀。水上之火。又其餘勢。却說曹仁收拾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

俱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動三軍漫山塞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

前是五隊今變作八路。劉曄曰：「丞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民心。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徑進二縣為齏粉矣。不如先使人招降劉備。備即不降。亦可見我愛民之心。」此句是正意。若其來降。則荊州之地可不戰而定也。此句是陪說。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為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至厚。今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復來。」曄曰：「他若不來。貽笑於人矣。丞相勿疑。」前者賺徐庶。程昱料其必來。今者遺徐庶。劉曄料其必返。前後相映。操乃召徐庶至。謂曰：「我本欲踏平樊城。奈憐衆百姓之命。公可往說劉備。如肯來降。免罪賜爵。若更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忠義。故特使公往。願勿相負。」明知備之不降而招之。又明知庶之不勸備降而遺之。皆詐也不過先禮後兵以示慮慮於百姓耳。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乃假買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進。樊城恐不可守。宜速作行計。」不待徐庶教之行而孔明之行計已定矣。玄德欲留徐庶。庶謝曰：「某若

不還恐惹人笑我今老母已喪抱恨終天身雖在彼誓不爲設一謀公有臥

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庶請辭若無臥龍輔佐此時徐庶亦不留乎或曰徐庶玄德不敢強留徐庶

辭回見了曹操言玄德並無降意操大怒即日進兵玄德問計於孔明孔明

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本意在襄陽執知下文傳不是襄陽玄德曰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之

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往江岸整

頓船隻令孫乾簡雍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

者便同過江若使此時不告百姓潛師宵遁則後來必不爲曹操所追及矣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

此之謂人和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

船上望見大慟曰爲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或曰

之欲投江與曹操之買民心一樣都是假甚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爲假難同一假也而玄德勝曹操多矣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

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不攜百姓則已既已攜之豈可攜其半而

棄其半則催船更渡乃必然之勢也行至襄陽東門只見城上遍插旌旗濠邊密布鹿角玄德勒馬大

叫曰劉琮賢姪吾但欲救百姓並無他念可快開門亦以百姓勸之劉琮聞玄德至懼

而不出蔡瑁張允逕來敵樓上叱軍士亂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

劉琮拒玄德則不義。糜百姓則不仁。

城中忽有一將引數百人逕上城樓大喝蔡瑁張允賣國之賊劉

使君乃仁德之人今為救民而來投何得相拒伊何人說衆視其人身長八尺面

如重棗乃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魏延之歸玄德尚在十數回之後却早於此處現出妙當下魏延輪刀砍死

守門將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讀者至此

謂棄項張允此時必死而玄德此時必入襄陽矣張飛便躍馬欲入玄德急止之曰休驚百姓處處以百姓為重魏延只管招

呼玄德軍馬入城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大喝魏延無名小卒安敢

造亂認得我大將文聘麼忽然又遇一阻隔奇絕魏延大怒提刀躍馬便來交戰兩下軍兵

在城邊混殺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處處以百姓為重孔

明日江陵乃荊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本要取江陵誰知後文又不是江陵玄德曰正合吾心於

是引着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

來跟玄德而去此之謂人和魏延與文聘交戰從已至未兩下兵卒皆已折盡延乃

撥馬而逃却尋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為後救黃忠伏線却說玄德同行軍

民十餘萬大小車數千輛挑擔背負者不計其數路過劉表之墓玄德率衆

將拜於墓前哭告曰辱弟備無德無才負兄寄託之重罪在備一身與百姓

無干望兄英靈垂救荆襄之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下淚

曹操哭袁紹之墓是假哭玄德哭劉表之墓是真哭○雖爲劉表而哭却

爲百姓而祝處處以百姓爲重

忽哨馬報說曹操大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趕來也

衆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民衆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

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爲上玄德泣曰舉大事者必

以人爲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

不攜百姓則已既已攜之豈可攜於前而棄於後到底同行亦必然之勢也

百姓聞玄德此言莫不

傷感後人有詩讚之曰

臨難仁心存百姓登舟揮淚動三軍至今憑弔襄江口父老猶然憶使君

却說玄德擁著百姓緩緩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卽至可遣雲長往江夏求

救於公子劉琦教他速起兵乘船會於江陵

方知前日爲劉琦畫策已早爲今日玄德伏線

玄德從之卽修書

令雲長同孫乾帶五百軍往江夏求救令張飛斷後

爲長坂橋伏線

趙雲保護老小

其餘俱管顧百姓而行

處處以百姓爲重

每日只走十餘里便歇却說曹操在樊城使

人渡江至襄陽召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王威密告琮

曰將軍旣降玄德又走曹操必懈弛無備願將軍奮整奇兵設於險處擊之

操可獲矣獲操則威震天下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

王威此計妙不可言劉琮若能行之是一時快事劉琮則不行之亦千古快事

琮以其言告蔡瑁瑁叱王威曰汝不知天命安敢妄言

威怒罵曰賣國之徒吾恨不生啖汝肉瑁欲殺之蒯越勸止李廷死而王威不死亦僥倖耳瑁遂與

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荊州軍馬錢糧今有多

少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

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既有如此之兵糧而不修戰具蔡瑁非人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大

小戰船共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掌管操遂加瑁爲鎮南侯水軍大都督

張允爲助順侯水軍副都督爲赤壁伏線二人大喜拜謝才狗操又曰劉景升既死其

子降順吾當表奏天子使永爲荊州之主連許兩番誰知都是假話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

瑁張允乃諂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

豈不識人止因吾所領北地之衆不習水戰故且權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後

別有理會奸雄用人全是權詐可恨可愛却說蔡瑁張允歸見劉琮具言曹操許保奏將軍永鎮荊

襄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齋捧印綬兵符親自渡江拜迎曹操大事去矣操撫慰

畢卽引隨征將軍進屯襄陽城外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

用好言撫諭百姓焚香是沒奈何曹操撫諭是了世事入城至府中坐定卽召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

荊州喜得異度也。奸者遂封蒯越爲江陵太守。樊城侯傅巽、王粲等皆爲關內

侯。二人前勸劉琮降操，正爲此耳。而以劉琮爲青州刺史，便教起程。兩番應許，今番變卦惡極。琮聞命大驚，辭曰：琮不

願爲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爲官，免在荊襄被人圖

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將王威相

隨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劉琮此時行旅之況更慘于玄德矣。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輕騎追

劉琮母子殺之，以絕後患。惡極然亦勢所必然。于禁得令，領衆趕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

來殺汝母子，可早納下首級。蔡夫人抱劉琮而大哭。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欲再從屏風後竊聽實客

劉氏皆被曹操取至許都，則蔡夫人之見殺猶爲死得乾淨也。于禁喝令軍士下手。王威忿怒奮力相鬥，竟被衆軍所殺。冀州

者有沮授審配，荆州死節者惟王威一人。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回報曹操。曹重賞于禁，便使人往

隆中搜尋孔明。妻小却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隱避。

矣。徐庶之母被執而孔明之家杳然，畢竟龍婦人勝元直十倍。操深恨之。襄陽既定，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荊襄重地，錢糧

極廣。劉備若據此地，急難動搖。操曰：孤豈忘之。隨命於襄陽諸將中選一員

引軍開道。諸將中却獨不見文聘。操使人尋問，方纔來見。操曰：汝來何遲。對

曰：爲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心實悲慚，無顏早見耳。言訖，欷歔流涕。

與袁紹之客
王修等相

操曰：「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便教引軍開道。探馬報說

劉備帶領百姓，日行止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已行過一月矣。操教各部下精選

五千鐵騎，星夜前進。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以一日一夜趕一月之程，兵雖銳而亦疲矣。大軍陸續隨後而

進，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挨著往江陵進發。趙雲保

護老小，張飛斷後。將二人再點一孔明曰：「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回音，不知若何。玄

德曰：「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見公親至，事必諧矣。

孔明允諾，便同劉封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關公既去，孔明又行，止剩張趙二將矣。當日玄德自

與簡雍、糜竺、糜芳同行，正行間忽然一陣狂風，在馬前刮起塵土，冲天平遮

紅日。未寫兵來先寫風，報使人凜。玄德驚曰：「此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占一課，失驚曰：「此大凶

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走。玄德曰：「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

安忍棄之？」處處以百姓為重。雍曰：「主公若戀而不棄，禍不遠矣。」玄德問前面是何處，左右

答曰：「前面是當陽縣，有座山名為景山。玄德便教就此山紮住。時秋末冬初，

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管讀李陵書曰：涼秋九月，時聞悲風蕭條之聲。又讀李華中古戰場文曰：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未嘗不愀然悲也。今此處兵彼二語倍覺淒涼。○秋末冬初二句，早為後文赤壁借

觀風作至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上馬引本部精兵

二千餘人迎敵。曹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

軍至，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

尚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慚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文聘尚有良心張飛保著玄德，

且戰且走，奔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玄德乃纔歇馬，看手下隨行人止有

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一千人，皆不知下落。此處需得七零八落，後文一二點出

玄德大哭曰：「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

土木之人，寧不悲乎？」先言百姓次言諸將老小，處處以百姓為重正悽惶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踉蹌而來。

糜芳帶箭在玄德眼中敘出極奇筆。口言：「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將寫趙雲盡忠却報趙雲降操，是借糜芳口中反觀下文玄德叱曰：「子龍是

吾故交，安肯反乎？」玄德之言是正觀下文張飛曰：「他今見我勢窮力盡，或者反投曹操，以圖

富貴耳。」糜芳不知趙雲張飛亦疑趙雲不獨反觀玄德之識，正反觀趙雲之忠玄德曰：「子龍從我於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

動搖也。」之心糜芳曰：「我親見他投西北去了。」此却何故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

見時，一槍刺死。」讀者至此為趙雲寒心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文醜之事？」

白馬解圍事已隔數回至此忽然一提子龍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龍必不棄我也。張飛那裏肯聽，引

二十餘騎至長坂橋，見橋東有一帶樹木，飛生一計，教所從二十餘騎都砍

三國志演義 第四十一回 一四一

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騁，沖起塵土，以為疑兵。翼德漸能用智，想為孔明陶鑄故也。飛

却親自橫矛立馬於橋上，向西而望。寫得有聲勢。此處權按下張飛以下單敘趙雲。却說趙雲自四更時分與

曹軍廝殺往來衝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雲自思曰：主

人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託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

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死戰。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方敘明不歸東南轉投西北之故。回顧

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震天

動地。中箭著槍，拋男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將寫二夫人先寫兩縣百姓是以旁筆佐正筆。趙雲正走之間，見

一人臥在草中，雲視之，乃簡雍也。借趙雲眼中敘簡雍又省筆。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雍曰：

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轉過山坡，被一將刺了一槍，跌

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鬪不得，故臥在此。糜芳中箭簡雍著鎗作兩樣敘法，又妙在二夫人先借簡雍口中點出。雲乃將從人

所騎之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又著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

入地，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說罷，拍馬望長坂

坡而去。妙在不敘簡雍一送歸報只敘趙雲一面去尋。忽一人大叫：趙將軍那裏去？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

曰：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消

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婦女投南而走

甘夫人下落備軍士口中敘出

又省筆○簡雍說兩個夫人都未有下落軍士只說一個夫人却有下落俱妙

雲見說也不顧軍士急縱馬望南趕去

寫趙雲心急無暇更救軍士不獨簡雍與軍士輕重有別甘夫

人與軍士緩急更殊也

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攜而走雲大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

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下馬插槍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

也麋夫人與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麋夫人被逐棄了車仗雜於百姓

內步行與簡雍語相應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麋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

至此樂夫人失散借甘夫人口中點出又省筆正言間百姓發喊又衝出一枝軍來趙雲拔槍上馬看時面

前馬上綁著一人乃麋竺也

麋竺被縛借趙雲眼中點出又省筆○樂芳中箭簡雍著鎗樂竺被縛寫得參差歷落妙

背後一將手提大刀引

著千餘軍乃曹仁部將淳于導拏住麋竺正要解去獻功

補敘明白筆法變換趙雲大喝一

聲挺槍縱馬直取淳于導導抵敵不住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向前救了麋竺

奪得馬二匹雲請甘夫人上馬殺開條血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

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

此時已知不反又問一句爲前文餘波

雲曰我尋不見主母與

小主人因此落後何言反耶飛曰若非簡雍先來報信我今見你怎肯干休

也簡雍報信借翼德口中補敘出來又極省筆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謂麋竺曰麋子仲

保甘夫人先行待我仍往尋糜夫人與小主人去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此時

不即見玄德

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槍背著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便

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槍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

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本為曹操背劍今為趙雲送劍

曹操有寶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

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令夏侯恩佩之那青釭劍砍鐵如泥鋒利無比補敘寶劍來歷又以此

倚天暗青釭急中偏有此緩筆忙中偏有此閑筆

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隨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不想撞

著趙雲被他一槍刺死奪了那口劍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

再補寫寶劍一句

雲插劍提槍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寶劍得了

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

曰夫人抱著孩兒左腿上著了槍行走不得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甘夫人下落用軍士報信糜夫

失了從騎

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箇人家被火燒壞土牆糜夫人抱著阿

斗坐於牆下枯井之旁啼哭先將土牆枯井於此一逗妙

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

軍阿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持

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言之痛心聞之酸鼻○阿斗乃甘夫人所生而患難之中糜夫人能攜持付託勝如已出更自難得

雲曰夫人受難雲

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

不可將軍豈可無馬。人知玄德過檀溪不可無馬下此子全賴將軍保護。妾已重傷。死不

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為累也。好夫雲曰：喊聲將近。追兵已至。請

夫人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誤。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

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人知昭烈在白帝城託阿斗於孔明不知糜夫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

上馬。夫人只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

為之奈何。勢迫事險心忙糜夫人乃棄阿斗於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人但知趙雲不惜死

人不惜死以保其子趙雲固後人有詩讚之曰：

戰將全憑馬力多。步行怎把幼君扶。拚將一死存劉嗣。勇決還虧女丈夫。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土牆枯井先前點出此處便掩

訖。解開勒甲縵。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呂布駭女兒羞背甚惡緊壓綽槍上馬。早

有一將引一隊步軍至。來得如此危急愈足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

趙雲。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死。殺散眾軍。衝開一條路。正走間。前面又一枝

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旗號分明。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槍便戰。

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追來。雲加鞭而行。不想跣躡一聲。連人和馬顛入土坑之內。讀者至此必謂趙雲不免矣。張郃挺槍來刺。忽然一道紅光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亦大奇事。本是趙雲保阿斗。此却是阿斗保趙雲矣。○與玄德檀溪躍馬彷彿相似。後人有詩曰：

紅光罩體困龍飛。征馬衝開長坂圍。四十二年真命主。將軍因得顯神威。

張郃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截住去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顛。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下降將。袁紹降將正與趙雲映射。趙雲力戰四將。曹軍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釭

劍亂砍。手起處衣甲透過。血如湧泉。殺退衆軍。將直透重圍。玄德逃難。賴其馬子龍殺將。賴寶劍一馬一劍。正復相對。

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

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

回報曹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

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脫此難。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曹操要捉生趙雲。却使趙雲保得活阿斗。

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棚。三條前後槍刺劍

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總敘一句。省却無數筆墨。後人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來衝陣扶危主。只有常山趙子龍。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坡下。又撞出兩枝軍。乃
夏侯惇部將鍾繹。鍾紳兄弟二人。一箇使大斧。一箇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
馬受縛。上已作一收不起。想此處又起。正是

纔離虎窟逃生去。又遇龍潭鼓浪來。

畢竟子龍怎能脫身。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前回寫趙雲。此回寫張飛。寫趙雲是幾番血戰。寫張飛只是一聲叱喝。天下事亦有虛聲而可當實際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實際。足以服人。而後臨時之虛聲。足以聳聽。所以張飛之功。與趙雲等。非若今人之全靠虛聲。渾無實際。他人吃盡老力。我只出一張寡嘴也。

翼德喝退曹兵。若非有雲長昔日誇獎之語。曹操當時未必如此之懼也。不但此也。翼德橫矛立馬於橋上。而曹軍疑爲誘敵之計。若非孔明有兩番火攻。驚破曹兵之膽。當時曹操又未必如此之疑也。則非翼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雲長之先聲足以奪人。又

非雲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孔明之先聲足以奪人耳。玄德將阿斗擲地亦擲得不差。由後觀之以一英雄之趙雲救一無用之劉禪誠不如勿救矣。然從來豪傑不遇時庸人多厚福。禪之智則劣於父而其福則過於父。玄德勞苦一生甫登大寶未幾而殂。反不如庸庸之子安享四十二年南面之福也。長坂之役本是庸主賴虎將之力而得生人。反謂虎將賴庸主之福而不死爲之一嘆。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著。如玄德本欲投襄陽忽變而江陵。既欲投江陵又忽變而漢津。此猜測之所不及也。劉表爲孫權之讎劉表未死孫權方欲攻之劉表既死權忽使人弔之又猜測之所不及也。惟猜測不及所以爲妙。若觀前事便知其有後事則必非妙事。觀前文便知其有後文則必非妙文。

讀書之樂不大驚則不大喜不大疑則不大決不大急則不大慰。當子龍殺出重圍人困馬乏之後又遇文聘追來是一急及見玄德之時懷中阿斗不見聲息是一疑。至翼德斷橋之後玄德被曹操追至江邊更無去路又一急及雲長旱路接應之後忽見江上戰船攔路不知是劉琦又一驚及劉琦同載之後忽又見戰船攔路不知是孔明又一疑。一急令讀者眼中如猛電之一去一來怒濤之一起一落不意尺幅之內乃有如

此變幻也。

孔明勸玄德結孫權爲援。魯肅亦勸孫權結玄德爲援。所見略同。而孔明巧處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來求我。若魯肅一至。孔明慌忙出迎。便沒趣矣。妙在魯肅求見。然後肯出此孔明之巧也。一見之後。若孔明先下說詞。又沒趣矣。妙在孔明並不挑撥魯肅。魯肅先來勾搭孔明。又孔明之巧也。魯肅欲邀孔明同去。若使孔明欣然應允。又沒趣矣。妙在玄德假意作難。孔明勉強一行。又孔明之巧也。求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求人之態。胸中十分要緊。口內十分遲疑。寫來真是好看煞人。

前看李肅說呂布殺丁原。偏等呂布自說出來。是一段絕妙文字。又看王允說呂布殺董卓。亦等呂布自說出來。又是一段絕妙文字。今看孔明欲往東吳見孫權。必待魯肅說出。比前二段文字。更是奇妙。前二段止是兩人往復。此則夾一玄德在中。前二段一等呂布說出來。時便隨口贊成。此則既等魯肅說出來。時却又詐言不肯。愈出愈幻。愈轉愈曲。賞心悅目。蔑以過茲。

却說鍾繙鍾紳二人攔住趙雲。廝殺趙雲。挺槍便刺。鍾繙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鍾紳持戟趕來。馬

尾相啣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槍隔過畫戟右手拔出青釭寶劍砍去帶盔連腦砍去一半紳落馬而死

既寫趙雲又寫寶劍趙雲既斬曹營名將五十餘員矣不想五十餘員後文又有總案餘衆奔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

聲大震原來文聘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

人困馬乏矣偏又有追軍至合讀者着急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當之

本欲殺子龍而失今反得子龍之援妙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衆人憩於樹下雲下馬

伏地而泣玄德亦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泣悲其前之相失也寫得惻惻入情雲喘息而言曰

此處寫趙雲喘息想見上文勞苦功高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只得推土牆掩之懷

抱公子身突重圍賴主公洪福幸而得脫適纔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會

不見動靜想是不能保也

此處又著此疑人之筆曲折之甚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著未醒

阿斗一生只是睡著雲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為汝這孺

子幾損我一員大將

袁紹憐幼子而拒田豐之諫玄德擲幼子以結趙雲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趙雲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

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後人有詩讚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趙雲懷內小龍眠無由撫慰忠臣意故把親兒擲馬前

却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綽蛇矛

立於橋上此處按下趙雲只寫張飛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

不敢近前可知擊樹枝於馬尾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

都至見飛怒目橫矛立馬於橋上又描一句在諸將眼中再寫一張飛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

近前正寫張飛又帶寫孔明紮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聞知急上馬從

陣後來張飛圓睜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旄鉞旌旗來到料得是曹操

心疑親自來看前在諸將眼中寫張飛此又在張飛眼中寫曹操飛乃厲聲大喝曰半日不喝此時方喝妙我乃燕人張翼德也

誰敢與我決一死戰二我字響甚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股栗不獨當時聞者股栗即今日讀者猶覺其聲如在紙上曹

操急令去其傘蓋第一場早喝去曹操傘蓋回顧左右曰吾向曾聞雲長言翼德於百萬軍中

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忽將白馬解圍時語於此處提照出來今日相逢不可輕敵言未已張飛睜目

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其聲愈猛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概頗有退

心又在曹操眼中寫一張飛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脚移動第二場又喝退曹操後軍乃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退

又不退却是何故此一喝更極嘲笑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撞倒於

馬下第一場直喝死曹操近將操便回馬而走於是諸軍衆將一齊望西逃奔正是黃口孺子

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一時棄槍落盜者。不計其數。人如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前回寫趙雲死戰有死戰之勇。此回寫張飛有不戰之威。兩樣文章。一樣出色。後人有詩讚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橫槍立馬眼圓睜。一聲好似轟雷震。獨退曹家百萬兵。

却說曹操懼張飛之威。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奔逃。與袁紹擊河遇關張時一般光景。張遼

許褚趕上。扯住轡環。曹操倉皇失措。猶疑被翼德追獲。張遼曰。丞相休驚。料張飛一人何

足深懼。今急回軍殺去。劉備可擒也。曹操方纔神色稍定。前寫趙雲喘息未定。是寫趙雲餘勇。此寫曹操神色方定。是寫張飛餘威。

乃令張遼許褚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且說張飛見曹軍一擁而退。不敢追

趕。速喚回原隨二十騎。摘去馬尾樹枝。甚細。令將橋梁拆斷。失算。然後回馬來見

玄德。具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則勇矣。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

曹操多謀。汝不合拆斷橋梁。彼必追至矣。妙在不即說明。飛曰。他被我一喝。倒退數里。

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恐有埋伏。不敢進兵。今拆斷了橋。彼料我無

軍而怯。必來追趕。彼有百萬之衆。雖涉江漢。可填而過。豈懼一橋之斷耶。方說

故○馬樹枝是翼德巧處。拆斷橋梁是翼德機處。人使乖到底。是茶

操使張遼許褚探長坂橋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拆斷橋梁而去矣。操曰。彼斷

橋而去。乃心怯也。曹操料張飛玄德料曹操都各不差遂傳令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浮橋。只今夜就要

過。李典曰：此恐是諸葛亮之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詐謀？

李典之疑是疑孔明曹操之信是信張飛遂傳下號令，火速進兵。却說玄德行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大起。

鼓聲連天，喊聲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如之奈何？幾與檀溪之危相似急命趙雲

准備抵敵。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釜中之魚，笮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

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矣。衆將可努力向前。衆將領命，一個個奮威追趕。有處逢生

更使讀者寒心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

當頭那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得軍馬

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雲長一邊事於此處方纔補出正妙在突如其來曹操一見雲長，即

勒住馬，回顧衆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與李典之言相照傳令大軍速退。雲長追趕十

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阿

斗至船中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嫂如何不見玄德訴說當陽之事？敘得一筆不漏雲長

嘆曰：曩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第二十回中事忽於此捉照出來玄德曰：我於此

時亦投鼠忌器耳。又追解前事正說之間，忽見江南岸戰鼓大鳴，舟船如蟻順風揚

帆而來。

故作驚人之筆

玄德大驚。

不特玄德吃驚讀者至此亦為吃驚

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立於船頭。

上大呼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視之，乃劉琦也。

先聽其言後見其人敘得變化

琦過船哭

拜曰：聞叔父困於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

船中正訴情由，忽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乘風嚙哨而至。

又作驚人之筆令讀者再吃一驚

劉琦

驚曰：江夏之兵小姪已盡起至此矣。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之軍，即江東之

軍也。如之奈何？

不但疑是曹軍且又疑是吳軍此在劉琦意中想出自與下文營壘至江夏反照

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

在船頭上，乃孔明也。背後立著孫乾。

只雲長劉琦孔明三人分作三次相見皆故作驚人之筆

玄德慌請過船問其何

故，却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我。料曹操必

來追趕，主公必不從江陵來，必斜取漢津矣。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我竟往

夏口盡起軍前來相助。

孔明一邊事即借孔明口中補出極省筆

玄德大悅，合為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

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可以久守。請主公且到夏口屯住，公子自回江夏整

頓戰船，收拾軍器為犄角之勢，可以抵當曹操。若共歸江夏，則勢反孤矣。

特約劉琦

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下雲長引五千軍守夏口。玄德

接應却又不到江夏變化之極

劉琦曰：軍師之言甚善，但愚意欲請叔父暫至江夏，整頓軍馬，停當

孔明劉琦共投江夏既欲往夏口却又重到江夏變化之極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軍截出疑有伏

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來荊州治

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襄陽之事料不能抵敵曹操遂引荊州軍民出郭

投降本是玄德欲取江陵却反是曹操取江陵變化之極曹操入城安民已定釋韓嵩之囚加爲大鴻臚韓嵩之囚在二十三回中至此方照應

其餘衆官各有封賞曹操與衆將議曰今劉備已投江夏恐結連東吳是滋

蔓也結連東吳一句早爲下文伏線當用何計破之荀攸曰我今大振兵威遣使馳檄江東請孫權

會獵於江夏共擒劉備分荊州之地永結盟好孫權必驚疑而來降則吾事

濟矣此李左車所謂先聲而後實者也操從其計一面發檄遣使赴東吳一面計點馬步水軍共八

十三萬詐稱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沿江而來西連荊陝東接蕪黃寨

柵連絡三百餘里極寫曹操軍威正爲下文赤壁鏖戰話分兩頭却說江東孫權屯兵柴桑郡聞曹操

大軍至襄陽劉琮已降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乃集衆謀士商議禦守之策

魯肅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吾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今劉表新亡劉備新敗肅請奉命往江夏弔喪因說劉備使撫劉表衆將同

心一意共破曹操備若喜而從命則大事可成矣孔明欲荊州魯肅亦欲得荊州孔明欲合東吳以破曹魯肅亦欲合劉備以破曹是魯肅識見過人處

權喜從其言。即遣魯肅齎禮往江夏弔喪。却說玄德至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良策。孔明曰：曹操勢大，急難抵敵。不如往投東吳孫權，以為應援。正寫魯肅一語要中却又寫孔明

明一邊要去機括相投接着甚妙

使南北相持，吾等於中取利，有何不可。的的妙算

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必有遠謀，安肯相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眾，虎踞江漢，江東安得不

使人來探聽虛實？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風，直至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

南北兩軍互相吞并，若南軍勝，共誅曹操，以取荊州之地。此句是主若北軍勝，則我

乘勢取江東可也。此句是客玄德曰：此論甚高，但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間，人報江

東孫權差魯肅來弔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寫孔明之智，倏覺出色遂問劉琦曰：

往日孫策亡時，襄陽曾遣人去弔喪，否？問得筋節，孫策之死在二十九回中，忽於此處提照琦曰：江東與我家有

殺父之讎，安得道慶弔之禮？孫堅之死在第七回中，又忽於此處提照孔明曰：然則魯肅此來，非為弔喪，乃

來探聽軍情也。以讎家而忽來通禮，是猜測不到之事，然其來意則可猜測矣遂謂玄德曰：魯肅至，若問曹操動靜，主公只

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只說可問。諸葛亮此今俗診所云門角，落裏之人也一笑計議已定，使人迎接魯

肅。肅入城弔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魯肅此來非為見劉琦，正為見玄德禮畢，邀入後堂

飲酒。肅曰：久聞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見，實為欣慰。近聞皇叔與曹操

相投，接甚妙。

會戰必知彼虛實。敢問操軍約有幾何。欲問江夏勳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一聞操

至即走，竟不知彼虛實。魯肅曰：聞皇叔用諸葛孔明之謀。諸葛孔明四字不消玄德說出却是魯肅先說妙甚兩場

火燒得曹操魂亡膽落，何言不知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孔

明安在？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只劉琦玄德孔明分作三次相見妙甚肅見孔明禮畢，問曰：

向慕先生才德，未得拜晤。今幸相遇，願問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

亮已盡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曰亮已盡知，隱然要孫權請教，曰力未及，隱然要孫權助力，却妙在不直說出來肅曰：皇叔今將止於

此乎？魯肅逼近一句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將往投之。偏不說要投孫權，偏說要投吳臣，此等說話，今人多有學之者，今之醫生

遇人相猜，本是閑坐在家，只說要到別家看病，今之先生求人薦館，本是沒人聘他，只說又有別家致聘，可發一笑也肅曰：吳臣糧少兵微，自不能保，焉能容人。又逼近一句

孔明曰：吳臣處雖不足久居，今且暫依之，別有良圖。魯肅只言吳臣不足依，還未說出孫權來，孔明亦言吳臣只可暫依，亦併不說起孫

甚妙肅曰：孫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敬賢禮士，江東英雄多歸附之。今

為君計，莫若遣心腹往結東吳，以共圖大事。魯肅此時更耐不得，只得自說出孫將軍來矣孔明曰：劉使君與

孫將軍自來無舊，恐徒費詞說，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見他說出孫權來，又故意諺開一句，然正是過近一句，言無心腹之人可使，隱然除

却自已更無人可去，矣妙在只說出來肅曰：先生令兄現為江東參謀，日望與先生相見。肅不才願與公

同見孫將軍，共議大事。孔明自己要去看去，却待魯肅請他，連諸葛瑾在彼並不提起，亦待魯肅說出妙不可言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

可相離安可去也。

牛响只是孔明魯肅兩人往復之語耳此時玄德從旁會孔明之意便夾此一句針鋒相湊

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佯不許孔

明日事急矣請奉命一行玄德方纔許諾

寫魯肅一老實孔明玄德兩下會意裝腔做勢好看之極

魯肅遂別了玄德

劉琦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郡來正是

只因諸葛扁舟去致使曹兵一旦休

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排衆議

孔明將欲以東吳之兵破曹操之兵而此回則是孔明之以舌爲兵也其戰羣儒以舌其激孫權亦以舌舌如懸河則以舌爲水言談屬火則又以舌爲火蓋雖赤壁之兵未交而臥龍先生先有一番水戰先有一番火戰矣

劉琮之事卽孫權前車之鑒也琮之臣王粲蒯越等皆爲尊官而琮獨見殺權之降操亦猶是耳善乎魯肅之言曰諸臣皆可降惟將軍不可降真金玉之言哉文人之病患在議論多而成功少大兵將至而口中無數之乎者也詩云子曰猶刺刺不休此晉人之清談宋儒之講學所以無補於國事也張昭等一班文士得武人黃蓋叱而止之大是快事

玄德客寓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之言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不但荊州未取而早爲其意中所有。卽益州未奪而亦預爲其目中所無。且其時劉表雖亡。而劉璋張魯馬騰韓遂尙在。觀其鼎足一語。竟似未嘗有此數人者。豈非英雄識見有所先定與。

曹操青梅煮酒之日。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而孫權亦曰。非豫州莫與當曹操者。何其言之不謀而相合與。蓋天下惟英雄能識英雄。不待識之於鼎足之時。而蚤識之孤窮之日。每怪今人肉眼見人。嚇奕則畏而重之。見人淪落則鄙而笑之。異故相非同必相識。英雄之不遇識者。正爲天下更無有英雄如此人者耳。

此回文字曲處。妙在孔明一至東吳。魯肅不卽引見孫權。且歇館驛。此一曲也。又妙在孫權不卽請見。必待明日。此再曲也。及至明日。又不卽見孫權。先見衆謀士。此三曲也。及見衆謀士。又彼此角辯議論齟齬。此四曲也。孔明言語既觸衆謀士。又忤孫權。此五曲也。迨孫權作色而起。拂衣而入。讀者至此。幾疑玄德之與孫權終不相合。孔明之至東吳。終成虛往也者。然後下文峯迴路轉。詞洽情投。將欲通之。忽若阻之。將欲近之。忽

若遠之令人驚疑不定。真是文章妙境。孫權既聽魯肅之說。定吾身之謀。又聞孔明之言。識彼軍之勢。此時破曹之計決矣。乃復躊躇不斷。寢食俱廢者何哉。蓋非此一折。則後文周瑜之略不顯。而孔明激周瑜之智不奇。不必孫權之果出於此。而作者特欲爲後文取勢耳。觀此可悟文章之法。

却說魯肅孔明辭了玄德劉琦。登舟望柴桑郡來。二人在舟中共議。魯肅謂

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魯肅第一孔明曰。不須子敬

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孔明第一及船到岸。肅請孔明于館驛中暫歇。先自往見

孫權。此時不即引見更有曲折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聞魯肅回。急召入。問曰。子敬往江夏

探聽虛實。若何。肅曰。已知其略。尚容徐稟。妙在不即說出孔明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操昨

遣使齎文至此。孤先發遣來使。現今會衆商議未定。曹操檄文之至妙在孫權口中敘出肅接檄文觀

看。曹操檄文之語妙在魯肅眼中看出其略曰。

孤近承 帝命。奉詔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荊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

雄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於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

好。幸勿觀望。速賜回音。

魯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此是論理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此是論勢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既得

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此是論勢勢不可敵以愚之計不如納降爲萬安之

策張昭第一勸降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張昭只言地利不可恃衆人又言天意不可違孫權沈吟不語孫權第一勸降

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張昭第二勸降孫權

低頭不語孫權第二勸降須臾權起更衣肅隨於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

欲如何肅曰恰纔衆人所言深誤將軍衆人皆可降曹操惟將軍不可降曹

操二語是至論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

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不過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

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意各自爲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定大計衆人是就東吳全勢

論于敬只就孫權一人身上說極其痛快權嘆曰諸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我見相同此天

以子敬賜我也張昭爲孫權所得上周瑜亦孫權所得上惟魯肅則孫權自得之故獨私有己有但操新得袁紹之衆近又得荊州之

兵恐勢大難以抵敵魯肅聰明正爲此也肅曰肅至江夏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主

公可問之便知虛實妙在至此方說出孔明權曰臥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

權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妙在說出孔明又不即見來日聚文武于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

然後升堂議事。此是孫權好勝至今吳人風俗往往如此肅領命而去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曰今見

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魯肅第二孔明笑曰亮自見機而行決不有誤。孔明第二肅

乃引孔明至幕下蚤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峨冠博帶整衣端

坐。衣裳楚楚蜂蟻之詩其爲諸名士嗚乎孔明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張昭等見孔明

丰神飄灑器宇軒昂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

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張昭之意即欲借管樂壓倒孔明俗諺所謂借他的拳撞他的嘴也孔

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小可二字妙意謂尚不止此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

中幸得先生以爲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荊州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

見。亦問得惡是當面嘲笑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

得孫權。意不在張昭而在孫權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

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說得冠冕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

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亦是實話並非大言昭曰若此是先

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

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

風月，抱膝兀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為生靈興利，除害剿滅亂賊。不真其不降曹反，其不攻曹惡極。

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此句今得先生，人皆仰望

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

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為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

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故意先將他極口一贊。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

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

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對他極口

一貶說玄德反不如初是更進一步其語尤惡。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當而孔明聽罷，啞然而

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外是實語，非大言。譬如人染沈疴，當先用糜粥以飲

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

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

為難矣。先生忽發講道聲，然笑張昭是府臣誤，如府殺人也。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于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

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危羸已極之時也。三顧草廬正是病重時求名醫耳。新野山僻

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公然至於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高擡玄德美其親親之仁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又高擡玄德美其愛民之德寡不敵衆。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皇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隱然以玄德比高皇。自比韓信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爲天下笑耳。說盡秀才之病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戰勝了一個座上忽一人抗聲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爲何如。誇得曹操便低一着不及子布多矣孔明視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冷笑曰。軍敗于當陽。計窮于夏口。區區求救於人。而猶言不懼。此真大言欺人也。亦是當所嘲笑孔明曰。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衆。退守夏口。

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顧天下恥笑。由此論之，劉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借贊玄德以鄙薄江東詞令妙品 虞翻不能對。又戰勝了一個

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游說東吳耶？此人直是沒甚說 孔明視之，乃步騭也。孔明曰：步子山以蘇秦張儀為辯士，不知蘇秦張儀亦豪傑也。自贊則管樂獨云小可罵人則儀秦亦是

秦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凌弱、懼

刀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秦張儀乎？

借贊儀秦以鄙薄江東詞令妙品 步騭默然無語。又戰勝了一個 忽一人問曰：孔明以操為何如人也？孔明視

其人，乃薛綜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問？綜曰：公言差矣。漢歷傳

至今天數將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二人皆歸心。虞翻但誇曹操之強，猶可至薛綜乃辨其不是漢賊喪心，處理比虞翻又低一著

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與爭，正如以卵擊石，安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薛敬

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稱君父二字，喝薛綜，頗目正大 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

公既為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

祿，不思報效，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乃以天數歸之，真無父無君

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感驚侃愧殺薛綜 薛綜滿面羞慚，不能對答。又戰勝了一個 座上又一

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劉豫州雖云中
山靖王苗裔却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蓆販履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

對臣罵主已爲失禮况又左袒曹操又低一著

孔明視之乃陸績也孔明笑曰公非袁術座間懷橘之陸郎乎

請安坐聽吾一言薄輕曹操既爲曹相國之後則世爲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

欺凌君父是不惟無君亦且蔑祖不惟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又借曹參

劉豫州堂堂帝胄當今皇帝按譜賜爵何云無可稽考其實冠冕正大○按譜賜爵二十回中事忽於此處提原且

高祖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織蓆販履又何足爲辱乎又以高祖比玄德公小兒之見不

足與高士共語罵得暢陸績語塞又戰勝了一個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強詞奪理均

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一發問得沒要緊不濟之極孔明視之乃嚴峻也孔明

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

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平生治何經典豈亦效

書生區區于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若使臥龍以文章名世亦不過蔡邕王粲陳琳楊修等輩耳何足爲重嚴峻

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又戰勝了一個忽又一人大聲曰公好爲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

適爲儒者所笑耳亦即是嚴峻之論沒甚添換孔明視其人乃汝南程德樞也孔明答曰儒有君

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
 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
 無一策。看低天下多
少文人學士且如楊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
 小人之儒也。雖曰賦萬言，亦何取哉？以楊雄事莽為
當日降操者比程德樞不能對。又戰勝
了一個衆人見孔
 明對答如流，盡皆失色。時座上張溫駱統二人，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而入，
 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大軍臨
 境，不思退敵之策，乃徒鬪口耶。彼此問難一往一復畢竟作何
結局得此人來喝倒絕妙收科衆視其人，乃零陵人，姓黃，名
 蓋，字公覆，現爲東吳糧官。為後文
伏線當時黃蓋謂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
 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爲我主言之？」乃與衆人辯論也。黃蓋數語倒可勝得
孔明衆謀士不及也孔明曰：「諸君不知世務，互相問難，不容不答耳。」未見周郎與曹操戰先見孔明與衆謀士戰周郎之戰是舟師
水卒孔明之戰是舌劍唇槍然周郎爲應兵孔明亦爲應兵耳於是
 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安放諸葛瑾在此處最妙若與衆謀士一同相見將以孔明為
客乎抑將不以孔明為客乎將亦與孔明辨乎抑獨不與孔明
 辨。孔明施禮，瑾曰：「賢弟既到江東，如何不來見我？」孔明曰：「弟既事劉豫州，理
 宜先公後私，公事未畢，不敢及私。望兄見諒。」瑾曰：「賢弟見過吳侯，却來敘話，
 說罷自去。」去得妙若與孔明一同去見孫權則孫權
與孔明坐諸葛瑾將與衆謀士侍立耶魯肅曰：「適間所囑不可有誤。」魯肅第三
次叮囑孔明點頭。

應諾。孔明第三引至堂上。孫權降階而迎。優禮相待。施禮畢。賜孔明坐。眾文武分

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講話。孔明致玄德之意畢。偷眼看孫

權。碧眼紫鬚。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說。等他問時。

用言激之便了。先生前講醫道此又善相法獻茶已畢。孫權曰。常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

相見。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劉豫州

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孫權之意專以欲知曹兵虛實孔明曰。劉豫州兵微。將寡。更兼新野

城小無糧。安能與曹操相持。只說玄德兵少。尚未說出曹兵多少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馬步水

軍約有一百餘萬。三次應承魯肅至此忽然變卦妙甚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非詐也。曹操就兗州已

有青州軍二十萬。平了袁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又

得荊州之兵。二三十萬。以此計之。不過一百五十萬。亮以百萬言之。恐驚江

東之士也。索性再多說些。不怕氣壞了魯肅魯肅在旁聞言失色。以目視孔明。孔明只做不見。甚妙權

曰。曹操部下戰將。還有多少。既問其兵。又問其將者。或兵難多而將少。猶不足懼也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能征慣

戰之將。何止一二人。既誇其兵。又誇其將。且又誇其謀。臣更不怕氣壞了魯肅權曰。今曹操平了荊楚。復有遠圖乎。

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準備戰船。不欲圖江東。待取何地。此句直逼將來權

或兵將雖多而無遠志。猶不足懼也。

曰若彼有併吞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爲我一決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將軍不肯聽從勸他投降頗覺口重故先着此一句權曰願聞高論孔明曰向者宇內大亂故將軍起江

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除大難略已平矣近又新破

荊州威震海內縱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

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此句反是實若其不能何不從衆

謀士之論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此句反是主權未及答孔明又曰將軍外託服從

之名內懷疑貳之見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又逼權曰誠如君言劉豫州何

不降操意問此句已是不樂孔明曰昔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帝室之胄

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又安能屈處人下乎明明說孫權不及玄德并不及田橫惡甚○前魯肅

以爲諸臣皆可降惟孫權不可降高特孫權也今孔明以爲玄德不可降惟孫權可降薄待孫權也孫權聞之安得不怒乎孫權聽了孔明此言不覺勃然變色拂衣而

起退入後堂衆皆哂笑而散有此一折幾疑孫劉之好不合矣而下文忽轉出奇事令人不測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

出此言幸是我主寬洪大度不卽面責先生之言藐視我主甚矣孔明仰面

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反責孫權我自破曹之計彼不問我我故不言方纔說出真語然却

是不會說肅曰果有良策肅當請主公求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

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為齏粉矣。又說出大語然却終不曾說出肅聞言便入後堂見孫權權怒氣未

息顧謂肅曰孔明欺吾太甚肅曰臣亦以此責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

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原來孔明有良

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權好孫便同魯肅重復出堂再請孔明

敘話孔明前在草廬必待玄德三請今在江表亦必待孫權再問權見孔明謝曰適來冒瀆威嚴幸勿見罪孔明亦謝曰

亮言語冒犯望乞恕罪權邀孔明入後堂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

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紹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尚存

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有志氣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此句是求玄德相助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此句是恐玄德不能相助孔明曰豫州雖新敗然關雲長猶

率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言玄德之勢不為弱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近迫

豫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

之人不習水戰荊州士民附操者迫於勢耳非本心也言曹操之勢不足畏今將軍誠能與

豫州協力同心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

矣隱然以荊州自處而與吳魏並列為三國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惟將軍裁之權大悅曰先生之言頓開茅

塞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即日商議起兵共滅曹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

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驛館安歇張昭知孫權欲興兵遂與眾議曰中了孔明

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

何說他不如袁紹一發不樂曹操向日兵微將寡尙能一鼓克袁紹何况今日擁百萬之

眾南征豈可輕敵若聽諸葛亮之言妄動甲兵此所謂負薪救火也張昭第三孫

權只低頭不語孫權第三顧雍曰劉備因為曹操所敗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

之主公奈何為其所用乎願聽子布之言舌戰之時顧雍獨無一言却在此時開口孫權沉吟未決孔明已將曹操

明白矣何尚沉吟未決耶作者于此特欲借此逼出後文周郎耳不必孫權之果如此也張昭等出魯肅入見曰適張子布等又勸主公休動

兵力主降議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自為謀之計耳願主公勿聽也孫權尙

在沉吟都為後肅曰主公若遲疑必為眾人誤矣權曰卿且暫退容我三思都為

勢取肅乃退出時武將或有要戰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前止寫文官此處又補寫武將

句一且說孫權退入內宅寢食不安猶豫不決都為後吳國太見權如此問曰何

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文武或欲

降者或欲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眾欲待降來又恐曹操不容寡不敵眾是懸于劉備恐操不容是懸于劉

琮劉

因此猶豫不決。吳國太曰：汝何不記吾姊臨終之語乎？忽將權母臨終遺命一提孫權如醉

方醒似夢初覺。想出這句話來。正是：追思國母臨終語，引得周郎立戰功。

畢竟說着甚的，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孫權破操之計，必待周瑜決之者，非決之以周瑜之言，而實決之以孫策臨終之言。則謂周瑜之破操，實孫策之破操，可也。不但此也。孫策之語，孫權能憶之者，憶之以權母臨終之言，而又憶之以母妹憶姊之言也。則謂周瑜之破操，實吳氏兩夫人之破操，可也。且周瑜破操之計，必待孔明激之者，非激之以孔明而激之以二喬也。則謂周瑜之破操，實大喬小喬之破操，可也。赤壁鑿兵一場大功，得婦人之力居多。婦人真可畏也。張昭有負孫策付託之重，或解之曰：內事不決，問張昭，原不當以外事問之。不知天下未有能謀內事而不能謀外事者，又未有不能謀外事而能謀內事者。攘外乃所以安內外，患至而不能捍，謂之知內，吾不信也。

前卷孫權謂孔明曰：非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是孔明之激怒孫權，而致孫權之求助於

玄德也。此卷周瑜謂孔明曰：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是孔明之激怒周瑜，而致周瑜之求助於孔明也。本是玄德求助於孫權，却能使孫權反求助於玄德。本是孔明求助於周瑜，却能使周瑜反求助於孔明。孔明之智，真妙絕千古。

周瑜拒操之志，早已決於胸中，而詐言降操者，是以言挑撥孔明，欲使其求助於我也。魯肅不知其詐，而極力爭之。孔明知其詐，而隨口順之。瑜亮二人各自使乖，各說假話。大家暗暗猜著，大家只做不知，而中間夾著一至誠之魯肅，說出幾句老實語，以形之。寫來真是好看煞人。

入門問諱，豈有入其國而不知其國之夫人者乎？或疑孔明二喬之說，乃演義粧點耳。非真有是言也。然吾讀杜少陵詩：有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句，則使孔明不借風，周郎不縱火，將二喬之爲二喬，其不等於張濟之妻、袁熙之婦者幾希矣。事既非曹操之所無說，何必非孔明之所有。

銅雀舊賦云：連二橋於東西兮，若長空之蠓蝨。此言東西有玉龍、金鳳之兩臺，而接之以橋也。以蠓蝨比之，卽阿房賦所謂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凌空，不霽何虹者也。孔明乃將橋字改作喬字，將西字改作南字，將連字改作攬字，而下句則全改之，遂輕輕

劃在二喬身上去。可謂善改文章者矣。劉貢父患瘋疾。蘇子瞻戲改大風歌以嘲之曰。大瘋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其殆學孔明之改賦乎。

以橋作喬。此讀別字也。孔明欲欺周郎。故有意為之。奈何近世孔明之多乎。弄璋而以為弄鬢矣。伏臘而以為伏臘矣。芋而以為羊。金根而以為金銀矣。吾不知其將賺何人。將施何計。而亦學孔明之改別字也。為之一笑。

周瑜非忌孔明也。忌立德也。孔明為立德。所有則忌之。使孔明而為東吳。所有則不忌也。觀其使諸葛瑾招之之意。可見矣。非若龐涓之忌孫臏。同事一君而必欲殺之。而後快也。一則在異國而招之。使入我國。一則在我國而驅之。使入異國。試以龐涓較周瑜。則周瑜真愛孔明之至耳。

却說吳國太見孫權疑惑不決。乃謂之曰。先姊遺言云。伯符臨終。有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今何不請公瑾問之。

可知前文寫孫權沉吟猶豫。不過欲逼出周瑜。

國太述先姊遺言。先姊却是述伯符遺言。孫策遺命是二十九回中事。忽於此提照。

權大喜。即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大軍至漢上。便星夜回柴桑。郡議軍機事。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

不待孫權去請。却寫周瑜自來。是極寫周瑜。

魯肅與瑜最厚。先來接著將前項事細述一番。

不待周瑜問。魯肅先寫魯肅告周瑜。是極寫魯肅。

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自有主張與孔明答應魯肅一般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魯肅上馬去

了周瑜方纔歇息忽報張昭顧雍張紘步騫四人來相探瑜接入堂中坐定

敘寒溫畢張昭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問得驚惶之極瑜曰未知也假惻昭曰曹操擁

衆百萬屯於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雖有相吞之意尙

未露其形昭等勸主公且降之庶免江東之禍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

軍師諸葛亮至此彼因自欲雪憤特下說詞以激主公子敬却執迷不悟正

欲待都督一決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瑜曰吾亦欲降

久矣公等請回明早見主公自有定議只用順口字應妙昭等辭去少頃又報程普黃蓋

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瑜迎入各問慰訖程普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

否問得憤激之極瑜曰未知也又是假糊塗普曰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大小數百戰方

纔戰得六郡城池今主公聽謀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恥可惜之事吾等

寧死不辱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興兵吾等願效死戰寫武將如畫○前已寫過黃蓋此處却寫程普瑜曰將軍

等所見皆同否黃蓋忿然而起以手拍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又獨寫黃蓋衆人

皆曰吾等都不願降帶表衆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投降將軍等請回瑜

見主公自有定議。亦只順口 答應妙程普等別去。又未幾，諸葛瑾、呂範等一班兒文官

相候。瑜迎入，講禮畢。諸葛瑾曰：「舍弟諸葛亮自漢上來，言劉豫州欲結東吳

共伐曹操。文武商議未定，因舍弟為使，瑾不敢多言。疑之語 是避嫌專候都督來決此

事。瑜曰：「以公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二語妙甚，明說文官 欲保身武官不惜死周瑜笑曰：「瑜

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與對魯肅 語一般瑾等辭退，忽又報呂蒙、甘寧等一班兒

來見。瑜請入，亦敘談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前是要降者與要戰者分作兩處 相見今并作一起，相見前詳此略

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置可否 衆乃辭去 周瑜冷笑不止 不知他葫蘆 裏賣甚麼

至晚，人報魯子敬引孔明來拜。瑜出中門迎入，敘禮畢，分賓主而坐。肅先問

瑜曰：「今曹操驅衆南侵，和與戰二策，主公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之意若

何？」是老人 先開口瑜曰：「曹操以天子為名，其師不可拒，且其勢大，未可輕敵。戰則必敗，

降則易安。吾意已決。來日見主公，便當遣使納降。此是周郎假話，所以 激孔明試孔明也魯肅愕然曰：「君

言差矣。江東基業已歷三世，豈可一旦棄於他人？伯符遺言外事付託將軍，

今正欲仗將軍保全國家為泰山之靠，奈何亦從懦夫之議耶？」周瑜不過欲挑撥孔明開 口却妙在孔明不言只在 同答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兵革之禍，必有歸怨於我。故決計請降耳。」

孫權欲求助於豫州周瑜却欲孔明求助於我故又反言挑撥之

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得志

也又妙在孔明不言讓魯肅回答

二人互相爭辨孔明只袖手冷笑

前寫周瑜冷笑此又寫孔明冷笑都是滿腹春秋

肅曰先生何故晒

笑孔明曰亮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務耳

語極妙極

肅曰先生如何反笑我不識

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欲降操甚為合理

語極妙極

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必與

我有同心

大家說假話好看煞人

肅曰孔明你也如何說此

夾着魯肅一句老實話以觀之妙

孔明曰操極善用兵

天下莫敢當向則有呂布袁紹袁術劉表敢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

無人矣

句句奚落孫權又句句奚落周瑜惡極妙極

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

保將軍決計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

惡極妙極

魯肅大怒曰汝教我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

又夾着魯肅一句老實話

孔明曰愚有一計並

不勞牽羊擔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介之使扁舟送兩個

人到江上操若得此兩人百萬之衆皆卸甲捲旗而退矣

說到此處更奇極幻極

瑜曰用何

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二人如大木飄一葉太倉減一粟耳而操

得之必大喜而去

且不便說是何人偏要待他再問妙極

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時即聞

操於漳河新造一臺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

先有此一句為實

操

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鴈之容。

閉月羞花之貌。方說出要他妻子及其主人之嫂。操曾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又先有一

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臺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惡極矣。妙極矣。今雖引百萬之衆。

虎視江南。其實為此二女也。惡極。妙極。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伴為不知妙。

差人送與曹操。操得二女稱心滿意。必班師矣。惡極。妙極。此范蠡西施之計。何不

速為之。妙在又借一故事為證。瑜曰：操欲得二喬有何證驗。周瑜不即怒罵又核實一句文勢甚曲。孔明曰：曹操幼子曹

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嘗命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

為天子。又先有一句為實。誓取二喬。有賦為證。竟似千萬萬真。瑜曰：此賦公能記否。又核實一句不即發怒妙甚。孔明曰：吾愛其

文華美。嘗竊記之。瑜曰：試請一誦。又核實一句不即發怒妙甚。孔明即時誦銅雀臺賦云：

從明后以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

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直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

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立雙臺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攬二喬於東南。

兮。樂朝夕之與共。舊賦云：連二橋於東西。分者長空之瓊練。此橋也。非喬也。今孔明易此二語。便輕輕劃在二喬身上去。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

之浮動。欣羣才之來萃兮。協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

之浮動。欣羣才之來萃兮。協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

鳴雲天互其既立兮。家願得乎雙逞。揚仁化於宇宙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君壽於東皇。御龍旂以遨遊兮。迴鸞駕而周章。思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羣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至此不得不怒不得不罵孔明急起止

之曰。昔單于屢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今何惜民間二女乎。偏說民間二字。作爲不知

惡極矣 妙極矣瑜曰。公有所不知。知之久矣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小喬乃瑜之妻也。孔明

佯作惶恐之狀曰。亮實不知。失口亂言。死罪死罪。惡極妙極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

立。孔明曰。事須三思。免致後悔。既知是他妻子及其主之嫂矣 又故意說此兩句愈惡愈妙瑜曰。吾承伯符寄託。安有屈

身降曹之理。適來所言。故相試耳。方說出 真話吾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

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操。前此說假話本欲孔明來求我今却是我求孔明矣孔明曰。若

蒙不棄。願效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瑜曰。來日入見主公。便議起兵。孔明

與魯肅辭出。相別而去。次日清晨。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等三十餘

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分班侍立

前孔明入見止列著文官今周

少頃周瑜入見禮畢孫權問慰罷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屯漢上馳

瑜入見兼列著武官兩番寫來各自好看

書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權即取檄文與周瑜看瑜看畢笑曰老賊以我江東

無人敢如此相侮耶聽賦則怒見傲則笑怒極而笑笑正其怒也權曰君之意若何瑜曰主公曾與眾文武

商議否權曰連日議此事有勸我降者有勸我戰者吾意未定故請公瑾一

決瑜曰誰勸主公降問得懷懼之極如見其詞色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意瑜即問張昭曰願聞

先生所以主降之意昨日隨口答應此時忽然盤問昭曰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名近

又得荊州威勢愈大吾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艨艟戰艦何止千百

水陸並進何可當之不如且降更圖後計不知圖甚後計瑜曰此迂儒之論也一句罵倒張昭周

孔明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忍一旦廢棄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曰操

雖託名漢相實為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餘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

正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耶以大義論之則不當降操且操今此來多犯兵

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為其後患而操久於南征一忌也此處忽提馬騰為前文董承義狀照應為後文

北軍不熟水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衡二忌也為後計殺蔡瑁張允伏筆又時值

徐庶流曹伏筆

隆冬盛寒馬無藁草三忌也。時值隆冬為後借東風伏筆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

疾病四忌也。為後獻連環計伏筆操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大以勢論之則又不必降操瑜

請得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為將軍破之。其言甚壯權矍然起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

矣所懼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與對孔明語一般孤與老賊誓不

兩立卿言當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授我也。與對魯肅語一般瑜曰臣為將軍決一血戰

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又反激孫權一句以決之權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諸官

將有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張昭此時大難為情言罷便將此劍賜周瑜卽封瑜為大都督

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贊軍校尉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卽以此劍誅

之。寫得孫權出色瑜受了劍對眾言曰我奉主公之命率眾破曹諸將官吏來日俱於

江畔行營聽令如遲誤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寫得周瑜聲勢言罷辭了孫權起

身出府眾文武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議事孔明至瑜曰今

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孫將軍心尚未穩不可以決策也

拔劍砍案之後又說他心未穩不是孔明看不出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眾之意將

軍能以軍數開解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孫權屢以曹兵多軍為問孔明便從此看出他心未穩瑜曰先生

之論甚善。乃復入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多寡，不敵衆耳。他無所疑。欲龍先生料事如見瑜笑曰：瑜正爲此。特來開解主公。主公因見操檄文，言水陸大軍百萬，故懷疑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較之，彼將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衆，亦止七八萬耳。尚多懷疑，未服。將北來軍兵平白地開銷了無數夫以久疲之卒，狐疑之衆，其數雖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破之。其言甚壯願主公勿以爲慮。權撫瑜背曰：公瑾此言，足釋我疑。子布無謀，深失孤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心耳。又帶馬後昭帶表魯肅卿可與子敬程普，卽日選軍前進。孤當續發人馬，多載資糧，爲卿後應。卿前軍倘不如意，便還就孤。不算勝先算敗其志愈堅甚壯亦周瑜謝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著吳侯之心。其計畫又高我一頭。久必爲江東之患。不如殺之。周郎欲殺孔明正是孔明知己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助也。周郎患孔明子敬只患曹操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爲江東之患。不是患孔明乃患玄德之得孔明耳肅曰：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東吳豈不妙哉？瑜善其言。可見周郎非忌勝己者，特忌勝己者之爲敵用耳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

官武將聽令。原來程普年長於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樂。是日乃託病不出。令長子程咨自代。

周郎初點兵時程普以年少輕周郎與孔明初點兵時開張以年少輕孔明正復相似

瑜令眾將曰。王法無親。諸君各

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於董卓。囚天子於許昌。屯暴兵於境上。吾今奉命

討之。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不得擾民。賞勞罰罪。並不徇縱。

賢師之言先明大義周郎大是

可令畢。即差韓當黃蓋為前部先鋒。領本部戰船。即日起行。前至三江口。下

寨別聽將令。蔣欽周泰為第二隊。凌統潘璋為第三隊。太史慈呂蒙為第四

隊。陸遜董襲為第五隊。呂範朱治為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郡官軍水陸並進。

剋期取齊。只五萬兵觀其調撥却有數十萬之勢調撥已畢。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

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我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為將。今能如

此真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關張之服孔明在奔捷之後程普之服周郎即在調兵之時又不同瑜亦遜謝。次

日瑜請諸葛瑾謂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劉備。今幸至江東。

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東吳。則主公既得良輔。此句為孫權是周郎

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見。此句為諸葛是周郎傍意豈不美哉。先生幸即一行。瑾曰。瑾自至江東。愧無寸功。今都督有令。敢不効力。即時上馬。逕投驛亭來見孔明。孔明接

入哭拜各訴闊情。瑾泣曰：弟知伯夷、叔齊乎？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來說我也。開口便見離雄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答應瑾曰：夷、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兄弟二

人亦在一處。我今與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旦暮相聚。視夷、齊之為人，能無愧乎？亦善於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義也。此言弟不能來從兄弟與兄皆漢

人，今劉皇叔乃漢室之胄，兄若能去東吳而與弟同事，劉皇叔則上不愧為漢

漢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義兩全之策也。此言兄可不識兄意以為如何？瑾

思曰：我來說他反被他說了我也。真可笑矣遂無言回答，起身辭去。回見周瑜細述

孔明之言，瑜曰：公意若何？問得妙瑾曰：我受孫將軍厚恩，安肯相背？瑜曰：公既忠

心事，主不必多言。我自服孔明之計，在他阿兄面前不好說得要殺耳正是

智與智逢宜必合，才同才角又難容。

畢竟周瑜定何計服孔明，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羣英會蔣幹中計

凡大功之將成，必有其端之先見。而所謂端者，又有順有逆。敵方疑我而我先小敗以驕其志，此端之逆見者也。敵方輕我而我先小勝以挫其銳，此端之順見者也。曹操當

劉琮新降。豫州新敗之後。席捲荆襄。氣吞吳會。驕盈極矣。是不可不先有以挫之。周郎以江口之小勝。預爲赤壁之見端。殆不用逆而用順者乎。

玄德有檀溪躍馬一事在前。可謂險矣。而此處江口勞軍之事。則愈險。雲長有單刀赴會之事在後。可謂奇矣。而此處江口相從之事。則更奇。險莫險於不知奇。莫奇於不露。蔡瑁追之。而倉皇出奔。是知其險者也。周瑜送之。而從容作別。是不知其險者也。却荆州之請。而以言折魯肅。是露其奇者也。立玄德之後。而以不言攝周瑜。是不露其奇者也。前後兩番。事極其相類。文極其相反。真妙不可言。

文有正襯。有反襯。寫魯肅老實。以襯孔明之乖巧。是反襯也。寫周瑜乖巧。以襯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襯也。譬如寫國色者。以醜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覺其更美。寫虎將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覺其更勇。讀此可悟文章相襯之法。孔明未出草廬之時。卽曰外結孫權。故荆州之守。關公欲分兵拒吳。則孔明止之。關公之沒。玄德欲興兵伐吳。則孔明諫之。至白帝託孤以後。終孔明之世。未嘗與吳相惡。蓋欲結之以共討漢賊也。惟魯肅之見與孔明合。而周瑜之見與魯肅殊。肅方引孔明以相助。而瑜則欲殺孔明。肅方引玄德以相助。而瑜又欲殺玄德。是瑜之不及魯肅遠矣。

雖然肅知玄德與孔明之爲人傑。故欲得之以爲援。周瑜亦知玄德孔明之爲人傑。故必欲殺之以絕患。天下非人傑不能知人傑。嗚呼。瑜亦人傑矣哉。

玄德在水鏡莊上聽元直之語。妙在句句明白。蔣幹在周瑜帳中聽軍士之語。妙在不甚明白。玄德耳中雖甚明白。心中不知元直爲誰。却是不明白。蔣幹耳中雖不明白。眼中已見張蔡降書。却是極明白。兩樣聽法。亦作兩樣猜法。前後各各入妙。

陳宮在路上拾得玄德與曹操書。妙在千萬真。蔣幹在帳中拾得張蔡與周瑜書。妙在疑真疑假。呂布見書更無不信。曹操見書初信。後疑。陳宮所拾之書並非曹操所作。蔣幹所拾之書却是周瑜所爲一樣。拾法兩樣。來歷前後又各各入妙。

秦慶童述董承私話。只一句兩句。妙在慶童不解。蔣幹述周瑜私話。亦只一句兩句。妙在蔣幹先知。慶童所聽有義狀爲證。却是曹操搜出。蔣幹所聽有降書爲證。却是蔣幹帶來一樣。述法兩樣。詳法前後又各各入妙。

周瑜詐睡。是騙蔣幹。蔣幹詐睡。又騙周瑜。周瑜假呼蔣幹。是明知其詐。睡蔣幹不應。周瑜是不知其詐。呼周瑜之醉。醉却是醒。蔣幹之醒。醒却是夢。妙在先說破他是說客。使他開口不得。又妙在說他不是說客。一發使他開口不得。妙在夢中呼子翼罵操賊使。

他十分疑惑。又妙在醒來忘却。呼子翼罵操賊。一發使他十分疑惑。周瑜假做極諫。却步步是密。蔣幹自道極乖。却步步是呆。寫來真是好看。

却說周瑜聞諸葛瑾之言。轉恨孔明。存心欲謀殺之。次日點齊軍將。入辭孫權。權曰：卿先行孤。即起兵。繼後瑜辭出。與程普魯肅領兵起行。便邀孔明同往。邀孔明不是好意孔明欣然從之。孔明從之亦不是不知一同登舟。駕起帆檣。迤邐望夏口而進。離三

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周瑜在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圍屯

住孔明。只在一葉小舟內安身。孔明之舟如一葉。孔明之身亦如一葉。以一葉之身寄於東矣。而安如泰山。真神人也。周瑜分撥已定。使人

請孔明議事。孔明至中軍帳。敘禮畢。瑜曰：昔曹操兵少。袁紹兵多。而操反勝

紹者。因用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也。三十回中事。於此處提照。今操兵八十三萬。我兵只五

六萬。安能拒之。亦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我已探知曹軍糧草俱屯於

聚鐵山。先生久居漢上。熟知地理。敢煩先生與關張子龍輩。吾亦助兵千人。

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彼此各為主人之事。幸勿推調。天下推不懷好意。人最會說好話。孔明暗

思此因說我不動設計害我。我若推調必為所笑。不如應之。別有計議。乃欣

然領諾。寫孔明乖覺。只是不露出來。瑜大喜。孔明辭出。魯肅密謂瑜曰：公使孔明劫糧。是何意見

瑜曰吾欲殺孔明恐惹人笑故借曹操之手殺之以絕後患耳寫周瑜使乖便 肅聞

言乃往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只見孔明略無難色整點軍馬要行自己說出來 肅

不忍以言挑之曰先生此去可成功否寫魯肅忠厚 孔明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

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非比江東公與周郎輩止一能也又用反激語先 肅

曰吾與公瑾何謂一能孔明曰吾聞江南小兒謠云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

水戰有周郎公等於陸地但能伏路把關此句是實 周公瑾但堪水戰不能陸戰耳

此句是實 肅乃以此言告知周瑜怒曰何欺我不能陸戰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

萬馬軍往聚鐵山斷操糧道寫孔明耐得寫 肅又將此言告孔明孔明笑曰公瑾令

吾斷糧者實欲使曹操殺吾耳方纔說破他 吾故以片言戲之公瑾便容納不下

目今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功可成如各相謀害大事休矣

此以正音教 操賊多謀他平生慣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隄備公瑾若去必

為所擒此以忠言苦之 今只當先決水戰挫動北軍銳氣別尋妙計破之為下文 望子

敬善言以告公瑾為幸魯肅遂連夜回見周瑜備述孔明之言瑜搖首頓足

曰此人見識勝吾十倍今不除之後必為我國之禍愈敬之愈服 肅曰今用人之

際望以國家爲重此句是實○處處寫魯肅忠厚以反觀周瑜且待破曹之後圖之未晚瑜然其說却說

玄德分付劉琦守江夏自領衆將引兵往夏口遙望江南岸旗旛隱隱戈戟

重重料是東吳早已動兵乃盡移江夏之兵至樊口屯紮玄德聚衆曰孔明

一去東吳杳無音信不知事體何如誰人可去探聽虛實回報魚久脫水母乃涸乎糜竺曰

竺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令糜竺至東吳以犒軍爲名探聽虛實竺領命

駕小舟順流而下逕至周瑜大寨前軍士入報周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

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訖設宴款待糜竺竺曰孔明在此已久今願與同

回瑜曰孔明方與我同謀破曹豈可便去既不放去又不令與糜竺相見寫周瑜不懷好意吾亦欲見劉豫州共

議良策奈身統大軍不可暫離若豫州肯枉駕來臨深慰所望不放孔明去反欲賺玄德來寫周瑜一發不懷好意瑜曰玄德世

了竺應諾拜辭而回肅問瑜曰公欲見玄德有何計議又夾寫魯肅老實以觀周瑜瑜曰玄德世

之梟雄不可不除吾今乘機誘至殺之實爲國家除一後患既欲殺孔明又欲殺玄德何其狠也魯肅

再三勸諫又寫魯肅忠厚以觀周瑜瑜只不聽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

壁衣中看我擲盃爲號便出下手讀至此爲玄德擔憂却說糜竺回見玄德具言周瑜欲請

主公到彼面會別有商議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只今便行又寫玄德坦直以觀周瑜雲長

諫曰周瑜多謀之士又無孔明書信之極細恐其中有詐不可輕去前襄陽赴會是關公勸行今周郎相邀却是關公諫

阻與前相類而又相反玄德曰我今結東吳以共破曹操周郎欲見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兩相猜忌事不諧矣玄德只防曹操不防周瑜雲長曰兄長若堅意要去弟願同往寫關公張飛

曰我也跟去寫翼德玄德曰只雲長隨我去翼德與子龍守寨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分付畢即與雲長乘小舟并從者二十餘人飛棹赴江東前往襄陽是子龍隨去今往江東是關公

隨去前是三百步卒今只二十從人又相類而相反玄德觀看江東艨艟戰艦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心中甚喜

又寫玄德忠厚以報周郎軍士飛報周瑜劉豫州來了瑜問帶多少船隻來軍士答曰只有一隻船二十餘從人瑜笑曰此人命合休矣讀至此又為玄德擔憂乃命刀斧手先埋伏定然後出寨迎接玄德引雲長等二十餘人直到中軍帳敘禮畢瑜請玄德上坐

天下惟不懷好意人最會虛恭敬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備不才何煩將軍重禮乃分賓主而坐周瑜設宴相待且說孔明偶來江邊聞說玄德來此與都督相會吃了一驚此一驚不

小急入中軍帳竊看動靜只見周瑜面有殺氣兩邊壁衣中密排刀斧孔明

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讀者至此必疑下文定是孔明計殺然後玄德得脫矣回視玄德談笑自若履危而不知使旁觀者愈着急却見玄

德背後一人按劍而立乃雲長也在孔明眼中寫一雲長孔明喜曰吾主無危矣遂不復入

仍回身至江邊等候。妙在此時不即與玄德相見周瑜與玄德飲宴酒行數巡瑜起身把盞猛見

雲長按劍立於玄德背後。再在周瑜眼中寫一雲長忙問何人玄德曰吾弟關雲長也瑜驚曰

非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二十五回中事忽於此處一提玄德曰然也瑜大驚汗流浹背便斟酒

與雲長把盞。不是寫周瑜正是寫雲長少頃魯肅入玄德曰孔明何在煩子敬請來一會瑜曰

且待破了曹操與孔明相會未遲。又不肯教孔明相見寫周瑜不懷好意玄德不敢再言雲長以目視玄

德。寫雲長玄德會意即起身辭瑜曰備暫告別即日破敵收功之後專當叩賀瑜

亦不留送出轅門玄德別了周瑜與雲長等來至江邊只見孔明已在舟中

寫孔明真是可愛玄德大喜孔明曰主公知今日之危乎玄德愕然曰不知也孔明曰若

無雲長主公幾為周郎所害矣玄德方纔省悟。極寫玄德忠厚老實便請孔明同回樊口孔

明日亮雖居虎口安如泰山。惟龍能制虎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候用以十一月

二十甲子日後為期可令子龍駕小舟來南岸邊等候切勿有誤。為後文伏筆寫孔明真是可愛玄

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預先算定真是奇絕妙絕玄德再欲問時孔明催

促玄德作速開船言訖自回玄德與雲長及從人開船行不數里忽見上流

頭放下五六十隻船來船頭上一員大將橫矛而立乃張飛也因恐玄德有

失雲長獨力難支特來接應

前已寫過雲長此却極寫翼德

於是三人一同回寨不在話下却說

周瑜送了玄德回至寨中魯肅入問曰公既誘玄德至此為何又不下手瑜

曰關雲長世之虎將也與玄德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

此處方續說明

肅愕

然忽報曹操遣使送書至瑜喚入使者呈上書看時封面上判云漢大丞相

付周都督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將書扯碎擲於地上

此封書亦可作銅雀臺賦觀

喝斬來使肅

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遂斬使者將首級付從人持回

此人頭回

而身不同矣當贈時一句曰頭在曹軍身在吳

隨令甘寧爲先鋒韓當爲左翼蔣欽爲右翼

此之謂小試其端也

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船鳴鼓吶喊而進却說曹

操知周瑜毀書斬使大怒便喚蔡瑁張允等一班荊州降將爲前部操自爲

後軍催督戰船到三江口早見東吳船隻蔽江而來爲首一員大將坐在船

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也誰敢來與吾決戰蔡瑁令弟蔡壘前進兩船相近

甘寧拈弓搭箭望蔡壘射來應弦而倒

先寫先錄立功

寧驅船大進萬弩齊發曹軍不

能抵當右邊蔣欽左邊韓當直衝入曹軍隊中

次寫左右翼

曹軍大半是青徐之兵

素不習水戰大江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甘寧等三路戰船縱橫水面

雖得利只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

操登旱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反爲所敗是汝等不用

心耳爲下文曹操誤殺三人張本蔡瑁曰荊州水軍久不操練青徐之軍又素不習水戰故爾致

敗今當先立水寨令青徐軍在中荊州軍在外每日教習精熟方可用之操

曰汝既爲水軍都督可以便宜從事何必稟我於是蔡張二人自去訓練水

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居於外爲城郭小船居於內可通往

來爲周瑜計殺二人張本至晚點上燈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紅旱寨三百餘里煙火不絕

登高觀望只見西邊火光接天左右告曰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

瑜亦心驚次日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乃命收拾樓船一隻帶著鼓樂隨

行健將數員各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迤邐前進至操寨邊瑜命下了釘石

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曰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

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思曰二人久居江東諳習水戰吾必設計先除此

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思曰二人久居江東諳習水戰吾必設計先除此

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思曰二人久居江東諳習水戰吾必設計先除此

總寫一句

此孔明所謂先挫北軍銳氣者也雖是周瑜之功亦即是孔明所教

將寫馬瑜

又寫火光預爲下文赤壁火光燦染

所放之火先寫曹操軍中之火觀染絕妙

瑜亦心驚

瑜亦心驚

瑜亦心驚

瑜亦心驚

瑜亦心驚

瑜亦心驚

瑜亦心驚

瑜亦心驚

瑜亦心驚

二人然後可以破曹。爲下文賺正窺看間，早有曹軍飛報曹操說：周瑜偷看吾寨。

操命縱船擒捉。瑜見水寨中旗號動，急教收起，碇石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棹

棹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極寫南比及曹寨中船出時，周瑜的樓船已離了十數

里遠，追之不及。回報曹操問衆將曰：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又被他

探窺吾寨，吾當作何計破之？言未畢，忽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窗

交契，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周瑜既觀水寨之後，正欲使人渡江離間，蔡瑁張

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姓蔣，名幹，字子翼，現爲帳下幕賓。操問曰：子翼與周

公瑾相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誰知此去倒操問要將何物去

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葛巾

布袍，駕一隻小舟，徑到周瑜寨中，命傳報故人蔣幹相訪。周瑜正在帳中議

事，聞幹至，笑謂諸將曰：說客至矣。遂與衆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妙在不敘明所授何

衆皆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而出。葛巾布袍極其

極其絕赫相形之下，甚好看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入。瑜拜迎之，幹曰：公瑾別來無恙。瑜曰：子

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妙在開口幹愕然曰：吾久別足下，特來敘舊。

便說破他

趣甚不愧稱
願曲周耶

奈何疑我作說客也。瑜笑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弦歌而知雅意。趣甚不愧稱
願曲周耶幹曰：足下待故人如此，便請告退。瑜笑而挽其臂曰：吾但恐兄為曹氏作說客耳。既無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帳，敍禮畢，坐定，即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東人瑜須臾，文官武將各穿錦衣，帳下偏裨將校都披銀鎧，分兩行而入。東人瑜都教相見畢，就列於兩傍而坐。大張筵席，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衆官曰：此吾同窗契友也。雖從江北到此，却不是曹家說客。公等勿疑。前妙在說破他是說客，此又妙在說他並不是說客，使他開口不得。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劍作監酒。今日宴飲，但敍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即斬之。一發使他開口不得，妙甚。太史慈應諾，按劍坐於席上。朱虛侯監酒是禁人逃席，今太史慈監酒是戒言公事，此等令官真是怕人。蔣幹驚愕，不敢多言。直是開口不得。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滴酒不飲。今日見了故人，又無疑忌，當飲一醉，說罷大笑。暢飲。為下文詐醉張本。座上觥籌交錯，飲至半酣，瑜攜幹手，同步出帳外。左右軍士皆全裝貫帶，持戈執戟而立。東軍威。瑜曰：吾之軍士頗雄壯否？幹曰：真熊虎之士也。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如山積。東糧草。瑜曰：吾之糧草頗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佯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不曾望有

今日幹曰：以吾兄高才，實不爲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復出口，似懸河舌，如利刃，安能動我心哉？說得風流慷慨，一發使他開口不得。言罷大笑。蔣幹面如土色。瑜復攜幹入帳，會諸將再飲。因指諸將曰：此皆江東之英傑，今日此會，可名羣英會。盛稱江東得士，非獨誇示蔣幹，正以誇示曹操也。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作歌，歌曰：丈夫處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將醉，吾將醉兮發狂吟。

歌罷，滿座歡笑。至夜深，幹辭曰：不勝酒力矣。瑜命撤席，諸將辭出。瑜曰：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於是佯作大醉之狀，攜幹入帳，共寢。瑜和衣倒臥，嘔吐狼籍。蔣幹如何睡得着？妙在覺得他不能穩睡。伏枕聽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尙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見帳內桌上堆着一卷文書，乃起牀偷視之。却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蔡瑁、張允謹封。嚴極妙極。幹大驚，暗讀之。書略曰：某等降曹，非圖仕祿，迫於勢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卽將曹操之首獻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關報。幸勿見疑。先此敬覆。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遂將書暗藏於衣內再欲檢看他書時牀

上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曹賊

之首之以騙之以帳中醉語騙法愈妙幹勉強應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操賊之首又是騙人之聲口

及幹問之瑜又睡着絕妙幹伏於牀上將及四更只聽得有人入帳喚曰都督

醒否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絕妙故問那人曰牀上睡着何人又宛然其醉人情狀裝來逼真答曰都

督請子翼同寢何故忘却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知

可曾說甚言語既詐聲又詐確何詐說又詐忘裝來逼真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絕妙

蔣幹只裝睡着前是周瑜假睡此又是蔣幹假睡幹受人騙又要騙人瑜潛出帳幹竊聽之只聞有人在外曰蔡張

一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既騙之以帳中醉語又騙之以帳外人語騙法愈妙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只一句夠了正不消多聽

頃瑜入帳又喚子翼絕妙蔣幹只是不應蒙頭假睡蔣幹只道自己騙人不料已受人騙瑜亦解衣就寢

計策已完可以解衣矣幹尋思周瑜是個精細人天明尋書不見必然害我睡至五更幹起

喚周瑜瑜却睡着幾番詐睡又幾番詐睡可謂神於詐矣幹戴上巾帽潛步出帳喚了小童徑出轅門軍

士問先生那裏去幹曰吾在此恐誤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計是周瑜之計

幹上船飛棹回見曹操操問子翼幹事若何幹曰周瑜雅量高緘非言詞所

能動也。操怒曰：「事又不濟，反爲所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取出書信，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操大怒曰：「二賊如

此無禮耶？」

前只是蔣幹中計，今曹操亦中計。

卽便喚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曰：「我欲使汝二人進兵，瑁

曰：「軍尙未曾練熟，不可輕進。」操怒曰：「軍若練熟，吾首級獻於周郎矣。」蔡、張二

人不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

若使曹操出書示之，實以謀反，何蔡、張二人猶可辨操亦不至於殺二人矣。○正妙在不說明，白致二人驚惶失語，宛然是機謀已洩，不能抵對。

操喝武

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頭帳下。操方省悟曰：「吾中計矣。」

聰明人只好愚弄他一時。

後人有詩嘆曰：

曹操奸雄不可當，一時詭計中周郎。蔡、張賣主求生計，誰料今朝劍下亡。

衆將見殺了蔡、張二人，入問其故。操雖心知中計，却不肯認錯。

聰明人受騙往往不肯認錯，不獨曹操爲然也。

乃謂衆將曰：「二人怠慢軍法，吾故斬之。衆皆嗟呀不已。操於衆將內選毛玠

于禁爲水軍都督，以代蔡、張二人之職。」

想二人火星進命矣。

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

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旣剿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用兵如此，何愁曹賊

不破乎？」瑜曰：「吾料諸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想此謀亦不能瞞

也。」

瞞過蔣幹、瞞過曹操、安能瞞過孔明。

子敬試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正是：

還將反間成功事，去試從旁冷眼人。

未知肅去問孔明
急是如何日看！